

隴鐘叢書之一

隴鐘
言
論
集

集一第

1932

隴鐘編輯社出版

關於錯誤的聲明

這本小冊子，印的眞有些提不起！一方因爲我們的忙迫，簡直連送稿子的人，也是一位病者當差；而他方却遇了個規模很小的印刷局，也許是他們初次印小冊子吧？所以什麼事情都生澀。同時最不滿人意的是：稿子沒待我們校二次，他們便很快的印就了頁子。而裝訂也是一個樣，等你知道時，是整個的書擺在你的面前。所以一開始，就弄出一個將『序』與『發刊辭』顛倒的大笑話；而且他們倒很聰明的將那兩個題目，照他們的意思排到目錄上，使你想拆開另行裝訂一次，也要感到極大的困難。至於沒得校二次，使前後題目所佔的頁子的不一致，許多第一次校過的錯字的沒改正，簡直使人哭不得，笑不得。但是遲了，這只有我們請我們的愛護者，贊助者，讀者特別原諒！多多的原諒！

隴鐘編輯社 九，廿四日。

MG
D693.09
192

078

隴鐘評論集目錄

創刊辭
序

社言

- 謹告甘青寧三省青年……………(一)
- 質疑甘肅視察員嚴爾艾……………(二)
- 甘青甯善後之首要……………(二九)
- 三省青年底出外求學……………(三三)
- 隴東河西戰後……………(二七)
- 甘肅省委任命矣……………(二一)
- 政變與民意……………(三五)

目 錄



3 1770 7859 3

新生的展望.....(四二)

治甘策.....(四五)

希望中的卻力子主席.....(四九)

開發西北之初步工程.....(五五)

波及青海之康藏糾紛.....(五九)

評論

政治

對甘肅視察員進一言.....少青(二八三)

謂負其責.....有責(六五)

代表？.....哲憫(六九)

主席夢.....少青(七三)

休矣！嚴爾艾.....俠(七七)

均衡之勢』……………愚(八七)

甘燧痛言……………景溫(九三)

本刊在留夏被扣感言……………少青(七九)

苛捐雜稅與綁票……………憫人(九九)

撫綏災民之先決問題……………俠(一〇三)

經濟

爲裁厘請教於三省負責者……………中(一〇七)

教育

還相靠人嗎？……………憫人(一二)

甘肅知識界竟歡迎吳佩孚……………白(一一四)

神教社會的蘭州……………飲真(一一九)

三隴教育界拿出勇氣來……………非力(一二五)

鴉片問題

- 甘肅甯夏之煙禍……………俠(一三一)
- 再論甘甯二省之煙禍……………俠(一三二)
- 甘甯煙禍與三省當局……………(一三四)

回漢問題

- 回漢能成問題嗎？……………俠(一三七)
- 回漢自由通婚……………俠(一三九)
- 讀罷俠君「回漢能成問題嗎？」後……………霄石(一四一)
- 回漢同胞應建設新觀念……………俠(一四六)
- 讀青海馬步芳君談話以後……………馬霄石(一五〇)
- 回漢同胞之新觀念……………俠(一五二)
- 建設的途徑……………霞

所謂回漢問題……………梓恩(一五五)

土匪問題

土匪？民軍！……………俠(一五九)

同情勦匪……………甘民(一六一)

書報評論

評所謂「西北的七筆勾」並賞新亞細亞編輯先生……………蔡元本(一六三)

(附) 新亞細亞月刊社來函

我望着甘肅民國日報而苦笑……………白(一六九)

甘肅民國日報復活……………白(一七二)

十五年前的甘肅(新疆遊記)……………洽(一七四)

評述兩個關於開發西北的講演……………白丁(一八〇)

一部值得讀的西北遊記(西北叢編)……………洽(一八六)

目
錄

創刊辭

客觀的事實，使我們再不能篤守緘默了。

自民十五以來，被稱做世外桃源的甘青三省，已不是再使人稱羨的靜地了。國內戰爭的驟濤，不能避免的捲入六盤山以西。那結果便是這數年來不能脫避的命運：政治的混亂，軍隊的騷擾，土匪的燒殺，烟禍的瀰漫，經濟的破產，；再加上連續數年的荒旱，貪污土劣的敲剝，三省人民的痛苦，可說是水深火熱，無以復加。

現在大局平定了，而我們三省的人民，仍舊過着悲慘的生活。各省實施訓政，而我們的三省還在支離割據中。要是永遠的這樣下去，三省的將來，不知要走到怎樣的地步。我們痛心三省父老無告的忍受，同時痛心着三省青年的不自覺醒。

過去的回憶是慘痛的。目前的實況仍舊是慘痛。但我們不能使未來歷史，再塗上慘痛的一頁。現在中央正在籌劃善後并開發西北之時，我們三省的青年，應負起自己的責任來。我們應團結一致，幫助政府，有效的實施籌劃。同時我們開誠的根據事實，宣達當地實況，以

利善後。

關於三省的問題太多了，無論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社會方面，……都是千瘡百孔，但我們是儘着能力去幹，只要我們見到的，想出的，都供獻給中央和地方。我們絕不會離開了事實說話；同時也不會離開學術上的研究的立場。這小小的刊物，便是我們說話的平臺。尙希望留京的三省知識青年，奮起共鳴。

同時我們深知道在家鄉的兄弟們的知識供給之缺乏，居在那交通阻塞，軍匪擾攘的西北，新文化的輸入是十萬分的困難，過去慘痛的遭遇，和呼籲無門的痛苦，不能不說是吃了陳舊文化的苦。因此今後的努力，我們要儘着能力介紹新的知識，新的文化，那是故鄉的無數青年所需要的。

甘肅，青海，甯夏，形式上雖然分開了，但在歷史上，文化上，地理上，……還是有聯繫的。過去的遭遇，三省是一樣，現在的情況，三省沒有分別。那我們爲了將來三省的前途，我們應當共同的一致的在精神上團結起來阿！

三省的同志們：讓我們在這曙光之前，共同的敲響這黎明的鐘！ 二〇，三，二二〇

序

把握着現在，這結果是充實的。雖然有時却也焦頭爛額，然而這也是真的生活。莫嘗到甜，但總嘗到苦了，這比什麼都莫嘗到的來得真實。

我們不是僅爲了我們的故鄉（三省）而努力，但爲故鄉，爲故鄉的被殘害的父老兄弟，被剝掠的勞苦大家，確實是我們努力的一部門。

自民十五以來的甘肅三省，成了怎樣的景像呢？我們寫起來會筆抖，說起來會鼻酸。然而我們不能不說。這就是現實，我們莫敢放鬆牠。但因此我們被認成了眼中釘，在總指揮，師長，土匪，紳士，地主，販賣鴉片者，以及借刀殺人的土政客之類的眼裏。不怕，無悔，我們還是說着。我們知道的或許只是一點點，而這一點點，要是我們知道了，總是無隱諱的批評牠。希望改善點，得到一點人的生活。

範圍是很廣泛，從熱辣辣的政治以至特殊的各種問題。說我們的批評是真切的嗎？自己不能答覆。我們祇能這樣說：我們是青年，以「人」的立場，清明了意志時，作着如此的評

論。正真的估價？讓三隴的同胞去評定。祇有一點，我們自己相信：兩年來的三省遭遇，我們把牠莫空放過。沒人聽，沒人理，沒有影響，但總算賬般的記下來了。對於特殊問題，也給以分析。

我們想彈不在槍口上炸，總不能牠便永不會炸的，因此把已出的十五期的社言和評論集成了冊子。

李洽序於南京玄武湖本社

二一，八，二六〇

社

謹告甘肅、甯夏、青海三省青年

以下的話，是謹告給甘肅，甯夏，青海三省底知識青年的。自然我們所謂的青年，

是指那些有着青年的精神，青年的頭腦的人。假使精神衰老，頭腦腐敗，那他（她）雖就在二

八之年，我們也是認之為八二的骨骸，時代的遺物，辦在青年這範圍以外的。我們談話的對

象，正是和這些相反的青年。

現在從我們本身談起：我們已覺悟過去太沒有獨立的精神了。一切都依賴，信認了老

人，自己不能獨立的觀察，獨立的思想，獨立的做。最切身的我們本身的問題，也讓老人去

做了。結果我們被賣了，無論精神地，肉體地，都成了老人的奴傭。速覺醒時，鐐銬已細束

得停當。痛苦與悲哀，便成了我們生命底歷史的全負責。



(南)

所謂我們自身的三大問題：第一知識，第二職業，第三婚姻。現在先說知識：我們要在社會服務，我們要改造社會，那麼豐富的知識，便是我們底需要了。同時這些知識又必須是活的，適用的，社會人羣所需要的。但我們是否得到過這樣的知識？在三省我們只看見些「熱剝飯」的教員，教「桐城」，教「論說精華」的先生。他們根本不知什麼是知識——什麼是我們底社會所需要的知識。却爲了他們底飯碗，不顧一切（青年與社會）的爬到指導青年的講桌上了。而我們竟信認了他，忘其所以在東南新文化普遍的時代，還大搖大擺的談着「子曰」與「人之生也」。這樣三省的文化怎能不落伍呢？三省的社會怎能不落後呢？這是我們吃了老人的虧，被老人出買誑騙了的第一件。

其次說到職業：我們若是有着豐富的知識，熟練的技能，爲自己謀職業，爲社會服務，那我們還有什麼難處呢？但對於知識，前面已說過了，我們所求得的那點知識，謀怎樣的職業呢？給社會供獻些什麼呢？結果只有使意志薄弱。生活逼迫的青年，出賣人格，用種種卑污的手段，以謀倖進了。而老人們却白起了眼睛，冷笑着：「一輩不如一輩了」？那麼我們另找出路，我們有的是精力，我們可以勞動。但不論是工或農商，第一必須學得這些知識，這

些技術，在三省可否找到求得這些知識技術的學校？三省也有一兩座門上掛着「工業學校」「農業學校」的木牌，但那裏而所教的是些甚麼呢？試問這些學校可曾教出一個工黨家？我們將幾年的寶貴陰光化費了，結果還是和一般的青年一樣，徬徨着。於是老人們底白眼又瞪起來：「不堪造就的，不知上進的小子！」但這是我們底罪過嗎？他們欺騙了青年，藉着青年裝飽了肚子，把責任却推到我們底身上。這是我們所吃於老人底第二件虧。

第三是婚姻：婚姻自由，這已是新社會所公認的道德，而已成爲新社會的習慣，並且中國新法律上所已規定的。但在三省却成了反比例。不論在男方或女方，都由老人們包辦着。他們不知道社會底進化，時代的道德。「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還是他們底天經。他們不管兒女對方的情感，品格，學識，……他們只認的是門閥，官職，財貨……兒女是物品，担他們講價出買。那所得的結果，便是被騙，作姨太太，過着悲慘的生活。這裏固然也有一二個意志薄弱而自作的孽，但老人們却將全責推給了我們。一方要我們遵順他，一方又要我担負非人道的責任。這是怎樣慘苦的一種現象啊？而三省的青年却伏頭忍受着！

從上面關切我們本身的三個問題看來，三省底青年在精神上，在物質上，可說被老人吞

食盡了。但還不盡此呢，我們再推廣一步從地方上着眼：三省底政治爲什麼那樣混亂？三省底社會爲什麼那樣落後？三省底人民爲什麼那樣窮困而無告？這些，這些，所謂三省底大老，能辭其責嗎？

他們以頑固地腦筋，作着頑固的事。他們不讓青年思想，不讓青年說話，因爲他們認我們沒有資格。他們可以爲軍閥捧場，作土匪的幕客，刮地皮，敲人民，假名義出賣三省底人民，做他們升官發錢的階梯；同時還要三省底人民，給他歌功頌德，說是他給三省底人民在謀利益，是三省底救星呢！而青年，就是將心拔出來，聽到的只是：「後生小子，何敢多言」。他們是「大老」，他們是「前輩」啊！

我們能忍受着將自己出賣嗎？我們能忍受着將我們底故鄉出賣嗎？我們能安心教人將自己吞食去嗎？我們能安心三省底人民教他葬送去嗎？假若你是一個有爲的青年，你一定會答道：「不」！這是一定的，我們不能忍受，我們不能安心。那麼我們底辦法呢？有，那就是總理教給我們底「讀書」，「革命」。

我們爲救自己，救地方，教人民，我們應當刻苦的求得知識。知識底大來源便是讀書。但

我們讀的書是社會所需要的，是活的，是發展我們思想的。在本省求不到，可以出外；經濟缺乏，可以半工半讀。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應奮鬥地打出一條生的路！

因此革命是需要的，我們不能讓老頑固永遠的把持下去，應認清時代的精神，負起青年應有的責任來。在各省訓政的時候，我們底故鄉還在土匪，官僚……蹂躪把持中，為建設新三省，我們應用革命的手段將這些民賊剷除。為剷除民賊，我們應先將這些給民賊捧場，作幕客助波揚瀾的老頑固除去。他們是新時代底贅瘤，是新文化的絆腳石。我們只有用革命的火燄，照徹，摧毀，然後才能建設新地甘肅，新地雷夏，新地青海來。

三省的青年，親愛的兄弟們：這是我們自己，地方，民族的生死關頭，我們應當一致的團結起來，救自己，救地方！救民族！

一九三一，三，二七，南京。

質疑甘肅視察員嚴爾艾

自中央派赴甘青甯視察員發表後，三省劫餘無告之災民，無不破泣歡呼。試觀歡迎傳單：「我們望若雲霓的中央特派甘青甯視察員。現在已經到了。……他們是垂死的三省人民的救星。我們不知如何的將我們十二萬分熱烈歡迎的忱悃表達出來……」即此寥寥數語，其愛戴中央，信任視察員之熱忱殷切，可以想見。

蓋三省天災人禍之酷慘，實全國各省所罕見。惟道路遠阻，呼籲無門。雖饑餓而吃子女，呻吟於匪徒挺刃之下，而嗑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也。今者視察員之來，衝中央吊民之命，察地方詳情實況。則吾民十數年之災苦，藉視察諸君之公正報告，一朝可爲中央所洞悉，國人所瞭知，其遺惠吾民，當不能以數字記也。

乃此三月之久，關於三省民生災苦，酷劫匪禍，從未見一字之傳露，輿論惶惑，莫知其故。不意四月日，京中各報，忽載有視察員嚴爾艾君呈蔣總司令之一電，對於三省災况民困，無半字提及；而爲屠殺隴民三十餘萬之巨匪馬廷賢，竟誇薦備至。電曰：「……（略）（二）

馬廷賢極納善言，凡縮少兵額，減輕民苦，嚴肅紀律，注重訓練，交還財政諸事，聽候指導。(三)隴南除川軍佔武都柳文縣肆意擾民外，其餘各縣防務，均尙安靖。馬部軍紀嚴肅，決無屠殺不法等情。……(略)

是真如斯耶？抑另有作用？是真如斯，吾人禱祈之不得，尙何多言。乃事實之不能黑白，人心之所難得過去者，竟與嚴君電文相反。如川軍之入甘，「乃隴南人民不堪馬廷賢之慘戮，而求其出兵者。鄧田劉等軍，紀律殊劣，而甘民猶尙之效包胥之哭，則其慌急可知」此天津大公報社評中言。川軍呈中央之電中有云：

「近自匪首馬廷賢等乘軍興之際集匪成軍，擅委軍長總司令等職，肆虐隴南，無惡不作，馮逆敗後，潰軍加入，蹂躪益甚，該地機關及人民迭次泣請移軍拯救，據其申述慘狀，有非意想所能及，緣馬廷賢及其部屬軍長馬忠王占麟韓進祿等皆凶狠成性，屠殺爲心，當攻擊陝南之時，凡破一城，無不大舉屠殺，幼婦少女及年輕男童，悉被姦污，其殺人之法，男子則斷其四肢，拋棄路側，呻吟至三四日，尙不能死，或剖腹酷實草料，以飼牛馬，或燒銅鐵器烙頭面，以索金錢，婦女則聚數十人於一處，縱匪輪姦至死，以快其意，另置數十人，

閉於天水之九間樓，供匪首等之比饗宣淫。不用則綁之以煎油灌其產門，或用熾炭塊入其陰道。至於殺嬰兒，則以門板相夾置地上，再以四五人往復踐踏，直至腦漿腸腑悉碎方止。殺老弱則閉少數男女於暗室，着官兵持刀入內亂殺，出汗爲止，每日以此遊戲取樂。更或掘數個萬人坑於天水城外，棄男女老弱於中而活埋之。於定西董窰洞內埋死八千餘人，以殺人多少分官級之高低。此數月中屠殺烤斃及姦死者不可勝計，其因姦迫投井服毒墮城上弔死者更不知其若干。其最殘酷者莫過於王占麟之取禮縣，人民均行自衛，城破後下令洗城，除少數婦女被擄外，全城老幼無有幸免，暴酷行爲，遠過闖獻，實亘古以來所未有之慘酷。」

若以此爲川軍之藉口，試再觀隴南民衆之泣訴同胞書（附後），則馬廷賢所部之有否軍紀，是否守法，當爲有目有心之人所共曉。倘爲此種文字之記載仍不足信，則天水禮縣通渭武都……之壘壘白骨，斑斑碧血，無往而非馬廷賢守法遵律之左證，奈何嚴君未嘗一見耶？

當視察員之入甘，天津大公報卽有如下之評述：「：甘陝同爲災區，甘又獨多匪禍。其地益遠，人民呼籲，益不能伸。而政治情形，復迥異於陝。陝已統一，甘猶在割據中。而馬匪廷賢在隴南殘戮良民若干萬人，尤爲全國未聞之慘狀。雖江西匪禍，不是過也。去歲戰終

以來，中央對甘，着手經營。……各地割據狀態，固皆在改革之列。而隴南之剿匪救民，則更爲迫不容緩之政。調查員（即視察員）數輩之入甘，殊不足解人人於倒懸也。……」（大公報社評西北善後與中央責任）然而吾人對視察員本分之希望，始終本其熱誠之期待。故本刊創期，即掬誠進言：曰「視察甘肅，應認識特殊之環境。」曰「深入民間，切實觀察，以免混淆不確之疾。」曰「切勿輕信官僚政客之言，爲彼輩蒙蔽。」曰「一觀察甘肅癰疽所在，急謀救濟，」……凡此不煩曉曉，不外祈視察諸君體中央愛護三省人民之心，處於公正之立場，而爲吾民以訴苦也。乃今嚴君之報告，卽與事實相背。隴民之災禍不宣，而殺人之土匪得功。却餘雲霓之望，吾人衷誠祈盼，竟一朝而爲曇影。不知嚴君之報告，將何所居心而云然？

要知隴地距中央遼遠，視察員爲中央所派，人民之所以歡迎信任者，在視察員之能代表中央，爲民請命耳。今竟如斯，人民所見者短，將不知何以待嚴君？而中央之威信，又將何以令民？

吾人愛中央者深，望嚴君者切，在此慌恐之餘，不能不有如下之疑問：

(一)馬廷賢之屠城燒擄，爲全隴回漢同胞所共曉同恨，嚴君入隴三月，曾否叩問一人？
(二)隴南各縣民家牆壁，馬廷賢部所殺人民之血迹尙存（此爲隴南逃難來京之學生，所痛哭流涕而言者。）嚴君是否一察？

(三)天水武都禮徵……………各縣，馬廷賢部所殺人民之鬘墨白骨尙曝露郊野，嚴君可曾一見？

(四)隴南各縣爲馬廷賢部奸淫未死之老嫗幼女，尙在殘廢床第，嚴君曾否一聞？

(五)隴南各縣爲馬廷賢部所燒之廢墟尙在，嚴君曾否一觀？

軍隊所以保民，土匪所以害民，馬廷賢部之爲軍爲匪，一察其所施於人民者，卽燎若觀火。然則以上所問，爲視察員之嚴君，實必須所記者。望嚴君有以答吾民！

(附)爲使讀者明瞭馬廷賢部之守法違律之迹，嚴君「大公」「真確」之視察報告，茲將隴南十三縣民衆泣訴國人書之「屠殺之經過」，「屠殺之現在」，「屠殺之調查」，三段，節錄於後：「……………(一)屠殺之經過 段氏去後，天水圍丁百餘名，跪交槍支，均被屠殺淨盡，馬部軍長韓進祿率師長韓進祥參謀長馬世昌等，在大城屠殺姦淫，軍長

王占麟率同馬占倉馬如林等，在西關焚掠，一時火光冲天，尸骸枕藉，啼泣呻吟，怪聲四起，滿街滿巷，殺人似草，紳士賈纘縉冒死出首，尋見總司令馬廷賢，（賈同馬父安良相識故稱世交），懇請收隊，已屠殺至三千之多，輕重傷至一萬餘，焚殺雖則稍息，然一萬毒獸，滿城搜掠少婦幼女，縱情取樂，至五六日後，城中財帛一空，婦女逼死千人以上，韓進祿軍長即縱噍囉二千餘，分布四鄉，命其搜掠，時當初夏，連日陰雨，每至一村，逢人逼綁，聲言搜槍，見物即拿，被綁之後，即說洋錢，名曰贖罪，又曰代槍，至再至三，除非家產蕩盡，妻子被擄，甚至被烤逼命而後已，因此不拘人數多寡，每至一村，所有婦女幼孩，雖大雨泥濘之中，均皆逃向田禾之內藏匿，此獸一日不走，則一日不敢歸家，甚至積四五日後，婦孺竟至凍餓，身斃田禾之內，而不敢出，以後王占麟開往甘泉縣，紳民十里長亭歡迎，然王氏到後，祕密調查某巨室幼女及少婦，劫取數十人，與馬弁同處一室，白晝宣淫，七歲以上閨女，姦死者三十餘人，部下毒獸見房便入，有婦皆姦，同天水莫二樣，禮縣縣長馬紹棠，天水初下，派人納款五萬，已編爲韓部旅長，時見舉動非人類所爲，故即脫離，去投隴西魯大昌，將廷賢委去縣長安瀾扣留，

因而起衅，即由韓進祿王占麟開獸部圍攻禮縣，自前六月十日攻起，至後六月十日以地雷攻開，城內紹棠部民團警兵約千人，槍一百二十枝，其餘住戶連附廓搬晉城內住者共三萬餘人，自初生三天以上，至百歲以下，無分老幼，一律屠殺干盡，僅監獄內（時安縣長押獄內），藏脫六十餘人，其屠殺之慘，多半截斷四肢或斫其頸項，只留氣食二管，拋棄街上，二日即大雨，至三日尚在泥濘中呻吟，韓時見不忍，傳令再殺，不意下令後，竟將安縣長向四鄉催送糧草三百餘人，同殺殺盡，噫揚州十日，嘉定三日，人數雖多，未云有如此之干盡，但此猶未足，二軍長復傳令襲殺四鄉，當時獄內藏脫之陳商務會長王教育局長同安縣長等啼泣跪求，始允其納款贖命，初時即要七十萬，三君謂人被殺盡，財帛已空，懇求減到十八萬，二軍長即將少婦幼女一千餘人載之馬後，呼嘯而去，留一團獸部守款，路過天水沿道百六十餘里，橫三十里以內，居民烤死五百餘人，去婦女百餘，過後居民無十元以上之家產，所帶禮縣婦女有拂獸意者，或斫斷四肢。或剝割產門，種種科學式之屠殺，棄置滿道，不特人未見，即空前亦有所未聞，此後仍向秦安甘谷兩路取道通渭武山，在定西縣同馮逆部雷師及甯海軍作戰所遇即北，一面電省

求編，一面即將定西清涼山通渭馬營營洞五個，用火薰開，將所藏婦孺八千餘人，屠殺野外，適時川白雲二次攻武都，後防王佑邦求援，緣廷賢初下天水，段鶴鳴逃回成縣，集合殘部數百人欲搶掠成縣，仍歸山林，時王佑邦新由四川失敗來甘，剩卅餘人，註距成縣二十里之鷄山，徽成兩縣民衆，見其環竄險惡，遂決意請王佑邦進城維持秩序，並將民團警察槍支五百餘枝，士兵千餘名撥同交王佑邦編制以壯聲勢，疾電報廷賢，謂率領四師之衆，已到徽成西禮防區，同劃徽部負責，等語，廷賢未諳底蘊，卽與以後防司令，派人接洽，偵探虛實，去八回頭報告，已有悔意，惟當時不好轉臉，接連禮縣事起，派人往西河縣擄掠，恐遲百姓搬移，且有武山縣民衆，因山窮水盡，爲困獸之抵抗，王占麟部師長馬龍鳳襲殺十餘村，馬如林搶掠清水未回，並且白雲已到武都，聲言來攻天水，廷賢卽道副司令馬延壽，帶部千數由兩當縣搶起，直擾徽成一路，王派團警千數人相助，及抵武都，民衆認爲徽成團警，開城內應，懸采迎接，該團卽時殺起，將歡迎民衆一千餘人，盡行屠殺，搶掠姦淫三晝夜，未及十日，卽有調省城之報，沿途搶掠婦女千餘，飽囊滿載而歸，此第一次走武都也，此次王氏求援，是最近八月間，白雲二

次到武都，廷賢一面向省求合，一面攬回韓王兩部，仍由兩當到徽成兩縣，卽將王佑邦鑲解天水，武裝統同解除，徽成之間，無分鄉城，放槍八晝夜，領去婦女三千餘人，烤死肉票一千餘人，抵武之後，白雲鑒於禮縣之慘，未曾守禦，卽時退出，該獸部仍縱部搶掠五日後，纔行收隊，復將婦女擄掠二千餘，財帛無算，烤死肉票八百餘，卽派一股搶西固縣，惟文縣由四川請來江防軍楊司令守定鐵索橋，獸部未越涪水一步，故隴南十四縣惟此縣得以安全。

(三)屠殺後之現在 現在馬廷賢部衆三軍，數約兩萬人，馬約四萬匹，分駐隴南十三縣，初到時無論抵抗與否，先爲猛烈之焚燒淫掠，後此稍爲緩和，逐日散佈各村，搜尋肉票，及少婦幼女，自四月預算至今，行爲分毫未減，概括計算，平均每日總要烤死在百人以上，共九個月，烤死民衆不下三萬人，其屠戮之慘，如將數歲嬰兒放置門扇上，更由嬰兒上覆一門扇，該獸四五人上門扇蹂躪，直至腦漿迸出，五臟齊裂而止，婦女票烤時綁縛倒掛，剝去中衣，或由產門以煎油灌入，或以炭火塞進產門，男票以油灌耳，種種科學式之烤票，眞說不完，該部日日強拉門兵，擴充勢力，野心未死，非同隙搗亂

而何，此刻每日四五十人或百餘人，每人索騾馬數匹，所賒財物之外，卽是婦女嬰兒，啼泣滿道，天地爲愁，由定西一路，逆回導河，稍有顏色婦女及強健嬰兒。作妾作子，此外爲僕爲婢，所賒在蘭州及臨夏市場偷售，至民間糧食，下鄉搜出，運用而外，棄置糞溷，或卽焚燒，國府此刻如不於最短期間消滅獸部，速爲解救，誠恐冬嚴一過，則隴南三百餘萬處亦深火熱中之難民，無噍類矣！

(四)屠殺之調查 獸部第一次到秦安，所殺很少，姦淫烤票共死六百餘人到天水當時屠殺三千餘，後因傷死三千餘人，姦淫逼死千餘人，禮縣屠殺三萬餘人，領去婦女一千餘人，沿途烤死五百餘人，掠去婦女百餘人，通渭定西燻開窖洞，死八千餘人，城內四鄉死千餘人，武山初屠二千餘人，甘谷縣初到烤票姦逼死八百餘人，清水兩當烤票姦逼各死千人，西和初屠殺一千餘人，徽成兩縣第一次援武都姦屠死千人；領婦女六百餘人，武都縣第一次殺千人，領婦女七百餘人，二次徽成兩縣烤死八百餘人，婦女擄掠二千餘，西固邊遠，無確實之報告，餘續十二縣，每天烤死逼死百人，計九個月約三萬人，陸續擄取婦女近兩萬人，以上自占據隴南後，屠殺任十一萬餘人，此外被焚掠失業餓死

者，三萬餘人，並前去兩年屠殺鎮番永昌武威及隴南被災以先之莊浪及固原四鄉，未列於內，據韓王爾軍長自說，該部每名兵平均殺人，總要在百人以上，旅長以上頭目均殺過千人，去前兩年，與馮部打仗，如傷人，退後即殺五十名漢人抵償，他們不識字，又不懂甚麼戰事，只以殺人之多寡，分官級之高低，此種獸性，占據地盤，縱欲橫行，毫無顧忌，最短期間，若不立予解決，則三百萬鴟形鳩面之殘餘生靈，呼籲無門，坐視待斃矣。

甘青甯善後之首要

自西北平定，甘青甯三省之劫餘，復燃其一綫之生存希望。同時中央亦若拯溺有心，先派視察員，繼又令西北行營主任顧祝同氏率所部入隴。消息傳來，得勿慶欣？不意視察員之入甘，如嚴某者，逼於匪勢，爲賊請爵，而人民空前災禍，未見毫絲表示。西北行營顧師，亦同時傳暫緩入甘之說。一喜終憂，吾人真不知一省人民之失望也，達於何種程度？

三省天災匪禍，爲中外古今所罕見，饑餓而至人相食，又加以土匪之屠城洗縣（最烈如馬廷賢一部），此吾人屢言之矣。頃自三省來京之代表談：三省荒旱，未稍緩和，而匪徒以中央可欺，猖獗更甚。倘再一任棄置，三省人民，將無噍類；西北國防，亦形成莫大禍患。吾人不知中央可曾一聞之耶？

三省所以致此，不外天災人禍之並進。其所以愈演愈烈，實由於政治之負責無人。試觀三省政治現狀：甘青兩省，只一代理主席。甯夏更一代理亦無之，政事仍操於馮部僚屬。以是負責者存五日之心，敷衍爲政。而地方官吏，乘機搜括，竊飽私囊。苛捐雜稅，有四十餘

種之多。饑饉無食，尤迫種鴉片。甘甯煙苗遍野，公開售賣。所有收人，又公然瓜分。故勦匪無能力，而蹂躪人民也，無微不至。此所以災禍之愈演愈烈，政治負責無人，爲其最大原因也。

是以今日三省最切而刻不容緩之政，在使三省省政，負責有人。然後言勦匪，可收統一之效；言振濟，人民始得其實惠。至其人選，中央當慎重將事。然吾人憫過去之歷史，免將來之禍患，以爲願祝同氏未遑西顧，而另選人員時，則前四中全會時甘甯青三省人士請願之標準：

- (一) 於黨有悠久之歷史，於主義有深刻之認識，及奉行之決心者。
 - (二) 瞭解中國大勢，西北現況，及無割據思想者。
 - (三) 有充分之政治知識與經驗，及思想新穎，能接受新文化者。
 - (四) 與馮玉祥無深厚之關係，及曾未爲其部屬者。
 - (五) 能融洽回漢人民感情者。
- 中央實有參考採納之必要。國家負三省人民久矣，倘再一誤再誤，不僅劫餘之六百萬人

民，同陷溝壑；卽國防民族，亦伏莫大之禍患。負責國家安危，民族興亡之當局，幸三致意焉！

二〇，五，一五〇

三省青年底出外求學

我們很痛心報告這樣的消息：甘肅省政府保送投考海軍學校底八個學生，結果都進了山東災童學校，而且還蒙了老鄉的殊恩呢。同時又有大批的隴上青年，到京投考中央軍校，結果三分之二的又仍住在旅館裏。

固然省政府爲造人材，向外送學生；和隴上青年發奮圖進，有勇氣跋涉數千里，到省外求學，是我們欽欣之不盡的。比到前數年的匪魯政府，「窠裏老」地隴上一般的青年，對於上說的事情的表面上，我們不能不對我們底三省底前途，抱着樂觀。

但表面的看法，每每使人失望的。上面所說的兩件事便是例子：省政府能保送學生，使我們高興極了，但那是官樣的，是表面的。能有大批的隴上青年出外求學，使我們歡觀極了，但是虛飾的，是表面的。這結果不僅使我們失望，還形成了一種隱憂。所謂隱憂者：便是把許多有志的青年葬送於無所捉摸的黑淵。

就這兩次出來的青年看，有的已在中學畢業，有的正在求學。而抱着非凡的志趣，到這

裏竟入了吃碗捨飯的災童學校，有的簡直連基本的生活也度不過去。這怎樣的使我們痛心！這時代固是青年的劫運，而我們三省底青年，爲甚可憐到這步田地？

現在我們關於悔恨的話用不着說了，爲了將來，三省青年與三省地方的將來，掏誠的做個如下的忠告，因爲我們太不忍心地方受這樣大的損失。

(一)政府方面 希望將官樣除去，送一個學生，就得想到送他底意義。然後用嚴格的考試，選拔真正有志有程度的學生送了出來。同時對於他們底自離省至入校中間的用費津貼充足。如此則貧寒而有志有程度者，有勇圖進，在地方送一學生，也得一人材，其如託親顧面，只圖做官樣文章者，關於地方之損益當不待我們說了。

(二)青年方面 希望大家踏實的做事業，做學問。固然外省的教育，比上我們三省好到十倍。但我們應檢討本身，度德量力，先將基礎充實起來。最近我們凡遇到新從三省來的學友，問他預備入什麼學校，千口一聲：「入軍校」！「入軍校」這三字竟成了我們三省求知青年的口號了！原因：第一是經濟，第二是程度，因這兩種問題，雖然他們底心上怎樣不想入軍校，也不能不喊這口號，這是多麼使我們驚愕的一個口號啊！我們難道還缺乏着軍事

人材嗎？經濟固然是重大的問題，但我們有了相當的預備，夠格的程度，離了軍校，還是有管飯而能讀書的學校的。因此我們希望正在求學的青年，你們先把基本的知識充實起來，你所謂預備的知識應高過你所想人的學校的考試，然後你無論是保送是自動的出外，絕不會使你走到遠願的學校或變成災童。三省底教育之不堪，我們是知道的，但求得升學的基本知識，只要我們努力，還不至學不到的，這全憑自己底意志了。

(三)執教方面 負責教育三省青年底先生們：我們談過上述的兩方面以後，我們不能不對你們說幾句話。這話是這樣簡單：請你們存點蔭德，再不要陷溺三省僅有的些有志求學的青年了！我們固然虔敬看那抱着犧牲的精神，能授輸有用的知識的教者。但對於那販賣古董，熱剩飯，混肚子的假教者，請你爲了三省——三省青年底將來，積些蔭德，別轉一家！何處不是門市，何必要兩敗俱傷呢？

總上三方面！希望政府多保送些學生，但請取嚴格主義。希望學生自誓自勵，充實基礎。同時希望執着三省教權，負着三省教育青年責任的先生們，爲地方青年着想，抱着犧牲的精神，而辦教育。同時對於無學無識，思想落伍的販賣古董底假教者，我們請他別謀生計！

爲了地方，這些話雖不討人的好，我們也只得說了。

二〇，六，三〇。

隴東河西戰後

匪荒劫運的甘青甯三省，最近又以變亂戰事聞，隴東河西，風雲緊急，求草根樹皮而不可得之民衆，又加重一層痛苦與恐慌，隴民劫運，何其若是之深重耶？

然而與其養狼以自斃，勿甯割痛於一時，爲三省將來計，對於此次隴東，河西之事變，吾人實未敢厚非也。

隴東戰事，係平涼警備司令劉除陝匪楊萬青畢墨軒而起。楊畢原係陝西巨匪甄士仁之舊部，自甄匪爲陝當局正法後，楊畢不能立足陝西，遂乘隴上變亂之機，圖謀西隅，逃竄入甘。甘肅自產土匪，已使吾民於痛苦莫名之境，今又加以陝匪，人民痛苦之程度，更何待言。故當時（三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有「此事若無相當解決，則導河屠殺慘劇，恐將不免再演於隴東！」之通訊。是以本刊二期，有「誰負其責？」之評論。蓋楊畢之入甘，吾人早洞知其將來之禍害隴東人民，實有望於當地負責者早日解決之也。

今者消息傳來，楊畢匪部。果變本加勵，蹂躪隴東各縣。同時隴東警備司令陳珪璋氏亦

以時不待緩，負責督勦。時未兼旬，匪部全部消滅。雖於此次事變中，戰區人民，不免受挑刺帶肉之苦，然從此除隴上一大害，將來一禍種，是以吾人祝之賀之，而未敢厚非者。

河西事變，與隴東戰事同其性質。而其戰區之廣，戰爭之烈，與其勞師耗資，較隴東戰事，有過之無不及。以是自涇州至甘州以上之人民，在匪衆掠過時，其痛苦固不待言；即在剿匪官軍行軍所至，亦備受其擾攘恐慌；至火線內之鄉村與縣鎮，其遭苦更可想見矣。然而吾人衷祝之賀之，而未敢厚非者，蓋亦深思於將來，恻心於過去也。

吾人一思過去：三省驟蹙於馮玉祥。迄馮部潰滅後，隴人大可翻身求生，過幾日太平生活矣。乃饑餓也，屠殺也，流離顛沛，展轉溝壑，其痛苦更加甚於前。自然之禍害，固亦爲甚，而其最大原因仍在人禍。人禍者何？即假反馮名義，誘惑反馮民衆，而圖個人幼稚之野心，造成流寇土匪之屠殺焚燒也。此次河西事變中，爲第九師痛勦之馬仲英，卽造成三省人禍的土匪之最者。

計馬仲英自導河潰敗後，破城屠燒之地有涇源，永昌，山丹，民勤，鎮番，秦安，雷夏，靈武，涼州九縣。其他雖未破城，而四鄉仍被其屠掠一空者，達數十縣。其屠燒之慘烈，

既等於隴南馬廷賢。隴源城破，城內居民六千人，俱以亂刀焚火斃之，如攻民勤，民勤縣長江仁純聯合民團抵禦，馬匪因其抗拒，城破後，屠戮全城，倖免者，僅爲匪輪姦後之少數婦女，至今人稱爲寡婦城。此只舉例而言，總計其自十八年來，搔擾三省，所殺隴民，不下百萬。此隴人所熟視，而爲外人所難信者，其慘暴酷毒，實曠古所僅見也。

十九年隴局雖未統一，而各地民軍，已能固守一方。馬匪遂亦竄據甘州，自稱總司令。今春又組織政治委員會，主設河西省政府，據本社該地通訊：「在此種表面之組織後，實有共黨活動，其河西省政府云云，尙有蘇維埃三字」。隴人苦土匪久矣，今又有共匪之危。常吾人得此消息後，真不忍再一思三省之將來也。

常吾人愁思之際，忽接彼間通訊云：「馬仲英惡貫滿盈，已爲新編第九師師長馬步芳氏，輕騎督勦，遂出關外，馬匪所部，僅餘三四百人，九師刻正追勦，不難肅清。」云云。隴中又少一害矣，此所以吾人賀之祝之也。

就上兩次事變吾人深悟於

(一)土匪與軍隊之分別，卽「土匪所以害民」，「軍隊所以保民」。保民者未有不成功

，害民者未有不趨於滅亡。

(二)馬步芳氏之勦除馬匪仲英，與全隴同胞以新體識。卽爲國家軍人，不牽念於私的關係。不問其與我有何關係，而只視其對人民者如何？人民愛戴者我愛戴之，爲民禍害者我剷除之，此大公爲民，眼光遠大，足可爲吾隴上同胞模範也。在吾人提倡建設新觀念之初，卽見此實例，實欣然也。

現楊畢已滅，馬仲英已逐，三隴大局，又有和平之望，吾人代言人民，除致謝意於此次事變中，除害靖域之陳馬二氏外，並爲隴三和平之永久。三隴政治社會之入軌，有下希望：

(一)三隴當道，澈底覺悟：爲民衆之利益而犧牲者，其結果優於犧牲；爲個人之野心而亂動者，其結果只趨滅亡。

(二)三隴真正爲人民的武力之各部，應一致團結，消除破壞地方，驟躪人民之匪部！

(三)三隴同胞，應認清敵人：凡殘害吾民者，不論其信教與否，俱我仇而剷除之！凡爲吾民之武力者，不論其信教與否，俱我同胞而團結互助之！

(四)肅亂部隊，顧念人民之災苦，表現軍匪區別之精神，應減輕人民負擔，以息民喘！

甘肅省委任命矣

截止今日，起自西北軍潰滅，所謂甘肅之政治，吾人實赧顏而難報告於國人也。原因單簡，曰：「甘肅雖爲中國一行省，而系統的管理衆事之機關則無從尋覓」。有之，則唯號令不出城門之煙館各緝一方之忠義堂而已。其與人民之關係，除敲剝屠戮外，吾人實未敢冒昧而承認其爲「訓政時期之地方行政機關」。

甘肅爲全國罕有之災區，馮軍蹂躪後，又罹連續五年之荒旱。人民痛苦，可謂極矣。故吾人數年來，默祝號呼，奔走乞籲者：第一卽在減輕苦難，與吾甘民以求生之路。而其減輕苦難之路，非先使甘肅政治負責有人莫由。蓋甘民苦難，爲天災人禍之並進，而其愈演愈烈，實由政治之負責無人。故吾人於中央四中全會，於國民會議，以及本刊過去之社言，沒不爲從速簡派負責甘政人員之呼籲。非好事，實難忍心於我甘肅父老酷劫延遲無救也。

然而吾人之呼籲，非盲目而一任於感情，對此負拯救九百萬同胞於劫難之省政人員，不能不有一最低希望之標準，此吾人已早呈於四中全會，而於本刊四期所公告於社言者。曰：

『(一)於黨有悠久之歷史，於主義有深刻之認識，及奉行之決心者。

(二)瞭解中國大勢，西北現況，及無割據思想者。

(三)有充分之政治知識與經驗，及思想新穎，能接受新文化者。

(四)與馮玉祥無深厚之關係，及曾未爲其部屬者。

(五)能融洽回漢感情者。』

吾人所以希望甘政負責者以如上之五項最低標準，實恫心於過去甘肅之歷史，而祈免將來無窮之禍患也。故欲打破現時甘肅之混亂局面，真正拯救甘民於水火，達到訓政工作之實施有效，吾人以爲上列之最低標準，實新負甘政者所必須具備之條件。

今者甘肅省委任命矣(三十三次國務會議，見二〇，八，五，各報。)「國務會議決議任命馬鴻賓，楊思，譚克敏，張維，水梓，喇世俊，賈讚緒，馬文車，李朝傑爲甘肅省政府委員；並指定馬鴻賓爲主席，以楊思兼民政廳廳長，譚克敏兼財政廳廳長，張維兼建設廳廳長，水梓兼教育廳廳長」。

斯數人者，其出處與歷景，各有不同，自不待吾人之介紹。卽其過去不論久暫，所作爲

於地方者，吾民亦知之者詳，而不待吾人之費辭也。然則其合乎吾人奔走籲請之上列五項標準與否？自更不待吾人之析言，吾隴上同胞自能有其估評也。其合乎上列標準，是吾人慶之賀之而欣躍。蓋其受益非僅目前之數百萬規難同胞而已，在此大難方殷，竟能得其人，而解救有方，則今後無數福根，亦於此新局面之開始所造成。如甘肅目前所急需之四大施政：

(一) 全省政治軍事財政之統一。

(二) 全省金融之統一與整理。

(三) 全省教育之恢復與振興。

(四) 全省災民之積極賑濟。

得見其實施有效外，其於甘肅之多數基本問題，亦得其解決也。甘政有軌，西北無問題，於國於民，吾人胡不慶？

其無合於上列之標準，則吾人除爲吾民哭，爲國事痛而外，尙何有言？

政治之效率，易見於設施；而人者亦有其良知，隨環境以自策。吾人所親，亦正在其設施，以事業爲前提，次及其人，是以吾人於隴上同胞對新任省委的估評之初，未敢稍殺原初

之希望。爲芳爲臭，權在諸省委自握，吾人唯待之耳。

三四

八，二〇。

政變與民意

國家之權，非任何人可永久在握。國家之官，更非任何一家一生包座。賢明之政治家，其進退無不以民意爲圭臬，民意他屬，政權立時交代。所謂「留待東山再起，而決不太阿倒持」也。蓋政權乃一國之公器，人人欲得而一試，既已民意他屬，而握權者尙貪權戀位，其結果未有不劍拔弩張，而引起流血之爭奪。

此次甘肅政變，雖未能盡範於此公式，而民意之不屬於被倒之省政主政者，則易見而顯識也。如政變之初，卽有甘肅黨政軍農工商學緊急聯席會議之通電，其對省府主政者之不滿，列之甚詳。有失民意有如：

『……蒙蔽守中，攬奪政權，……庇縱土匪，躡地方，改編股匪，希冀擴張勢力，割據西陲，密令匪徒以便衣入城，乘機擾亂，又勾結黨羽，由通渭（隴南）進逼，助虐爲奸……』

甘民之痛苦酷災，爲土匪所造成。而殺人屠城，姦淫擄掠最烈者莫隴南巨匪馬廷賢若。

當人民恨匪懼匪之際，主全甘省政者，反庇匪蹤匪，則民意之不他屬，焉能？故本社於事變後，接甘省黨整會之電報（見通訊欄），亦謂：

『……蘭垣發生政變，係馬前代主席鴻賓，唆使匪軍入城……茲擒獲馬鴻賓，暫着行管，以遏亂萌……』

以是所謂有「苟非威脅，定係捏名」的嫌疑之前電，得一釋證。於此吾人亦可更就旅外甘人之表示一視：

『……政治問題，當候中央之解決。至於甘肅治安之紊亂，全在馬廷賢馬仲英等匪軍之屠殺。故凡負責肅清馬廷賢等土匪者，當表同情，縱庇之者，則無異甘人之仇敵，一致反對。』（見九月七日京滬各報）

此旅京甘青甯三省同鄉，於九月六日在會館開會討論此次政變應持態度之結果，其對於主甘政者之屬意與否之不待明言。再觀北平甘青甯同鄉會之代電：

『……馬鴻賓德不足以服衆，力不足以制人，蒞甘一年，變亂迭興，挑撥離間，無惡不

作……

……當馬氏甫蒞任，卽派八十萬大借款，爾時隴東隴南河西，皆爲土匪所據，故僅就舊蘭山道屬一區攤派之。今年五月，又徵收煙畝罰款……五百萬元之罰款，加同垂斃之甘肅農民……自馬氏登台，官途大開，平時以鬥鷄走狗爲業之市僧，盡列在副官諮議之座……如馬氏手槍隊在靖遠中衛一帶，黑馬隊在皋蘭北鄉一帶，明目張胆，公然劫搶，蘭州爲省會之區，其部衆之強奸詐財案，亦日必數起，如橫街子顏家店與水洞樓子之強姦，新關商店與段家民宅之詐財，均轟動全城，而警察無能，法院無力，馬氏更裝聾賣啞，忘加懲治……」

天津甘肅同鄉會亦有同其性質之代電，如：『……歡迎國民軍入甘，派兵助馮，並籌軍餉，送馬廷賢韓進祿出寧夏，擾固原圍靜甯，屠莊浪秦安天水禮縣，騷亂隴南。假兵齋糧，遣馬仲英再擾甘涼，西入新疆，分甯夏整理紙幣基金洋三十二萬，勒派煙款，授巨匪韓進祿爲收匪司令，遣禍隴東，……』

統上在此次事變後，凡屬甘肅人民，無論其在甘旅外，但無一爲彼同情者。中國數千年來，士大夫向以講究出處進退，爲立身行事之大本，而馬氏，無視民意，忘心進退，以致引

起政變，本身又被扣留，吾人實爲馬氏個人情也。

今政變已釀成，而中央對此如何辦理，亦正在考慮中。吾人代表民意，不能不有所陳述：

(一)此次政變，主其事者之標榜，爲完全反對馬氏個人。如馬文車氏與西北行營主任楊虎城氏之電報：「……此次政變，僅對馬氏主席個人，其餘黨回藏番各旗一律保護，並無歧視」。近日所傳消息，省垣亦稱安謐。以是倘有借此而離間挑撥，推波助瀾，引出其他問題，而糜爛地方者，吾民認其罪不下於馬廷賢。蓋反對馬氏個人之爲是爲否，自有其客觀之理由。其善後之處置，亦唯請中央與西北負責者之公平處置，固無關於其他問題也。

(二)所謂其他問題，其最爲國人注目者，曰「回漢問題」。然當事者既有「漢回藏番各旗一律保護，並無歧視」之聲鳴，政變後之新省委，亦漢回俱與（如同教有馬君錫武，刺君世俊……），則與「回漢問題」，實無干莫由也。蓋此次事變，純係政治問題，而甘民亦非僅回漢兩族，若因政治而牽藉宗族，無風興波，實不啻禍甘之罪魁。

(三)故吾人所籲請中央與負責西北者之公平處置，在其於政治的觀點，振中央之威信，

而順人民之意求。甘民苦災苦匪久矣，更何堪變亂相循？馬鴻賓馬文車雖其職責不同，而俱爲中央所任派。誰是誰非，而中央之負甘民一也。事變一來，將近一月，而中央尙無明確妥善之善後處置，時延景遷，節外生枝，不知中央將何以對甘民？故吾人之所籲求：在從速責成負責西北大員，妥籌善後！

(四)同時吾民更於隣省之當局，亦有其一致之請求：在中央未頒明令以前，以民意爲重，愛護地方，勿以奸人之挑撥，勿步違法之後塵！蓋此不僅造福於人民，亦所以造福於自己政治之生命也。

(五)而我回漢蒙藏之同胞間，更應覺悟自誓，做一良好之國民，互親互信，不爲利用！判別野心家與真爲吾民謀福利者，誰應除而誰應同情，俱先剷除偏狹之畛域，而得確切之認識，以謀自立自主。

時不我再，永墜泥犁，或得生路，俱由吾甘民之能否自立自主卜之耳。其自覺！

九，一，南京。

新生的展望

困苦的一九三一年，在悲哀與憂愁裏掙扎過去了。眼前又轉上了新的年代，一九三二年的春風，又不知送來怎樣的命運？

過去的一年，完全是災難和血跡塗摸的歷史之一頁，普遍全世界的經濟恐慌，達到了高潮的頂點；各國間關稅的壁壘，達到空前未見的劇烈；而全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仍被帝國主義的武力所摧殘壓制，在人類的歷史上，祇加多了幾頁血跡罷了；尤其九一八事件的發生，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更完全的暴露了出來，國際聯盟的尾巴，便無法遮掩而喪失其威信了；帝國主義者間的所謂世界和平，所謂裁軍運動，祇成了一個好聽的名詞，人類的文明，還在低級的發展中，帝國主義還在拚命的掙扎中，我們便在這紛亂陰黯的國際風雲裏渡過了一年。

九一八事件的暴發，我們的國家達到了垂亡的危淵，我們的主權破壞了，我們的土地失去了三省，三省的同胞任日本帝國主義盡情的屠殺。同時英帝國主義喉使了西藏的達賴，進

犯西康。而內地呢？漫延十餘省的水旱鉅災，再加上幾次的內戰，和政治經濟的混亂，貪污土劣的抬頭，國民元氣，戕喪無餘。「多難可以興邦」，在這一年中，我們的國難，可說再不能多了。

在甘青寧三省，一年中正如國家的過去，也是說不出的多事多難。政變軍爭，鬧了一年。死了無數的人民，生着的又在奄奄待斃。

多難的一年過去了，當我們迎接一九三二年的新春降臨時，我們知道這未來的前途又是怎樣呢？是過去的繼續？是萬象的更新？

人類始終是在奮鬥中，在我們的生活史上；寧願染透了奮鬥的殷血，不願將乞憐的呻吟裝進。當我們還未斷絕希望時，我們怎不希望呢？

我們希望我們民族國家的出路，從奮鬥裏展開，跳出了摸索的圈子，鞏固起生存的基礎來！統一府政成立，我們希望真正的實現民主政治，集合四萬萬同胞的力量來救垂危的國家，建設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同時希望我們的故鄉！三隴，與國更始，社會得以安定；政治走上正當的規道，人民經

濟有復元之機，漸進的建設，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光裏，使我們看見新隴建設的萌芽！

對於三隴的青年！那三省社會的中堅，尤其希望肩負起推動社會，改造社會的責任！認清艱鉅的時代，國家和民族，故鄉和父老所受的遭遇，站在奮鬥的最前線，統出創造的汗滴！

新生的賀祝中，我們虔誠的貢獻出這點禮物。

一九三二年的初臨。

治甘策

外辱重重之今日，而內政竟凌亂若是：西北重鎮如甘肅者，乃割據變亂，匪災屠夷，而無人過問。最近一年內之甘肅，先之以民軍土匪之爭殺，繼之以軍閥遺孽之劫持。近頃又有潰敗未誅之北洋軍閥吳佩孚乘機竄入，冀圖一逞。雖西北行營以責無旁貸，大張撻伐，吳逆逃竄！雷部潰敗，而我履五年亢旱，度幾經爭殺後之甘民，已成骨枯髓竭，延命無方之現象矣。

內戰之結果，人民痛苦，自不待言，然與他省較，則有不同者在。而此不同，即甘人之所以於內戰中所受痛苦之烈於他省者。所云不同者何？曰：戰爭及於民間，搜括即是民命。

甘肅回漢雜居，因宗教信仰有殊，生活上自難諱其無稍區別。歷來治甘者；遂爲鞏固其個人之地位，利用此民間生活之偶異，挑撥而成兩個對壘之形勢。彼乃居中圖利，借力制力。位置鞏固之時，固得心應手，難起無間。雖仇恨殺機，隱伏暗滋，亦無覺也。一旦時變景遷，支配失效之時，則大難一起，全甘糜爛矣。因人民知識幼稚，難知統治者之毒計。以過

去統治者之利用互制，認爲民族宗教之壓制。籍機報復，仇殺無已。過去留於歷史者勿言，只觀民十五迄今，全甘之變亂屠戮，無一不範於此規式。故在他省不論其政變軍爭，只及於統治者，而甘肅則直及於民間。更至政治軍事已穩定，而民間之仇殺尙未已。此所謂不同者一。

甘肅居神州中原，惟交通不便，一切落後。是以生產唯藉農牧，加以鴉片之繁殖，荒旱之酷劫，民生窮瘁，達於極點。以是過去之統治者，養兵維政，飽慾豪私，動手搜剝，卽及人民骨髓。蓋人民收入，只恃農牧，而農牧所得，如近五年之災况，自養亦有不足。未若他省之可以因交通，而大批收入於工商業也。此所謂不同者二。

因是不同，在此二十年國內戰史中，時間上甘肅之變亂爲近較短，而人民所受痛苦，則深而日鉅也。是以吾人以爲整理西北，當自甘肅入手。而整理甘肅，實不能不瞭然於甘肅環境之特殊。

今者統一成功，中央亦以西北爲念，迭任大員，從事整刷。倘能從此和平有望，西北鞏固，受國家負托者，能爲民族着眼，爲人民計算，是吾人所竭誠歡迎也。

(一)勿師過去治甘者之故技，以挑撥回漢人民之感情，而冀自己地位之鞏固！須知真正為國家為人民作事者，其地位固不鞏固而自鞏固也。若計謀為個人，則欲事鞏固，亦取滅有道，籌思集慮，終無補益。而遺禍民族，造災人民，其生生世世，永為中華民族之罪人矣。

(二)培建設之基礎，恢復人民元氣！天災與人禍，甘民之生活早告破產。為建設西北，鞏固邊圍，第一當先恢復人民元氣。其道有四：

(1)禁絕鴉片！鴉片之違法毒民，已勿再言。而甘肅近數年來，人民雖飢餓頻死，政府仍強迫其種植。造成酷災，此亦一大原因。故今後為政者之是否為民，吾人將以禁否鴉片為卜。

(2)剿除土匪！甘肅天災重，人禍更重。如隴南巨匪馬廷賢，屠城燒村，至今未已。故治甘者，為謀統一全省，安定社會，使人民無意外之恐怖，安居樂業，漸圖復元，則剿匪實唯一重大之工作。

(3)編制省軍！甘肅因騷擾災逼，民軍之起，為數甚夥。故維持省防，保安地方，現在本省之軍旅，已足夠用；加之人民生活之破產，其負擔勢難再增。是以今後政治當在官民分

治之原則下，編制現在本省之紀律嚴明之軍旅，維持本省治安。

(4) 整理財政！肅甘財政之紊亂，實亦人民破產最大原因之一。過去統治者，有置若罔聞，而一任自然者；有借名圖私，乘機自肥者，其結果紙幣完全失其信用，而現貨又俱入於統治者之私囊，商市幾完全停閉。故負責治甘者，整理財政，實其一大難關，非有專學碩籌，難期有緒。然紊亂之由，勿自政府；負責之初，即晉爲民，實亦不難解決之問題也。

前者之言。希望其勿爲甘人遺禍；而後者略舉一二治甘之重大問題。爲參考，謂供獻，卽曰希望，以民主國家之國民，亦不能謂之過奢也。

至人的問題，凡爲三民主義之信徒，而能培植民主勢力，消除甘民災禍，具遠大之眼光，樹邊圉之基礎者，吾人非狹義的封建思想者，必與以熱誠之歡迎。要之其自爲之也。

希望中的邵力子主席

▲願祝同使甘民失望

▲嚴爾艾使甘民痛恨

▲希望邵主席慰望解痛

珊瑚其來的邵力子主席，畢竟於昨日由洛陽赴任蒞眷了。在無政府狀態中生活着的甘肅人民，總算得到了一點安慰。倘此消息為確實的，記者當亦為甘民賀，為故鄉慶。無政府的狀態實在再不敢延長一日的啊。

甘肅自十七年以來，即入於混亂狀態，不過還有個政府。雖然這政府和一般的政府一樣，厭榨剝削人民，但在治安上還能負起責任來。如導河匪起，政府便不能不理，開軍隊去勦。自後國民軍退出西北，甘肅便成了幾個小軍頭的逐鹿之的。結果是馬鴻賓底因緣深，遂得了主席。我們想，馬氏是地方的人，長了主席，總會給地方做點事。不料馬氏乃一長者，能薄識淺，還想取巧，落底是自己被禁不說，將甘肅社會，更鬧到不可收拾。

說到省政，從馬氏掌政起才成了無政府狀態。他在台的時候，所謂省政府便只管着皋榆兩縣。各縣的軍隊不能調遷，連各縣的縣長也不能過問。股匪坐大，終羅其禍，到他一下台，便連名義上的省政府也不見了。

說到土匪，馬氏取了化大編小的政策，以他那樣的能力識見，這政策是失敗的。所以結果大股土匪，並莫被他分化了，而編了幾股莫用的小匪，實際上還是不能指用，更使匪胆壯熾，無所顧忌的屠擾人民，而自己落了個通匪的罪名。

說到財政，更顯出馬氏的無能與見小，他忘掉自己的地位，在人民生計困難，財政混亂無方的時候，竟以票洋現洋的兌換上，假着整理的名義，檢起小便宜來。這小便宜便苦害了甘肅的商人，甘肅人民的生存經濟。

其他教育，禁煙，拯災，等等，更談不到，只見一天比一天糟。這算貽誤了全甘人民，也就貽誤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

所以政變一起，全甘局面，便現出不可收拾之象。教育，救災，禁煙，整理財政，這些關乎人民百年生計的政治再談不到了。以暴易暴，野心的政客小軍閥將已失了全省重心的關

州佔據，而各地的小股土匪，更是乘機結夥，橫行跳梁，大股土匪，無所顧忌的屠城殺人。內裏既然爛成這樣，自然爲週圍的外力造機會。這結果是川軍進兵隴南，陝軍平亂入關。

川軍的進兵，不待說是搶地盤，他們擊上吊民伐罪，剿除馬匪（廷賢）的旗幟，試問他們又好過馬廷賢幾許？有這樣仁心救馬廷賢屠宰下的人民，何不先解放自己壓榨下的百姓？但釀子壞了，怎不生虫呢？川軍入甘，實是甘肅人民的又一禍害，而甘肅連一負全省政治責任的政府也沒有，只好忍痛罷了。

陝軍的入甘，比較上是有名義的，但甘肅再不能有外軍增加，甘肅人民再不能負擔大批軍費，這是事實。陝軍能愛護隣省人民，靖亂除暴是我們歡迎的，不過我們希望在靖亂除暴之後，應將甘省自有勢力，揀良好的培植整頓，使負本省治安。綏靖軍旅，調回原防，仍負原責，以減甘民負擔。同時速請中央選任能員，負責甘政。所謂樹德務滋，想綏亂隣軍，必有以符應甘民殷望的。

這裏我們以純民意的立場，先爲首途赴甘，鞏固西北的邵力子氏虔誠的供獻點民意：
甘肅政治之所以失常，社會之所以混亂，空前之天災固爲一大原因，而政府施政害民，

增加人民不能負擔之負擔，實爲最主要之原因。天災人禍，頻加疊逼，在無法逃生之時，人民祇有去做土匪。所以今日要使甘肅政治上規道，社會恢復秩序，當前之務，要算剿匪，如馬廷賢之類不翦除，甘肅當然莫有太平的希望。但勦匪收功，第一先得減少造匪機會。使不在匪區人民，得生活安定，負擔減輕。苛捐雜稅，不待說要免除，就是正規收入，爲恢復大災難後的人民元氣，也不能不想法減除一二，使人民得一轉氣的機會。

禁煙是關乎國家法令，中央威信的，在地瘠民貧的甘肅，更當雷厲風行，首先實行。況當此全國民食問題嚴重之秋，尤其大災難後之甘肅，更當生產食糧以復元氣，實爲施政者首要之圖。

欲穩定甘肅之社會，恢復甘民之元氣，其與勦匪禁煙並重之政，要爲整理財政。實際上甘肅財政，並不比外省紊亂，而所以成問題者，僅一紙幣失信所造成。甘肅紙幣，惟國民軍在時所發之西北銀行鈔票一種，在甘數目，亦不過鉅。因遂政治而失信用，致因壅流通，社會經濟驟失其週轉。再加之國民軍走後之局勢，未得一補救機會，延拖今日，乃成一重大問題，故誠心整頓，實不費若何大力，能否收功，要在看負責者之眼光和居心如何而已。

以上剿匪，禁煙，整理財政三政，吾民對邵力子主席蒞新負責的第一步希望，也可說是基礎的希望。想以名記者出身，北伐以來，又負中央重責，領袖羣倫的邵先生，必能以創辦民國日報覺悟的精神，來整頓甘肅政治，拯慰甘肅人民。

願祝同使甘民失望，嚴爾艾馬文車使甘民痛恨，這都是有關中央誠信的。現在全看邵先生的設施，能否慰望解痛，振起甘民對中央的信任來？民衆的熱望，當然不會是祇掛主席銜的一個空頭主席了。

一一，二，一五。

開發西北之初步工程

自東北淪亡，國都遷洛，國人之目光，爲之一移，久無人過問之西北，竟喧騰塵上，而謀開發。甘肅者國防之重鎮，西北之首府也。負甘肅政治軍事之邵鄧二氏及各省委，適於此時入甘，甯非政府開發西北之第一表示？吾人爲久苦無政府狀態下之甘民慶，更爲整個民族前途慶。

甘肅接蒙藏而通新康，加之甯夏青海之聯翼，其治亂定變，俱關西北大局。故欲鞏固西北國防，必先穩定甘肅治安，欲開發西北富源，必先自甘肅入手。然而，現在之甘肅，果何如耶？政治混亂，軍匪擾攘，民生憔悴，經濟破產，此而言國防，此而言開發，難乎其爲謀國也！當此邵鄧及諸省委入甘之初，吾人敢掬愚忱，一談甘病，而爲所以投藥，以樹開發之基，而謀鞏固之策。

甘肅之主政爲多兵，加之所謂兵者，又半爲匪性。以致政治雜期統一，社會秩序，因之破碎不堪。直至今日，又加無數外來之兵，前途更不堪涉想矣。況甘肅乃旱荒七年之省份，

自民十五以來，人民既無以養生，原有軍隊，已成贅瘤，安敢再加！而事實上竟有加無已，雖不遭荒，亦成巨災，則民生不憔悴，經濟不破產，其能得乎？故鴉片之迫種也，捐稅之苛重也，莫非由於兵多。

其次卽爲種烟。鴉片乃國家所嚴禁，其關係於民族前途者固不待言，而國際定有例條，其牽涉非渺，乃過去及現在之統治者，竟因飽囊養兵，迫民種植。爲年收二千萬元之烟款，民命國運，概置不問，是謂黨治下之政府云云，良可慨也。

其二爲金融之混亂。其混亂之最大原因，爲紙幣失其應用。一元鈔票，竟跌至半角，而現全又爲過去之握政者搜括淨盡，金融自現出混亂與貧瘡。商市停頓，經濟破產，乃必然之結果也。

其四爲捐稅之苛重。租稅固爲人民所應納，捐款在今日之國家情況，亦難期其完全豁免。然而過份之苛捐雜稅，有非人民所能負擔者，政府實無理由強迫人民繳納也。甘肅過去無政府，生殺之權，操之軍人，其眼中中國無國法人民也。因此強迫人民枯骨涸髓亦難繳納之稅捐，例如隴南，最近尙收馬匪延賢已收過二十一年以前之餉款，人民尙富，亦何堪此，况

甘民連遭七年荒旱兵匪之大劫者乎？

其五爲教育之停頓。教育乃關民族之命脈，國家之前途。而甘肅自民十五以來，因災荒土匪之搔擾，全省教育，完全停頓。全省收入，不分肥於軍頭，即吞入於臟囊，人民無力，惟有使學校關門，教員捋腹，一至今日，省城學校亦相繼閉門，甯不痛心！

以上五症，俱人禍也。過去甘災之奇重，可知來自天者少，而人爲者占其十九。故吾人希望於邵鄧二氏及諸省委者：

(一)遷客軍歸原防，編較良之主軍負省防！

(二)嚴禁鴉片之種植，嚴懲迫民種煙之官吏！

(三)整理財政，開不害民之源，節見實効之流！提高紙幣信用，穩定社會經濟！

(四)免除人民不能負擔之苛捐雜稅！

(五)充足教育經費，恢復原有學校！

以上固未敢望積極之建設，只就消極的解除，其有造於甘民與西北者，實深且大也。開發西北，此其肇始，吾人謹掬虔誠，祝此初步工程之完成。

五八

四、二六〇

波及青海之康藏糾紛

多難的家邦，一切致死的症候，都暴發在一時了。東北淪陷了；上海遭燬了，西南還在自殺火併，一切天災中最烈的水旱風寇都降臨着。而所謂康藏事件者，也恰在這時似湊熱鬧般的發生了。生在這時代的人民，真有的在狂風暴雨的夜裏坐着漏水的船，遠航無涯之海的感慨。

康藏事件在表面上看去很簡單，如劉文輝的電報：「查西藏轄境廿牧縣屬，達吉白利兩喇嘛寺因爭產細故，發生糾葛……」那爲甚麼一直鬧到藏兵，「大舉進犯攻佔廿牧，復陷瞻化……」以致波及到青海呢？這些原因在公式的官書裏，有關係人員的言談裏，我門找不到真確的理由，邊地的消息歷來是誑僞偏造，因爲沒關係者知之不深，而有關係者，都不能不原諒他的苦衷。

因此我們對於此次事件的起因與背因，不能不做一純客觀的探討。在我們的觀察，這次事件之起因有二：

(一)政治設施，祇在剝削。對於邊地各省，中央未嘗直接過問。西康從鼎革以來。就制轄在四川軍人的手裏。正如劉曼卿女士的談話：「歷年來劉文輝的軍隊，對西康人民，不在福利上作想，該地人民，因為語言文字……種種與漢人不同，所以軍隊怎樣蹂躪他們，西康人民，只好像啞子吃黃連，苦壓在心裏。」……而近來又高唱什麼建設，借了口實、加緊的剝削，自然而然激起了康人的不可抑壓的反抗怒潮了。

(二)達賴班禪的失和，各謀利用。這我們看兩方代表的筆墨戰，就可以明白了。班禪代表上行政院書中有這一段：「……乃達賴喇嘛割據西藏，心猶未足，籍達(吉)白(利)細故，挑起康藏鬥爭，一估甘孜，再佔瞻化，迄未解決。近復分兵青海，進據蘇囊，無端啓衅，侵略邊省，……」而達賴代表上蒙藏委員會書中，却說：「……至於康藏糾紛，本係川藏地方爭執，且肇自川啓，證據確鑿，自非中央派遣熟悉邊情之公正大員，不能和平解決」。從兩方面的表白看，這所謂康藏糾紛者，實際上就是班禪和達賴的糾紛。這次事件的發生，不能不說以他二人為背景。

現在我們明白，所謂達白事件，只不過是近因，是導火線。若是沒有達白的糾紛，這種

變亂，也會借了其他的原因而發生的。但一切紛爭的開端與擴大，實各有其原因。此次事件在其背景上確實不能免掉，而發生之後，處置得當，也不會如此擴大。乃地方負責者之昏瞶，與中央之不明邊情，一誤再誤，竟致牽動西南西北大局。聽着每天傳來的消息，局面日見其嚴重，糾紛愈形擴大，而中央處置，尙無方策，真使人有盲人瞎馬，黃昏撲索之概。一任如此，明顯的看出，西藏又將繼東北外蒙，將非我有了。

我們已經探討出了這次事件的原因與背景，那麼解決之道，當然不能魯莽從事。這裏就我們的所見，供獻出點意見：

(一)和平進行，即速停戰。劉文輝之兵力，是否可以抗藏，實一問題。即謂可能，其結果也不過在漢藏間更增一番仇恨而已。對於國家，並無補益。故應即速停戰，和平解決。達賴班禪，內地各有代表，足為和平解決之有力的幫助。

(二)調解達賴班禪間，誤會。此為釜底抽薪之策，達賴班禪之誤會，起自糾紛，而其所以反目仇視，愈演愈烈者，實由左右之互不諒解。中央應即公平待遇，兩無偏袒，而使其忘私從公，以國家安危為前提，則不僅此次糾紛，圓滿解決，即西藏問題，也從此再無波折可

生。

(三)侵地問題，軍興以來，西藏失去甘肅各地，青海陷落玉樹諸區，中央應和平交涉，先使青康恢復元狀，各有代表在京，固未至非兵戎相見不可也。

不然仍一意執拗，使惹起藏民反感之軍人，更增權益，負解決此次事件之專責，以不可恃之武力，抱爭伐之絕心，褊袒一方，拒絕來者；其將來結果，用不着我們再說了。

評論

政治

對甘肅視察員進一言

少青

自民國成立以來，甘肅歷爲封建軍閥所盤據，其政治之黑暗，人民之痛苦，非外人所能想見。此次軍閥消滅，全國統一，中央爲謀徹底整理西北，特派諸君前往視察，其責任之重大，可以想見。諸君不避艱苦，歷數月之風塵，安抵甘境，此吾人至深感謝者也，亦全甘民衆至歡迎者也。

吾人以爲視察甘肅，應注意者有四：以甘肅地處邊陲，居民複雜，所有一切情形，較諸普通各省自有不同，絕不能以視察他省之眼光視察甘肅。應認識特殊之環境，此其應注意者一也。

甘肅連年天災人禍，災情之巨，死人之多，誠開歷史之新紀元。然遭害者各地輕重不同，絕不能以一二城市爲代表，應深入各地，切實觀察，始能收實況之効，否則不免有混淆不確之病，此其應注意者二也。

諸君此次蒞甘，不免與官僚政客接觸，彼輩之言語，僞多實少，或蒙蔽事實相欺，或以無稽相告，遂離恍惚，委婉動聽，此類流言，最易惑人，切勿輕信，此其應注意者三也。

應切實觀察甘肅癥瘕之所在，急急謀救濟之策，迅報中央，以備採納，此其應注意者四也。

以上諸端，吾人以爲觀察甘肅者必當注意，故抒管見謹獻於諸視察員之前。

誰負其責？

有責

最近據友人來函及津滬京漢各埠報載，知甘肅政局，每况愈下，令人實難度默。在一月以前，陝西潰軍楊萬青部，進佔甘肅固原縣，俘虜黃得貴，地方人民遭其塗炭者，較之甘肅本有土匪爲更甚。茲又據天津大公報三月二十七日所載，「楊萬青現在固原，黃得貴乃被擄，張應坤佔靜雷，與黃部李順深陳德成二旅，卽固原海原隆德靜雷莊浪等六縣民團，成崎角勢，對峙多日，時有接觸……：……：……：一般觀察，此事苦無相當解決，則導河屠殺慘劇，恐將不免再演於隴東」等語；可知甘肅隴東局面，卽有陷入混亂狀態之勢。在隴南方面，因馬廷賢部隊，內部自訌，於是川軍田頌堯部稅某旅長，驅逐馬廷賢，佔領隴南數縣，意圖更進；而馬廷賢亦時反攻，但直至現時，仍無進展，同時在徽縣方面，於二月間，被陝西土匪佔據。據友人來信，姦淫擄掠，無以復加，全縣人民，多逃至山谷無人之地，希圖殘喘，至於甘肅其他部份，亦皆土匪徧地。以上所述，乃甘肅最近之政局，早在吾人意料之中，今果不幸而言中，實非吾人之所願也。然何以致此境地，誰人應負責任，今後若不設法將又如何，

茲請述之！

六六

在去歲戰事結束以後，四中全會開會之時，吾人即希望中央早日解決甘肅政局，以免日後紛亂，而中央對於甘肅，亦有徹底解決表示，並謂將派遣顧祝同師入甘，坐鎮一切。當時甘肅民軍，皆停止戰爭，聽候中央解決，顧帥若能即時入甘，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乃遲至現在，未見開拔，以故馬廷賢內訌，而川軍乘機以入；甄士仁槍斃，陝匪又被迫竄甘，人民痛苦再無以復加矣。所以致此，固由於馬廷賢之無力抵抗，而其最大原因，由於顧師遲遲不前有以致之。或謂顧師不即時入甘者，一則由於天氣寒冷，二則由於交通不便，長途行軍，頗多不便，須充分準備，始克成行，此說自一節理由，然不能以此有爲藉口也。因交通不便，雖係事實，然試問西北軍以往作戰，何以能如此靈捷耶，如以交通不便，實不能爲唯一之理由，至天氣寒冷一層，更不成問題，顧帥軍隊，乃革命軍人，軍人應該不知怕死爲何事，而况怕冷乎？故所謂交通不便，氣寒冷云云，皆藉口之詞，而非真情所任也。中央對於西北尤其甘肅，於短時間內，若尚不能具體解決，派兵入甘，吾知甘肅政局，將從此不可收拾矣。爲吾人戒也。在去年西北軍領有甘肅時，甘肅人民所受之痛苦，吾人可責之西北軍，

現在甘肅已受中央直轄，而仍處於水火之中，不能自拔，中央政府，尤其顧師實不能辭極拯之責。吾人即退一步，將人民痛苦置於度外，就國防言，就全國治安計，解決甘肅問題，已成目前刻不容緩之事實，不知中央以為如何？負責整頓西北之軍政當局，又以為何如？

究

代表？

哲憫

現在大概「代表」這個東西是很走「時運」的，像我們鄙處西北的「東三省」，近來也亂起雲湧的，代表之多，不得開交。「甘肅什麼什麼的代表」，「陝西什麼什麼的代表」，「青海什麼什麼的代表」，這樣堂皇的直銜名片，倒處衝倒我們的眼簾裏。大概這也是京華道上必然的現象，不過我們也不能不佩服有這麼多為家鄉辦事的人。這怕應了旁省人的話：「老甘兒活來了啊」！

我們為觀察有系統起見，把現在的代表分成三類：

- (一) 呼籲求賑代表
- (二) 軍政代表
- (三) 代表的代表

或許還有其他的代表，但我們覺得有這樣三類也就夠了，因為他們能夠熱心，滿抱著為地方辦事的熱忱。雖然熱心倒怎樣的程度？事辦到有如何的成績？後面可以使我们知道，但

只少總教旁人知道三省的人還莫死盡，還能派（？）出這麼大批的漂亮代表來！這也夠使我們滿意了。

爲了使家鄉的父老兄弟們明瞭代表們的功績，我想將上列三類的代表，分別的分析分析，但這最善意的，就是代表們看見了，也千萬沒着氣！想來也不致於，因爲做代表的，糊塗虫總比較的少，或許說沒有。

所謂「呼籲求賑的代表」，有人也稱之謂「災民代表」。既然是災民代表，他本身必先是災民。因此代表之來，最切的希望，第一步先使他脫離「災民」的苦海。那麼我們的代表，在初展神手時，就很漂亮的做到了。證據大家都知道，代表們來時連帽子也有莫帶的，而回去時不是鑲了滿口金牙？就不鑲金牙，你看也吃得滿肥的，說話便大不像從前，裝腔做勢，夠神氣的。有的是辦公費（？），車馬費……費，肥還成問題？只要有肥的吃，還怕不肥嗎？至於他所代表的災民怎樣的問題，那是第二步。大概代表，已是「肥頭大耳朵」，想來災民也不會成問題的罷？

關於軍政的代表，我們也是百萬分的欽佩。第一天太平了，他們能將師長委員們的功

勞報告給政府；第二他們能談冠冕堂皇的話；像人民負擔如何輕，秩序如何好，亦可夜不閉戶，更可高枕安寢等等。雖然家鄉是在人吃人，土匪洗城，但你不能說代表是說假話，因為代表們久居衙門，眼睛雖有，也無緣看見的。不然像某代表的青海出大米水菸的談話，也夠使人笑掉門牙了。好在人家代表的只是師長和委員，其他隨便說說，關嗎緊？第三……總之他們乖漂亮，他們可以代表省政府，而出賣老百姓。他們可以代表師長，而出賣兵士。他能達到他來京的目的，大的不說，至少給他底少爺掙下個飯鍋（如某代表所說：「我真不願當這代表，不過有兩個犬子還在讀書，不能不弄點錢」。）這怎能不使我們欽佩呢？

所謂代表底代表者，就是他代表的就是他自己，不論他假着怎樣堂皇的名義。他們久住上海，慣過「槓客生涯」，他們住棧房不掏錢，吃飯不掏錢，有一張說得你心花怒放的嘴，而你找不見他底面孔長在那兒。他們會看風頭，慣乘機會。於是三省代表，紛紛來京的風頭裏，他們便乘起飛機，扮起上場的丑角來。他們做的比上面兩種還漂亮，派頭也來得大，雖然某一時露出些馬脚，但不少都是「撈一把」滿載而歸的。據聞國民政府近因這種代表太多，已明令各機關（如蒙委會）嚴厲審察。但一點關係也莫有，這種代表，原就學會這一套應

急辦法，他們學會的是「人格變幻術」。此路不通，他道又開，反正有的是嘴，而也只會的是噴。

現在我們總算有點認識了：我們三省有着怎樣一羣代表。固然不能關這羣裏的，不能說沒有，像真心的求賑，爲三省人民說話，爲三省軍政問題努力解決的這樣的代表。但很少很少。

雖然是民主國家，可惜一生在三省，便談不到什麼了。他們（三省人民）在那裏賣兒賣女，吃土塊，吃死屍……而在京有大談「人民生活豐裕」的代表；他們賣盡家產，拮斷脊骨的在納捐上稅，在京裏却有大談「人民負擔甚輕」的代表。代表政府的不知道省委是誰；代表軍事的不知軍隊的數目，……像這樣的代表，我們能容忍他招搖橫行嗎？三省的父老，三省的軍政當局，你們是不是除了這一羣再沒有做代表的人？而這些只爲了肚子的「飯桶代表」啊，你們真以爲甘肅人民可欺嗎？說句亮話：「大家郵警醒點」！也有張着口，睜着眼睛，伸起手的人呢！

主席夢

少青

甯夏連年天災人禍，未見當局發一乞賑之電；亦未見當地人士向外表明災情之真相。今當民不聊生，危險萬狀之秋，忽有私函公牘來往於京甯間，吾人以爲不顧民命久已彌化之甯夏當局，翻然醒悟，爲子遺之民而呼救。實則與吾人所想像者大相背謬！此無他，卽馬福壽之公開活動主席是也。茲覓得函電各一節錄如下：

甯夏民政廳賀某致國民會議甯夏任代表函云：「……現甯夏各界電請中央政府任命馬民政廳長爲甯夏主席敬上（卽指馬氏）特囑請兄與各代表竭力維持……」

又鄭萬福致國民會議甯夏代表電云：「南京國民會議甯夏商工學農賑濟趙宋任董馬賈代表同鑒甯夏災險環生請委馬福壽代理主席就近拯救在案敬祈諸公大會提議維持電復鄭萬福等廿四人齊叩」

以上二則，前者出於馬氏之意（因馬氏不識字故託賀某代筆），後者爲僚屬等之獻媚，由此可見馬氏夢想主席之心真切矣！

據吾人視察之結果，馬氏此舉，不能無因，其所以有此迷夢者，不外下列各種原因：

(1) 甯夏僻藉西北中央有鞭長莫及之勢，(2) 有勢可依(3) 欲造成家族世襲制度(4) 因主席位虛懸有機可乘，(5) 爲滿足「升官發財」之迷夢，因之利用一般劣紳政客，函電交發，以求其迷夢之實現。

馬氏爲一兵弁出身，既無學識，又乏能力；於黨之認識毫無，於政治之經驗更談不到。弟處姪之力，將在暗無天日之甯夏，非法掌民廳之識，尙以爲不足，乃乘此主席地位虛懸之機會，代表入京之際，以貪婪無厭的心理，向各方接洽，想過主席之癮，豈不知寧夏爲中國之一部，並非任何人之私土；主席爲國家之一種官職，亦非誰人之所有物，當此全國統一，中央極謀澄清吏治整頓西北之際，對於西北各省主席人選，異常慎重，非於黨國著有勳績及有充分學識者，決不任用。馬氏不知此種情形，想以爲「朝裏有人好坐官」，乃大施其活動，結果徒成一場空夢！

查馬氏欲當主席最大之目的在「發財」欲實現此目的，應即發奮有爲，補充缺點，愛護人民，維持治安，但事實上既不如此，又不可能，徒靠親友僚屬之活動，絕難達到目的。反

不如多開幾所飯館之爲愈。（因馬氏在甯夏現已開有飯館數處）不知馬氏以爲然否？

至於馬氏僚屬鄭萬福等，只知爲自身求幸福，謀權位，置甯夏同胞生命財產於不顧，假藉名義，蒙蔽中央，電促甯夏代表，提出國民會議，任馬氏爲主席，此種稍具學識，敬人心者，絕不出此，若輩以吾言之如何？

444

休矣！嚴爾艾！

俠

人之昧良無恥，以至嚴爾艾者，可謂極矣。負中央使命，而庇匪惡；名爲視察，而受賄蒙報；其罪在天理，在人情，在國法，實再無可追也。

馬廷賢匪部之蹂躪甘民，屠殺甘民，此不僅國人所洞曉，卽於國外亦有華洋義賑等會之報告，引之爲奇談慘聞。隴鐘三期於質疑嚴爾艾一文，亦備述之矣。茲再總括統計：（一）十七十八兩年秦安全縣被馬廷賢馬仲英二部屠殺兩次，共計死傷人民二千餘人。（二）十八年九月十月間，平番永昌兩縣被馬廷勤、馬廷賢之兄慘殺居民共二千三百餘人。（三）十八年秋通下武山伏羌等縣，被馬應彪王占林韓進祿（俱馬廷賢部屬）等燒殺十七八次，共死人民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四）十八年七月馬廷賢馬仲英馬廷勤三部圍殺全縣，城中居民，無一幸免。（五）十九年四月馬廷賢攻破天水，屍死居民共七千六百四十餘人。（六）十九年九月禮縣城被馬廷賢部王占林韓進祿圍殺，計死人民萬四千五百九十餘人。（七）十九年四月後，隴南十四縣全被馬匪廷賢佔領，迄今仍復盤據。自十七年至今，屠殺民衆逾十萬人以上，逼奸婦女至於

死者，達數千人；擄掠婦女幼童，供其縱情取樂者，更不知其數。而其殺屠奸污的方法之慘酷，實不忍筆述。

然而中央之視察員嚴爾艾至矣，其報告曰：「……：馬部軍紀嚴肅，決無屠殺不法等情。……：二十萬(?)白幌幌之老人頭，其神効功能竟有如此之偉大！中央之威信，人民之痛苦云云，早已飛上九霄，蓋白光射睛，嚴爾艾之神經早恍恍矣。」

吾人以爲馬匪既可「以錢使得鬼推磨」，嚴爾艾亦大可銷聲匿迹，飽享一世贓物矣，雖出蘭州時狼狽得可憐，不意天水城之赫赫雄威，竟又徹向革命政府之首都，大登其啓事曰：

「啓者前以隴南久苦紛亂民痛達極爾艾奉令視察會將久苦地方之馬廷賢部按槍縮編爲騎兵共七團汰劣留善取消師旅長名義交還民財政中間備嘗艱險地方人民始告安靖豈馮系餘孽與素稱反回眼鏡之士劣不滿中央收撫給予名義乃藉漏落字句之電文斷章摘句以爲攻讐而查原稿所謂軍紀嚴肅無屠殺絕對的係指最近說彼等竟任意顛倒是非忘造黑白迭在大公報亂吠罔遂奸謀其有意造作原不值一顧嗚呼艾奉令回京行止均有電呈離蘭時馬主席及各軍政機關領袖均在東郊外衛送而該輩豈稱晝夜逃走不知去向卑劣惡毒愈不足道誠恐

遠道親友關懷（編者按：馬廷賢必甚關懷。）因略述梗概至爾艾奉職無狀引起反感有招姚
詛業經另文呈請查辦見知見罪所不敢辭（在京候命也此啓）（見二〇，六，二一，中央
日報二張二版）

此亦無怪隴南綏靖指揮馬廷賢，指揮劉子燧囉，綏靖隴南十四縣之無人過問的民衆。
雖作者草此文時通渭武山各縣之人民顛頭破腹，鬼哭神號，而馬廷賢之名正言順，職責所在，
誰敢曰「不宜」？

關於上舉啓事，吾人學言嵩衛，亦可「不值一顧」，無乃是非顛倒，黑白忘造，口欲不
言，心實難忍，爲人間存一分正義，爲社會保一分真實，吾人實不能不稍引證，辯析。至謂
「嫉誣」，實不敢言，若謂「圖遂奸謀，有意造作」，「愈不足道」。蓋嚴爾艾夠不上吹得
這樣大，而作者原係馮道迫逃之一青年，「徐孽」，「反回」「土劣」云云，更覺「亂吠」
，「卑劣」而已也。

吾言之前，先爲讀者介紹一段蘭州通訊：

『……………這裏嚴爾艾鬧了個糟，因爲要良心上過得去——他老人家把馬廷賢的錢吃了

個幾十萬，所以不能不給他說兩句好話。豈知在蘭州馬上就引起人的反感，質問污罵，四月八日五泉山上的廟門上把「嚴爾艾是馬廷賢的令郎」的標語粘了個一場糊塗。加以這種風潮發生，馬文車諸先生又沒有理，說一句「概未與聞」（見四月廿肅民國日報）嚴爾艾孤單的很危險。氣憤不過，拿手槍去打馬文車，好在沒有打上，也再沒發生枝外的節子。現在嚴爾艾竟爾走開了，說是奉顧主任的電命，回潼關報告此間軍政各情。……」

觀此通訊，嚴爾艾實「中間備嘗艱險」矣。所幸嚴大視察員能於此艱險中逃得出來，吾人實爲彼重頰頰，白幌幌之腰包慶。

吾人統觀其啓事，自始至終：「我功人罪」。故雖「奉職無狀」而原由「嫉妬」。其意若曰：馬廷賢可以成數十萬屠殺無辜民衆，我嚴爾艾可以受馬廷賢數十萬老人頭，而汝甘人不能置一詞，不然汝卽爲「餘孽」「土劣」及「載反回眼鏡者」。此爲嚴視察員之新式邏輯，使怕戴帽子者，望之而卻步也，吾人不能不欽佩嚴爾艾之機敏才幹。

嚴氏亦知「隴南久苦紛亂，民痛達極。」亦知馬廷賢「久苦地方人民」；然則何以

有四月十六日由總部露佈匪電文？若謂各報所登之該電，「漏落字句」，何遲遲至今，無一字更正？是不諦默認其爲真確，尙何置喙？吾人卽退一步言：認四月十六日各報所登之電文爲漏落字句，嚴爾艾宏才機巧，能於「馬部軍紀嚴肅，決無屠殺不法等情」：「上加以」絕對的係指最近說」。事實勝於理論，「最近」云者，二十年五月六月甚至七月，嚴爾艾總可破顏歡稱曰「是」矣？然則何以吾人於六月以來，於隴南間日所來之通訊：通渭武山各縣，仍受十八十九年來之酷劫？馬廷賢之間樓何以猶存？人民之無辜殺害，何以直至今日今時，未嘗稍止？卽所謂「軍紀嚴肅無屠殺」之最近說云？欺人乎？欺天乎？要知一人之手，不能遮盡天下人之耳目也。

據蘭州通訊報告嚴爾艾視察隴南經過：

『（一）嚴爾艾視察隴南，道經隴西，聞馬廷賢粗野慄悍不敢前去，意欲返蘭。馬廷賢聞知，乃派匪參謀馬某，駝黃金及貴重什物數駝，前來迎迓，嚴卽南下。而迎迓匪軍，沿途焚殺奸掠，嚴均置若罔聞。

（二）馬廷賢聞嚴爾艾南下，卽向各縣攤派重款，名曰招待費（出有正式布告），每縣十萬

。隴南十四縣，共派一百餘萬。及嚴到後，藉編遣爲名，又攤派重款一百餘萬，名曰編遣費（亦有正式布告）。嚴之一行，隴南民衆，竟負三百餘萬之巨款。是爲視察民衆疾苦也？抑前往敲剝民髓也？誠令人百思莫解。

（三）嚴爾艾到隴南後，只駐天水城內，所有災區，如禮縣等處，概未前往。惟日與馬廷賢週旋，籌商欺蒙中央之辦法。尤可怪者，匪在城關任意奸烤搶掠，每日斃人以數十計（匪首馬廷賢與視察員嚴爾艾所在之天水如此，其他縣城可以想見。）而密報嚴爾艾，嚴均置之不理，若無其事者然。

（四）馬廷賢自知罪惡滔天，法所難容，除送嚴爾艾以鹿茸麝香，羔皮等物及貴重物品外，並送嚴大洋二十萬元，故嚴呈報中央，稱馬軍紀嚴肅，絕無屠殺不法等情。

（五）掠匪部下，所探人民財物婦孺，由隴南運回家中，必取道隴西，而隴西爲魯大昌駐軍所阻，不敢通行。此次嚴爾艾以中央視察員名義，保護匪徒，將所掠隴南民衆之婦女財物，安全運回家中。『……………（詳見甘肅民衆反嚴之快郵代電）』

此爲紀實之通訊，嚴爾艾雖有百口百舌，豈奈自作之孽何？

即於私人方面，在成紀亦有如下之通訊：

『……………還有一點：每個中央的派員一到——如最近之嚴爾艾——臨行時便要拿上成千成萬的路費，這筆費不向人民的血肉中找出，有誰出呢？這是中央對甘民的德義？是恤民救民的真表現……………』

此即代表中央之視察員所「備嘗艱險」高功苦勳！其自身之一切不顧，即中央之威信，亦隨之而毀滅矣，天下痛憤事，甯有過於此者？

吾人信革命之中央，國民之政府，決不能使此種喪心病狂，無良無恥之民賊存在。頃盡監察院已提出彈劾，呈國府撤職從嚴懲處，原呈如下：

『呈為依法提出被彈劾人，請交付懲戒事：案據監察委員劉莪菁，邵鴻基，田炯錦呈稱：「查四月十六日各報登載，甘肅視察員嚴爾艾，電呈蔣總司令稱：馬廷賢極納善言，以馬部軍紀嚴肅，決無屠殺不法等情。查馬匪廷賢，自盤居甘肅南部以來，屠殺民衆逾十萬人以上，逼姦婦女以至於死者，數達千人；擄虜婦女，供其縱情取樂者，不計其數。即去歲攻破禮縣一役，將全城三萬餘人，不分老幼，一律殺盡，演成空前罕有之浩劫，其罪浮於李自

成。張獻忠。凡屬人類，能不切齒痛恨？刻下甘肅人民留京者，達數百人，試一詢其家族，在馬匪盤據各縣勢力範圍之內者，孰未遭其蹂躪？中央以甘肅避處西陲；消息阻隔，故派嚴爾艾等入甘視察，藉明真相。該視察員之報告，關係甘肅數百萬人民之生命與安全，應者何認真查詢，以屬中央屬望之至意！乃不知嚴爾艾居何心肝，持何見地，意欲一手遮天，將匪屠殺甘人之事實，一筆抹殺；且謂軍紀嚴肅絕無屠殺不法等情。實屬玩視職守，顛倒是非，若非受馬匪重利之誘惑，何至喪心病狂若斯？苟不與以撤懲，則以後甘肅民衆，將因受視察員之蒙蔽，痛苦無由申訴，而中央亦難免以不得真相。賞罰失當，大失邊陲人民之信仰。爲以謹依法提出彈劾，請將該視察員嚴爾艾，撤職究辦！至馬廷賢因係土匪，不受法律之保證與制裁，應請中央早定處置之辦法，以解甘肅民衆之倒懸！茲檢同甘肅隴南難民泣告全國父老兄弟姊妹書一件，逐一考查，均屬實在。隨文呈閱，藉茲參考等由。當經指派監委員劉三，奇子俊，吳忠信審查去後，嗣據呈報稱：奉交劉莪善，卻鴻基，田炯綸三委員彈劾隴南視察員嚴爾艾，視察失實，受賄蒙報，請將該視察員撤職究辦一案，查馬廷賢盤據甘肅，肆行屠戮，罪匪昭著，通國皆知，政府不忍坐視派嚴爾艾入甘視察，原冀得明真相，拯甘民於水

火之中。乃其電傳報告，適得其反，盛稱馬廷賢軍紀嚴肅，極納善言，於其歷年屠殺情形，絕未一言道及。三等詳加審核，以爲視察員受利誘惑，雖無明證，庇匪黨惡，罪無可辭。自應依法移付懲戒等語。據此理合檢同原附印刷證件，呈請鈞府鑒核施行！再除上項彈劾案外，尚有旅京甘肅民衆王日治等，呈請嚴辦該視察員呈文一件，自應抄送，合併呈明。謹呈」（二〇，七，四，京中各報）

未知嚴爾艾讀後，亦將認之爲「嫉誣」也？「吠」之爲「圖遂奸謀」耶？想堂堂國民政府之監察院諸監察委員，決非「馮系餘孽」與「素載反回眼鏡之士劣」。嚴爾艾將何法自脫？

吾人在此痛憤辯析之餘，唯求：

（一）一致籲請中央，依法懲辦此庇匪害民蒙蔽中央之嚴爾艾！

（二）隴回漢同胞，一致覺悟，協力勦除馬廷賢匪部，勿售奸人挑撥離間！

二〇，七，四，南哀。

打破所謂「均衡之勢」！

愚

我們始終確信：三隴今後的路，除了自立自強而外，別無辦法；而欲達此目的，第一非努力三隴回漢合作不可。所以本刊作者俠君說：『今後倘能使回漢同胞知宗教之真諦，與非回教之同胞，共同提攜，一致團結，以國家爲前提，存共存共榮之心，則革命之完成，中華民族之獨立有待。』馬霄石君說：『我們要明瞭回漢的關係使那種過去的一切誤會汚史，再不要重演在現代的舞台之上……』又青海馬子香氏亦說：『我們經過變亂之後，再不覺悟，仍教唆子孫 互相仇視，圖作報復……使後人死於非命，就我們對不慈後人，給後人落下虧欠……』『化除回漢仇視之觀念，以期數二三十年後，百千萬亂刀下的人命……』可知：『回漢同胞共同提攜』，『一致團結』『回漢親善』『化除回漢仇視觀念』……等口號，實爲三隴目前環境所急需，世界潮流所要求，我們若欲努力三隴今後建設，以求永久之幸福，須亟謀以上口號之實現。此種口號，不但是三隴同胞覺悟的表示，而且是事實所指示，所以天津大公報社評有云『……速自精神上泯回漢之界……對於回籍民族

，宜剴切勸告，滌除一切除舊思想，順應新潮，而盡力於新甘肅之建設……」——大公報六月十七日社評：勉甘青甯三省主席——故吾人以爲欲謀三隴長治久安之計，非努力此項自覺運動不可，數月以來，吾人不惜口敝唇焦，以與三隴同胞及政軍各首領相勸告者以此，事實所示，亦予以相當之安慰；不意於七月十九日首郡民生報載有中央派赴甘肅視察員馬文車氏致第十七路總部駐京代表胡逸民一電，內有：『甘肅漢回雜居，駐軍各不相謀，暫擬利用均衡之勢，維持現狀，促成和平統一……』等語，令人披閱之餘，不勝詫異。馬氏爲維持甘肅現狀之苦心，吾人不能不表示相當感謝，惟馬氏所採政策，與三隴希望，不啻背道而馳，爲三隴前途計，對於馬氏所發表之政策，實有辨駁之必要，作者態度完全出於至誠，想馬氏定不以「狂吠」視之也。

甘肅回漢雜居，風習各異，自有回漢雜居歷史以來，回漢同胞互相殘殺之事，屢見不鮮，所謂『十年一小亂，三十年一大亂』，即可知之，原因雖多，而其最要者，實爲受人利用所致。溯自清代以至現在，歷次統治甘肅者，莫不以利用回漢均衡之勢，以爲漁人得利之妙計，至於民族感情如何融洽，彼此如何合作，彼等從不過問。遠者不論矣，如民十以前之張

廣建，民十以後之陸洪濤，以及最近之國民軍，皆以利用此等政策，而收統治之效。此種政策（？）在統治者視之，固不失為一種得手好戲，但回漢惡感，即因此播種，日趨日甚，遂演成成歷次回漢屠殺事實。且此種政策，往往為一般軍閥官僚所使用，以為彼等鞏固地盤，從中漁利之工具。軍閥官僚，唯個人利益是圖，人民休戚，自非彼等所注意，吾人自不能過於深責，倘使在革命政府之下，仍有此種鄙污之人，意圖自己便利，而利用此種政策時，則吾人不能不加以斥責。馬氏此次發表政策，吾人雖不能必其懷有他意，惟由其電文觀之，實不免有利用回漢界限，圖謀自己便利之嫌，是以首都民生報有『利用回漢均衡之勢，維持現狀』之標題，故馬氏此種政策，頗足滋人懷疑也！

馬氏謂『甘肅回雜居，駐軍各不相謀，擬暫利用均衡之勢，維持現狀，促成和平統一』。所謂『漢回雜居』，自是事實；『駐軍各不相謀』，亦非虛構。惟馬氏『利用均衡之勢，維持現狀』之政策，作者早知其為不可能，在作者草此稿時，京滬各報即載有蘭州雷中田與馬鴻賓二部衝突之消息，果不出吾人意料之外，是知利用均衡之勢，維持現狀，遑論不能和平統一之効，即暫時求一苟延殘喘之計，亦不可得。馬氏亦自知其政策非長久之計，是以

『暫擬』二字，以爲掩飾，豈知馬氏此種政策，早爲事實昭示其不可能矣。馬氏誠欲促成甘肅和平統一，自宜審察甘肅環境，人民要求，促成回漢合作，而誠不宜發表含有挑撥回漢情感，漁人得利之鄙污伎倆之『利用均衡之勢』之政策也！

抑馬氏所謂駐軍各不相謀，所謂均衡之勢，非真正駐軍之不相謀，亦非駐軍間之均衡，事實所示：乃土匪——如馬廷賢——強橫所造成之軍隊與土匪間之均衡之勢。此等土匪日益橫暴，人民遭其殘殺蹂躪，不可終日，若非即刻消滅，人民倒懸，無由能除。馬氏若欲爲甘肅人民着想，應即設法消滅，而不應出以利用手段，維持現狀也。

吾人深信：若欲促成甘肅今後和平統一，惟有回漢一致合作，消滅土匪。而回漢合作，非先打破回漢界限不可，惟回漢合作，始可促成甘肅和平統一，甘肅始有出路，馬氏若欲爲甘肅人民着想，應先從此『回漢合作問題』注意起；而爲馬氏者，既係中央代表，一切言動，自宜慎重從事，以後請勿再輕發主張，致生回漢猜疑，淆亂國人視聽，而失中央之威信也！

茲爲全國人士告者：吾三隴人民，過去受人利用，飽嘗回漢屠殺之苦味矣。吾三隴人民

，現已全體覺悟，努力『回漢合作』、『自強自強』之運動，吾人絕對不能再受他人之利用，造成自相殘殺，而使漁人得利之愚事。凡欲利用吾人以往之缺點者，早可掩旗息鼓，免貽他日污辱矣。而凡同情於吾人此種之自覺運動者，在精神上，務請時加援助，以促成中華民族團結之光榮歷史！

最後欲向三省同胞及軍政首領告者：吾人今後欲求出路，唯有：努力『回漢合作』，『自強自強』之運動，而欲達此目的，須先努力下列二事：

(1) 打破回漢界限：無論回漢，凡為良民，皆為吾所親愛之同胞，推誠團結；如為民仇者，亦無分回漢，共同剷除，如最近馬步芳部之消滅馬仲英，即可為吾人之榜樣。

(2) 打破所謂均衡之勢：為民敵者，共同消滅，絕對不容存在，反之；凡與人民利益一致者，無分回漢，竭誠團結，打破互相猜疑，彼此對峙之『均衡之勢』免為他人所利用。

以上兩點，吾人若能一致努力實現，則吾人所揭穿之『回漢合作』、『自強自強』之主張，即能成爲事實，而欲利用均衡之勢之野心家，亦可斃跡矣！

八月六日

甘變痛言

景溫

甘肅前處西北軍鐵蹄之下，苛捐雜稅，天災並之，餓殍載途，鄉村斷煙，災難之慘重，世界罕有其匹。自去年閻馮潰敗後，久經顛連痛苦之甘民，切目而盼中央之拯救，以爲慶生有日矣，不意顧軍入甘之說，竟成畫餅，甘民之悲憤失望，於此爲極，至近竟以政變聞，豈其偶然之所致也？甘政既變，西北騷然，聯軍攻隴南之頻聞；甯青出兵之說又起；子遺甘民，其痛苦何堪勝言也。隱憂四伏，危機已潛，倘政府再不速施以適當之處置，恐甘民之將無噍類，西北糾紛，痛劇重映矣！於此慘風悲秋，故鄉同胞稚心血之日，吾人何忍，默無一言？竊以徵見之及，推甘變之因，述既變之憂，致諸筆端，望國人之有以解脫也！

一，回漢問題 宗族偏見，非吾人今日之所宜有，但在西北，相沿已久，入人最深，雖經多數明達之士之力倡雪除，無如蠢愚之民，傳之初生，泯滅實難。故中央既發表馬鴻賓爲甘肅主席，則甘青甯軍政，統歸三馬之手；又加之殘匪馬廷賢，虎踞隴南，妄自引俄，鎗刀鋒然，殘餘驚鴻，安免憂慄？甯中田，馬文車，利用此機，甘變由之而發生矣。

二、政府與民意：自甘變之既發也，報載異聞，音信殊然。政府之處置令，至今猶未見明確之發表；雖報載國府已電令雷中田等拿辦馬文車，恢復馬鴻賓之自由，俾行使其職權，而西安楊主任電，馬鴻賓之自由，雖得恢復，職權行使，難於實現。馬文車一文人也，手無寸鐵，拿辦甚易，但不知政府之妥善處置方法為何？覆水難收。凡事皆然，甘變之未發生也，豈不知馬鴻賓之主甘，係中央之命令乎？既發生矣，開風頓消，豈其易耶？甘民之仰望中央如青天，盼中央之命人如雨露，馬文車之所以能號召者，亦甘民盛載中央所命人員之所致也。我中央何不體察民意，更以安慰之方？况馬總指揮鴻逵前電甘肅諸人曰：「乃兄之主甘，實因中央迫促之嚴，人民要求之甚，出於非已」；今經此變，縱使中央不更前令，馬鴻賓豈願再主甘耶？時勢迫切，難容稍緩，我中央愛民如子，將何方早躋甘民於衽席之上也？不然，民心慄慄，含淚待濟，任意置之，非僅非甘民之福，亦非國家之幸，更非任何人之慶也。

三、馬廷賢與甘民：流匪馬廷賢，屠人之慘，蹂民之暴，國人皆聞。所據隴南，實為其刀下殘餘。今中央復令其據駐隴南，風帶鶴淚，民心何安？誰不愛生？誰不怕死？誰無父母

？誰無妻子？今以子遺之民，處於屠人劊手之下，殺親，戕子，姦女，淫女之慘狀，皆已目覩之，今復處之，不驚心而喪膽也，孰能之？人皆有心也，誠爲一思，隱痛如何？此次甘變，馬廷賢之虎踞隴南，不爲非因。吾愛同胞愛甘民之諸公乎！無論在政治問題上處於任何地位，對此問題，將何處之，困獸猶爭，甘民豈非有血有氣之人乎？願國人共思之？

甘變種因，大者如述，倘中央知其因而導解之，則我甘民，或將因此變而慶更生。非然者，任一面而信偏方，則中央失其威信，甘民永墜於萬劫而不復。未知中央尚以其民爲國民也否？

本刊在甯夏被扣感言

少青

本刊出版以來，迄今將已一載，幸蒙讀者之愛好，三省胞澤之同情，銷數日漸增加。吾人不敢以此自滿，正擬擴充改革之際，忽傳被甯夏省局扣留之訊，吾人以爲甯夏當局雖若何愚蠢，絕不出此下策，故以子虛視之。然事出意料之外，傳聞竟變爲事實，茲接蘇皖郵務管理局來函云：「逕啓者據甘肅郵局函稱貴刊被甯夏當局扣留相應通知寄件人卽希查照爲荷」可見本刊無疑被甯夏當局扣留矣。

查本刊出版伊始，一再聲明「本刊宗旨在發揚三民主義，研究學術，批評甘甯青三省現狀促進桑梓建設」。本此宗旨以促進三省之上進，無論根據法律，衡諸事實，均無不合之處，乃不幸因何觸犯甯夏當局之怒，竟遭被扣之禍，吾人百思莫解，不知甯夏當局之扣留本刊，究竟據何理由？

本刊之遭此不幸，係本身之過歟？抑甯夏省當局之愚民政策歟？

我國在過去，言論雖不自由，然合理出版物絕無無故被扣之事。今者國民政府已頒布言

論自由之令，而本刊於此時忽被甯夏當局所扣，由此愈可證明甯夏當局之目無法紀，與其政治之黑暗矣。

本刊既非反動，又不違法，當無可扣之理，甯夏當局之所以出此者，以爲扣留本刊，即可免其污點之暴露，且可達其「愚民政策」之目的。熟不知本刊之發行，絕不限於甯夏一偶，欲以一偶之扣留，欲得上述之効，安能？此種「捲耳盜鈴」之手段，可謂自欺之手段也。

證之本刊之被扣，絕不能阻止本刊之進行，反使本刊更加一種努力。但在另一方面甯夏政治之黑暗，及其當局「愚政民策」之毒辣，與吾人更進一步之認識，其政治前途即可判定矣。

吾人茲鄭重進最後之忠告：個人在政治之生命，其久暫譽毀，無可掩更不可強，要在自己之設施爲判。愚民政策之結果，反無開明之改革，而造暴民之反抗，中外歷史，可以覆按。本身失去借鏡，自促短其政治之生命。

在以法律手續解決之前，吾人特與甯夏當局以自新之路。

苛捐雜稅與綁票

憫人

苛捐雜稅與綁票，這似乎已成了中國社會的時髦症，大江南北，黃河上下，未嘗少有落伍。稅，既然做了國民，你不能不納稅，雖然國家的稅的用途，對於納稅的國民得不到點好處而反有害，也只得納。時到如今，稅不僅要納，而且還要雜，這雜的程度，我們的老鄉享過，據說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納稅，到年根還要典產當地。如今這年頭兒，年對年的旱着，像我們西北的人民，所靠的也只是一年的農產，年年鬧旱，能有多大出息，再加上土匪，風雹……：負擔了稅，而至於雜，總算夠受了；然而無雙不美，福（！）竟並降。我們納了稅，納了雜稅，還得上捐，而且這捐也不會是平凡的，它也冠之有姓：曰「苛」。

「捐」假若不把中國的文字的意義，加以革命，無論怎樣解釋，總不會是有強制性或被迫性的。然而槍桿兒不是筆畫成，誰敢咬這些酸文，而且我們是老百姓啊！老百姓是養了狼而怕狼的，你稍有不隨槍桿兒的意思。頭便成了熟透的杏子，不爛也得掉下來。你說有保障，的確煌煌的國民會議，開過，制定了堂哉而皇的訓政約法，然而試問所謂約法者，是不是

白紙上寫了黑字，最多也不過每頁蓋了一個國民會議的紅印，而槍桿也者，是鐵與鋼所做成，誰利害過呢？所以捐國強制，也得忍受，捐而至於苛，也得忍受。僅有的田畝賣了，僅有的口糧種籽賣了，住房賣了，以致兒女都賣了，苛捐不能不納。因為誰都覺得做乞丐，總比殺頭強些，這大概人還算是生物的原故吧？

現在似乎我們另有一方面，人民傾家蕩產的稅納稅捐，這種捐的用途在什麼地方呢？第一個我們常常聽到的冠冕的宣傳是建設了，請問建設在什麼地方？第二便是發展教育了，那為什麼學校還關着門，不僅着不到發展，連舊有的也摧殘淨盡。第三振濟災，這似乎就拿同是人類的觀點上，也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了，何況是當地的政府，然而不僅着不見賑濟，還在大批的製造。第四爲了自己的統治生命，整理金融，總該辦的。但票價跌到什麼程度？誰過問過？那成千萬的稅捐，用在什麼地方去呢？愚如我們老百姓，這問題還能答覆出來：「去養了兵」。的確，養兵不是壞事，尤其在這「國難當頭，邊防吃緊」之秋，但東北淪亡，我們的鎗桿大爺可曾出過一聲氣？土匪如毛，可曾破過一次陣？還有一句話，可恨我們只生了一顆頭，不然，「那麼養這多兵做什麼用呢？」總想問問。其實也用不着和自己的頭作對，

少微看着也就明白的，難道人沒有野心，野心不用槍桿兒？至於苦了我們百姓，納了稅捐還綁票，那又誰能管得許多。這時代原是，槍桿民命聖蟻。真用不着我們再去担心未來的時代呢。

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於上海。

1011 .

撫綏災民之先決問題

俠

遭過連續數年兵匪災旱的甘肅，其當前唯一的政治設施，就是撫綏災民的問題。我們從來自故鄉之報紙人員的記載與談話中，知道省府也重視這問題，開始辦理災民上莊的救濟。

爲了事情的繁雜，民政廳長林烈敷氏親自出馬，跑到臨洮各地，負責辦理，我們是很欣慰的。

撫綏難民，先使流離者各歸其土，就是回歸到原來的莊上，這是很對的，我們欽佩省府對於處事秩序的眼光。不過災民之不能上莊，其原因不是一種。

第一怕的是仇殺：據本莊的通訊員報告，甘肅回漢同胞間的仇殺，有些地方，還是很利害。一個村莊漢人多，回來的回人就有着性的危險，回人多的村莊，回來的漢人同樣的也不能生活。因此有些逃難流離在外面的人民，就是有能力回到莊上去，也是不敢回去。

第二怕的是官府的差徭租賦。好幾年他們把田園拋棄了，一切生產的工具，都遺失乾淨。要是上了莊，重行開始耕種，置辦農具耕牛，便要費一筆大款，而天年並不見怎樣好。

此攤好大本頭種莊稼，收成怎樣，不敢保險，而地畝租賦，却不能少納，這種冒險的事情，他們不敢嘗試。

第三就是流落在遠縣，莫有路費；心想上莊，也不能去的。

因此撫綏災民上莊的最要工作，第一先解除兩族間的仇恨，過去回漢間，因了被野心軍閥之壓制剝削利用，是兄弟互相的慘劇。現在政治暫上軌道，同胞間應再不計前仇，應當誠意的合作。政府應一方面宣傳這些道理，使知道現在殺人是犯法的，無人心的勾當，一方面用強制的力量，保護上莊的人民。

第二便是免除災區的租稅，先使流離歸來的人民，得一息喘的機會。先使我們能夠把生活安定下來。

第三據說政府正在辦理，不過災民的人數不少，政府財政力量有限，據說林氏這次出發，所帶撫綏金祇有二萬，這能夠撫綏幾人？譬如五口以上的人家，領上三四元，要他從導河回到洮岷，那是怎樣的困難。而且誰回誰留，政府也無法查出，想回去的路費不夠，不回去的冒名領費，結果是等於不發。因此我們的意思，政府祇要把以上兩項辦妥，自己設法回去

的不在少數，然後政府對真無法回去的與以幫助；幫助不一定給金錢。規定相當的日期和路線仿兵站的辦法，給以食宿的幫助。如此不回去的也無法糜費了。

以上三項，祇就上莊而言。而上了莊以後怎樣辦呢？這是很大的問題。流離的災民，一身之外無長物，徒手守着一塊地，那不是等於不回來的嗎？因此最重要的政府的撫綏設施：借糧種，借耕牛，借農具……是連帶着就要辦理的。而這就要費一批大款。我們不知道在林氏出發以前，有否準備。不然，撫綏上莊云云，那只是一句空話，對於甘肅人民，並沒有給於一毫一厘的好處。

八，三日。

10K

經濟

爲裁厘請教於三省負責者

中一

厘金一制係太平天國之役，清政府感於軍費拮据，用設以充臨時收入者也。奈此而後，國事日非，財政因之每况愈下，理財者，計無所出，只得出此飲鴆止渴之途。但此種防害國民經濟發展之疵政，中外有識之士，無不痛心貶責。進出口之商賈，因受鉅大瘡傷，乞籲尤爲衷懇，因之裁廢的呼聲，已普遍全國。故國民政府於去歲勦平大亂之後，卽妥議斯項疵政之革除，卒於二十年元月元日，毅然決然，頒佈全國一律裁厘之政令。蔣主席誠恐各地負責者有假故延緩之舉，乃以裁厘爲假革命與真革命之試金石相告各省負責者。誠以是種疵政，再絕不能存在於將謀振興實業，以強國本之新中華民國也。隴上三省對於此種關係國計民生之政令，通電恪遵。但吾人各方探訪，則知所謂通電云者，實係表面文章；實際上關卡林立，稅吏遍地，與昔并無二致。且某區軍事負責者，反假裁厘加稅之名另創苛捐若干種，肥官病民，更有甚於不裁厘也。此種陽奉陰違之措施，在哀哀無告之數百萬同胞，赤手空拳，或

不能有「慙不畏死」之精神，出而與槍杆拚命！但不知負責的諸君，有何權術，應付以下三事也？

(一)裁厘之舉，一方面固出於國民政府革命精神之表現，而另一方面亦係收回關稅自主之對外的條件；蓋民國十四年開關稅特別會議時，我方主張收回關稅自主權，列強代表在原則上不能違正義而否認，於是提出裁厘的條件；苟我方於此能允准，則前議列強方與贊同，北京政府不得已乃承認其條件，遂決議於十八年元月元日收回關稅與裁厘同時并舉。當時列強心目中以為裁厘在北京政府之下，絕難實現，同時關稅的把持，亦可藉以托延，至於國民革命軍之北伐成功，實非其夢想所及也。今政府既乘此機會。除百年來之積弊，福國利民，孰有勝焉？而隴上三省，在全國一致奉行之際，仍在敷衍。不知此問題對於國家信用，與其表現中國正真之統一，有關，國家在國際上之地位者實大。隴地既佔中國三省，受命中央，則人民可以壓制，中央可以蒙蔽，豈奈列強之藉口追問何？三省負責者，不知將何以處之？

敢問

(二)裁厘是假革命與真革命之試金石：今三省之裁厘成績既如上述，吾不知為假革命？

抑爲真革命？果不幸而爲前者，則不知負責者將何自處？若謂天高中央遠，小民豈敢我何？竟或爲一得之計；但不知當日擁兵百萬，施盡壓迫手段之吳佩孚孫傳芳馮玉祥等，而今安在哉？三省所持之槍杆，較之吳孫馮等之雄兵百萬如何？且在革命政府之下，是否容納三省例外行事？亦屬一大疑問。如上述諸假定，均與所企望者相反，則不知又有何術，以之應付也？敢問。

(三)監察院最近決議，將派專員赴各省攷查裁厘之後，有無其他巧立名目，類似厘金性質之稅收，再爲國民經濟發展之阻害。今三省根本上不但未裁厘，且假裁厘而加稅，將來監察院之調查員，親來隴上，實行調查，不知有無法術掩飾之？或者以爲調查員來隴時，效過去之包苴法則，買得一切皆隨所願，奈今之政府八員，與昔日由大清皇帝之欽差，北京政府之委員，絕乎兩樣，退一步言之，即使與昔無異，而監察院成立後，此種不法行爲，人民有檢舉權告發權，若爲鐵面無私之監委提出彈劾案，負責者又將何以應付之？敢問。

以上三方面之難關，三省負責者，若有法渡過，吾除爲隴上災胞灑同情之淚外，亦不敢再有杞人之憂。不然，最好乘機作事，奉公守法，求得政府與人民之兩歡。亦免得不佞下次

再來如此而甚者也。

教育

還想靠人嗎？

憫人

「除了你自己，莫有使你得到出路的人」。在反面說，正就是先民所謂「恃人者不久」。我將這兩句話，重新向三隴青年提醒。從這次的中央政校的招收學生，我是深感到這兩句話的真理。

這次政校招生，在我們三隴也大張旗鼓的遠學生，而結果僅僅的送來了四位，而這四位學友的能否入校，還在猜想中。爲什麼有這樣的結果呢，說穿了會使你氣死。

唐皇的說，政校是爲全國造就人材的，因此在很早聽到今年要招三百學生，想着我們三省的青年，總有應享的份兒。消息一確，黨部方面便進行接洽，多送些學生來。結果很滿意：「不僅正科儘量收，就是收不上的，也可以設特別班」。這是政校負責人答覆黨部的。接洽的結果，能有這樣的圓滿，不僅想來的三省青年高興，黨部同志覺得光彩，就是我們也爲三省青年慶。所以黨部一得這答覆，馬上大招其生。

但快到考期，間政校當局，招收三省學生的標準，天！青朗朗的天氣，下起雨來了，變了！「標準是與普通一樣，第一得高中畢業，第二得考的優佳，特別班嗎？那是從前私人的談話，無法開辦，還請原諒！原諒！」這不成其話的自打嘴巴，政校的負責者，竟堂哉皇哉的道白出來了。

這結果甘肅的招生，也就掩旗息鼓了，三十四十，無奈何，只有四位上京。在土匪，高山，深水裏跋涉的艱難，南方的幸運兒們知道嗎？他們吃米飯沒八個菜時嫌口淡，你苦誰信？「一樣的學生，一樣的考法，那麼也就一樣的取錄，成績不成，還請原諒！」此所以送到的僅有的幾位老鄉，其前路也裝進謎底，拿三省的教育和東南的教育比，我們還猜什麼呢？

將來的結果，固說不一定，能收一二，我們只有磕頭，這是殊恩，這是見憐。九百萬人民，地居三省，而在中央所設的訓練全國人材的學校裏，送幾個學生讀書，竟是殊恩與見憐，我們還有說的什麼呢？

我們靠過馮玉祥，得到的什麼？我們靠過視察員，得到的結果是什麼？現在還要靠人嗎？

三隴的青春；是覺悟的時候了吧？三隴的同胞，是明白時候了吧？自己不奮發，自己不振作，自己不自立自主，自己不救自己，你希望着靠人，人會將你推下深淵當把戲看呢！

天！

甘肅知識界竟歡迎吳佩孚

白

時代總是把甘肅丟却，文明的進展在甘肅總是遲緩着，像耕乏了的牛，鞭撻都不能加緊牠的脚步。在革命的初期，十七省都有留血的幹部，而甘肅省有被尊敬的長者們倡着「迎鑾」的聖調。用義務的說法，甘肅人該受些壓制。過去的不說了，在民國歷史上留了這樣「赧然」的史跡，總有點奮發滅雪的罷。不想在革命北伐一直到訓政的現代，又演出這樣的怪劇：爲革命的洪流所摧毀而逃亡的北洋軍閥吳佩孚，一到甘肅，竟受了破天荒的歡迎，而歡迎的並且是省會的知識界。

到現在我們還要解釋吳佩孚是怎樣的應該打倒嗎？只請問狂歡的迎接吳佩孚的蘭州知識界：以什麼理由去歡迎？是不是想做北洋政府的國民，觀得在武力統治下，過壓制的生活是舒服；是不是想做割據破碎，征伐變亂中的逃氓，觀得比了統一和平後的生活是優遊？是不是民主爲多事，而宰制爲甜蜜？……不然，在北洋軍閥的遺孽吳佩孚的身上，我想不出再有可歡迎的價值來。恰巧隴南本社的記者，寄來了一份「天水軍政學商暨民衆等界歡迎

吳玉帥大會彙刊」這裏面有吳佩孚的講話，也有歡迎者的歡迎詞，但我還是莫有發現出我上面說過的幾件理由以外的歡迎理由。

比如說吳佩孚是主張回漢合作，所以來歡迎。請問回漢合作，必需要請個失意的軍閥來主張，然後才能合作嗎？爲甚吳佩孚現在才倡回漢合作，而在他的得意之時，爲其部屬的張狼先生却倡回漢世仇的說法？回漢原無分別，無世仇，只由於專制時代與軍閥壓治時的利用，才有了鴻溝，才來互殺。我們希望回漢同胞覺悟，勿受軍閥利用，並共同聯合打倒軍閥，則回漢合作無人主張，也自然是合作的，何需一個野心的軍閥來主張，借題目另作事呢？我們希望的合作是：回漢同胞間的澈底合作，不是僅僅回漢領軍的統治者的合作，更不是兩方的軍事領袖合作起來捧一個失意的北洋軍閥。歡迎吳佩孚主張回漢合作者，可知這又是一套軍閥的變相利用否？

說吳佩孚提倡道德的教育，所以來歡迎他嗎？我們看着吳佩孚「前三皇後五帝」的一闕「爛痰」，從「公妻主義」（吳說共工氏以夫婦之道爲不便，乃倡公妻及自由戀愛……）的共工氏直講到「專講政治法律及物質科學的民國」。總統而言曰：不講三綱五常五倫八德者必

亡。以殺同胞爭地盤的軍閥，竟然還講出這麼一篇大道理。倒也難能可貴，雖然這道理之大，把人的肚子笑破。但說因了這要來歡迎他，實在是捨近求遠，大可不必的。像我們的故鄉找談這些道理的人，隨便可以檢幾個人來的，何必定要歡迎遠來的一個酸秀才。難道我們拿不出幾個舉人進士翰林？不過世紀是二十世紀了，民國是二十年了，想想看蘭州的知識界扮演了怎樣的一幕！

說是因爲吳佩孚給軍人講忠孝，所以歡迎他。看看把忠字怎的解釋？「如長上言行正大，則絕對服從，奉令唯謹，如長上有不合處，亦須設法勸諫……：既或無力挽回，亦應力圖所以處置之道，萬不可有激烈舉動，釀成大道」。放亮點說，長上要害民賣國，軍人亦萬不可有激烈舉動，不然便是大逆。這是怎樣的忠？無怪民國以來的軍隊，都成了私人的走狗，軍閥的財產，原來是都想當一個忠臣。至於孝，只要是人，對他的父母莫有不親愛孝順的。只可恨軍閥混戰，貪污搜剝，使無數的父子女，一顛沛流離，孤寡無依。軍閥未打倒，已倒的軍閥不能防制他再起，想盡孝也莫有辦法，把萬人的子弟做了犧牲，使無數的父母看着他們的愛子爲了一個軍閥的野心而去擋炮眼，粉身碎骨，思念而瘋狂而痛心死，這個野心

的軍閥在他失敗了後却來講忠講孝，並且甘肅的知識界還去歡迎來講，這多麼滑稽！

若說他講「農商」，「倘有軍人偶有不合，可由公正首事，白該管長官，婉轉申訴，和平耐接洽，以處理的道理」，來歡迎他，我想未必。因為甘肅農商莫有敢不和平的。不要說軍人偶有不合，農商噁着氣，就是屠城燒寨，敲骨吸髓，甘肅的農商，何嘗不是咬緊牙關硬。甘肅農商，自生至死，對於軍人是「婉轉」，而且「和平」，以至啞伏的，是用不着再請一個失敗的軍閥來宣傳的。

將吳佩孚到甘的「大供獻」，「對症藥」，讀了，從頭到底，莫有必要歡迎他的理由。我們揭破表層說，吳佩孚的來甘，完全是乘機會來造勢力的。什麼合作，什麼道德，什麼忠孝，……不過拿來裝幌子，支門面。他看透甘肅的文化程度，所以他按程度來講這一套，正如那位罵過土匪而現在爲土匪做代表的石先生的話正是「對症下藥」。他想甘肅的漢軍爲他用，更想甘肅的回軍也爲他用；他想甘肅的握實權者爲他用，他更想甘肅的回漢人民都爲他用。只可怪甘肅的知識家，竟成三家鎮的王媽媽，聽了一段相子傳封神榜，（吳到蘭後作民間現象歌四闕，怪離亂神，語意太牢來自章回神怪小說）。特別狂歡的大喊起「李威上將軍萬歲

說甘肅文化在十八世紀，那還是人家抬舉了我們。

二〇，十一，二四，南京。

神教社會的蘭州

飲真

甘肅全省誰都聽到陷入天災人禍連年相迫萬劫不復的境地，既已爲災害而死亡的幾百萬人民，再不待說；到處都可以聞到血腥肉腐的味氣，而在這沒有死亡的幾百萬殘餘生靈，却也奄奄一息，隨地都可聽到啼飢號寒的哀聲。

一切都呈現出死的氣象，甘肅的確確是不可恢復之萬劫的社會了！

人類自生就有求生的本能，就是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仍舊還要掙掙扎扎，想闢一條生路，誰總不會大張着眼等死神的來臨。

未死的甘肅子遺，他們依樣有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雖說，農業破產，無家可歸，腹飢身寒，但誰總不毅然去投河或懸樑。於是便千方百計來找一條生存的路。一般人以爲天災人禍是冥冥之中有人來降予，這種傳統的封建思想於是漸漸造成了一個神教的社會。在這種社會漸漸完成以後，將要死去而未死的羣衆，便都皈依了神佛而求生活的途徑，大有恢復到中古以上的情勢。

這種社會變態的現象，是一種必定要過渡的途徑，在災害頻仍，而沒有科學的力量以圖挽救的一個社會裏，我們也無足爲怪，不過要再進一步談到過渡以後的社會的繼續改造，這問題便實在不小了。

旁的地方，我們接近的機會很少，蘭州的社會內層裏，却我們時時可以照到真確的面目。我們要謀挽救不可恢復的萬劫危勢，我們要謀過渡以後社會改良，當然不能不把現時的社會狀態和演進的趨向，作一次詳細的考查。

要是在蘭州市上除了幾家稍覺新一點的人家之外，無論到那一家去，都可以看到在一間很潔淨的屋子供俸着神的牌位。就是貧窮人家，也總每月破費幾個敬神香資。問他供神的原由：異口同聲的都各說各供的神的靈驗，怎樣以求藥治病，怎樣可以問事指迷，怎樣可以保佑平安，怎樣可以默護事業順綏……總離不了神可以消災免禍，供俸的恭敬勤謹了，神在暗中記下功德等等的話。

在有事關神，有病求藥的時候，他們平俗早就預備好了二個正方形的木盤，裏面盛些乾淨的沙土，兩個人口裏各唸上幾句咒語，再共同拿了一個木十字架在盤子裏寫。同時一個人

站在旁面認寫句的字；另一個人旁面坐了錄字，凡是問事求藥的人，一齊執香跪得端正而肅敬。要論虔誠的程度。的確再也沒有那樣的誠懇了。

這樣的情形，居然也各有各的團體。團體稱之爲「某某社」「某某壇」，正就是我們常聽到降的事體。

在蘭州市這種降鑾的神壇不知有多少，在每一個壇裏，都有很大批的皈依的無智羣衆，這些羣衆的心理上，却十有其九是默禱着劫運的挽回。什麼「有求必應」，「神恩浩蕩」的匾額，亦不惜生活的艱難而掛得墨墨了。

在蘭州市上最能號召的是「救世新教會」的「蘭州分會」，這一個神教的結社裏男男女女我們一時也調查不清有多少人。其他什麼「天王壇」「菩薩壇」，「龍虎壇」，「靈官壇」，「道德壇」，「聖賢壇」，「仁義壇」，「濟世壇」……：……五花八門的簡直叫人調查都調查不清。但總歸他們的宗旨，却無非說，神給人指迷給藥，引人歸正以挽劫運。並且說：「近幾年來的天災人禍，是前多少年上天既已造定，現在人要自知懺悔，自然天道便會順起來」……：……種種因幾年天災人禍而引出的多少懸案問題，便一齊拿來在理想的希望的心理構成的所謂神的

前面來要求解決。

這神教的社會形態——是社會必然的現象。在一個封建的舊建築物沒有完全拆毀以前，傳統的社會心理的趨向原則之下是不可避免的一種現象。何況在連着幾年天災人禍而剩餘的些半生不死的羣衆！

在要謀救濟這種社會狀態的步驟上，我很以為發展交通是急先鋒。因為科學改良的原動力，總得要科學的運輸，假若隴海路馬上修到蘭州，我想比較年輕，或頭腦稍活動的人，一定會再不花錢去給壇裏神賞香掛匾。因為火車偉大的科學能力和現象，的確可以戰勝摧毀了封建的思想層。

不過，這種偉大的科學建設的實施，在原則在事實上，都得國家來建設，要是一個關心西北問題的人。莫有不希望隴海路的即速完成。的確，隴海路在西北問題處置解決上是有極關重要的密切。好像近幾年甘肅的土匪，一天比一天猖獗，對於中央，沒有一點忌憚，這是明知中央是不容易把武力的威信伸張到西北來。再像人吃人的餓死幾百萬民衆，但要想從別處設法運送些賑糧是事實上一點不可能，至若在甘肅的青年更是和時代的前端接近的機會，

那更不待說太少了。我們現在只喊着建設西北的口號，在事實上是一點沒有用啊！

無怪在甘肅的首邑——蘭州會恢復到中古以前神權時代的社會裏。其他各縣的農村裏，那便可想見更是一片荒墟了！

在這一點上我們深覺着西北問題實在有即待解決的必要了。假若在政府方面要是認爲西北不是中國的版圖，沒有東北，東南問題的迫切而需要，那只好任強鄰來剽入他人的版圖。不過我們同時想；就是即刻沒有強鄰的併吞危險，但給赤色煽動的機會，却造得很圓滿了。在無衣無食逃出農村的羣衆，在求生的原則上，只好受人的煽惑，挺而走險。旁的不說，今年馬仲英硬會被赤匪「克瓦爾」煽惑而組織甘肅省政府，當時甘涼肅一帶的赤饑，能說不利害嗎？並且甘肅的省政府，也對那些有甚麼辦法？不過，甘肅的民衆活該不向絕盡的死，不久馬仲英部便逃出嘉峪關去了，但是雖然逃出了嘉峪關，却還有再進關來的可能，馬仲英根本，在凍餓將死的民衆們是爲人容易迷惑的（馬仲英正如作者預料，現在又人而佔有肅州了。編者）。

蘭州誰能決定說，沒有赤色的隱伏？要說起來煽動多少迷信在神的庇佑之下的羣衆，不

但很容易而還要使羣衆們以爲是神的默佑而有人來拯救他們，這實在也是這些羣衆們已至生路的盡頭，無可奈何的途徑了！

在這種社會——神教形態之下，危險是隨處都是的。火的革命有一觸即發之勢，無論在國家政府方面或西北本身，都得有引導這種火的革命而向建設的途徑上走。要不然，西北便再無望了。未來便是擴大大蒙古瀚海的沙漠，並且再漸進而恢復神農以前的人類。

三隴教育界拿出勇氣來

教育是『國家的命脈』，這句話在二十世紀，已經是人們公認的鐵則了！近年來我國稍微摩登化的談國事者，亦無不以此作『老生常談』，爲自己的政權做幌子。但在我們大中華民國的畸形社會形態之中，仔細說的怎樣好聽，而幌子究竟是幌子，事實究竟是事實，不論任何軍閥官僚統治割宰下的區域，無一處不是教育真正宣告破產。其中的責任問題，固然，要一部分掛羊頭賣狗肉的小政客化的教育家而那些以買粉條子爲混飯吃的飯桶先生們負責任，而軍閥官僚的把持教權，勒扣教育經費，實爲最重要的素素；尤以長年的不支付教育經費，爲唯一的致命傷。常言道：『巧婦難作無米之炊』，縱令真正爲民族，爲國家前途着想的熱心教育家，肯枵腹從公，怎奈筆墨紙張，錄事校工的最底限度開支，無法籌措，加之他們飢寒交迫的妻子，爲着維持生存的必需品，不時的，悽慘的，向他們哀呼着：『麵包！麵包！……！他們處此不幸的環境中，心雖熱，而氣已累了！所謂『國家的命脈』，也就因着這悽慘的哀聲，淹淹待斃！』

時代的流行病，不幸也風馳電掣般的蔓延到三隴去了！（尤以甘肅爲甚）這個不幸時期的開始，（民國十五年）也就是三隴染致命傷的浸性肺核的第一期，到了現在已轉入第二期而將屆第三期了！隴三的命脈！教育！快要做時代的犧牲品了！我們在這國難最嚴重的時期，又聽到母鄉的這種惡耗，憂憤怨懣的情緒，不禁本能的油然而生！站在中華民族預備和大和民族長期對抗的意義之上，站在三隴民衆所負的歷史使命的立場之上，對這個嚴重問題，再不容我們默然不語了！

固然，從前的三隴教育，也以落後稱著，尤其是那反潮流，中古式的，自命爲維持道統的，普遍骨董化的，教者，學者，實在看去，也叫人頭痛而心傷。然而教育經費不感支絀，還可使一般莘莘向學之士，得有埋頭書案，朗誦『之乎也者已焉哉』的機會。一般規規有道的校長先生們，也能坦然而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孟子而後……的聖道句脈絡系統。這在三隴的知識界裏，和新文化運動的輪轉上，固然是件極不幸的現象，但至少還可替三隴造就些守分而特別馴順的小學教士。進焉者，且訓練了不少出外接收時代知識的預備軍。因此隴山一脈，尙希有接，這不能不說是不幸中之一大幸啊！

自從接上那不幸的時期，——民國十五年——僅那絲絲一脈，也就無法聯繫了！當時的事實是這樣：三隴的政局，在一個新的轉變之際，來了一羣新式的大人先生們，在將走進統治者地位的時候，說的非常好聽，他們將怎樣怎樣的振興三隴教育，如何如何的使三隴教育經費有較進一步的希望，但時未一年，而說下的話竟成了事實的反面。統治者藉口北伐吃緊，軍費浩繁，對於時效較緩的教育，只能維持現狀，不能再事發展。就將三隴有限的教育經費，送到前線的槍口裏去了！（還有些裝進大人先生們的荷包裏去了）從此以後，由欠積一月，而兩月，而三月，以至於永不撥款，只發極少數的維持費而後已。在北伐甫告完成之後，統治者爲收籠人心計，中間也曾宣布了一次教育經費半獨立（因爲還要經財政廳的手）命令，這個假幌子擺出來以後，不多時日，又很迅速的拿出真的面孔來了。一般投身教育界的人們，因着種種關係，只有以典當和借債的方法，暫時維持門面。有時統治者良心發現了，也發些微乎其微的維持費，這算是他們的極大幸運。這種不生不死的現象，經過了七八年的延續，以直到最近，還仍舊的存在着。我們的那般爲桑梓爲國家，爲民族圖久存的教育界的人士，抵不過軍閥官僚的惡勢力，禁不住他們妻子的哀求麵包的呼聲，只得忍心的看着母親『

命脈」的斷送，和自己的憧憬幻滅。這樣以來，三隴的教育就很痛心的作了時代的犧牲品了！

三隴教育界的人士！你們要知道：沒有生存奮鬥能力的人，在這個時代是不能立足的！你們負着三省生命延續的使命，更應該站在最前線，向那惡環境衝鋒！請把住黨國根本大法，作我們奮鬥的武器吧！

闡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國民黨政綱對內政策十三條！

中央及地方，應寬籌教育上必需之經費，其依法獨立之經費，並予以保障。〔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五十二條！

假若三隴的統治者，還掛着革命的招牌，還隸屬於國民政府，還願及九百萬老百姓的永久生命，還謀增加大中華民族長期抵抗的能力，我們就誠懇的請他們注意：『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應寬籌教育必需之經費，其依獨立之經費，並予以保障。』的這兩條根本大法。要叫他們（統治者）不但除開去軍閥官僚之惡習——勒扣教育經費。進一步要求教育經費之『增高』與『寬籌』，其依法獨立者（如甘肅）並要求『予以保障』，未獨立的（

如青海甯夏）要求獨立。若他們還不背給以相當的或最低限度的允諾，我希望你們毅然決然的爲桑梓的命脈殉難。若沒有這種勇氣，退一步希望你們把真的事實擺在大衆的面前，絕不要再假撐門面，爲統治者作粉飾，致使地方和個人兩受無限的損失。如不幸，因你們勇敢奮鬥的結果，使三省的教育全盤限於停頓，誰使這三隴教育破產的責任問題，自然有人能拿出肯定的答案，擺在大家之前，大衆也會有公平的評批的。請你們幹把！

人說三隴文化落後，我希望你們賣點力拉他向前啊！

一九三二，四，二三。當於南京中央政治學

064.11

鴉片問題

甘肅甯夏之煙禍

俠

鴉片爲一種有強烈刺激性的毒物，其戕賊個人之健康，影響社會的生計，動搖國家之根本，危害民族之生存，爲害之巨，爲禍之烈，已無容贅述。倘爲正真代表民意之政府，對於此種危害民族社會之毒物，當無使其再有存在之可能。鴉片營業，絕對不能與人民所賦與權力之國民政府兩立」，乃 總理留給吾人之遺訓，而國民政府所遵守嚴厲實行者。但甘肅甯夏，歷來割據的新舊軍閥，中央權力不及，鴉片之禍，以致瀰漫兩省。種植不禁，吸食者遂多，一榻橫陳，生事俱忘。其結果雖亦貧如洗之家，亦必典當借貸，聊過煙癮。向來吸食者，只限壯年以上之男子，今則婦女壯男，亦成煙民。據吾人考查所得，兩省吸食鴉片者之年齡比例五十歲以上佔百分之八十一——九十四歲以上佔百分之六十一——七十二歲以上四十歲以下佔百分之三十一——四十

吸食鴉片者增加若干分，卽從事生產者減少若干分。生產主體減少，反求生產率之增加

能乎？即保持原狀，亦恐無方。兩省種煙之藉口曰「以裕餉源」。然餉源之裕，其道多端：我汰老弱，實施編遣一也；整理財政，嚴防中飽二也；闢荒拓地，增加生產三也……：乃不此之圖，而必以飲鴆止渴，逼民種煙。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只圖肥飽個人之私囊，天下痛心事，甯有過於此者？且鴉片之禁止，在國際上亦成定律，吾人若一念及開不平等條約之端的鴉片爭，以及日內瓦禁煙會議中對我國代表擲槍備至；與其因種植吸食，而致農產減少，造成現在空前未有之災荒，亦當有所恫心矣。

今大局平定，中央正在籌劃整頓西北之方，吾人之所希望者：負責同志，能秉承總理拒毒之遺訓，繼續先烈禁煙之精神，先剷除此亡國滅種之一大毒禍！

二〇，三，一八〇

再論甘甯二省之煙禍

伏

鴉片對於民族國家的毒害，大概再不讓我們多說了罷！鴉片的種植，不僅是國法所不許，在國際上也是懸為禁令的。在隴上我們假定不顧民族國家，不管國法，不理國際禁令，但對於生活在隴上的幾百萬人民，總不能拋開罷？作官也得有百姓，隴上的百姓死完了，請問一頓飯也向何處去找？更何況隴上作官的大人們還想着「升」而且「發」！不為百姓打算，只打算自己，像現在這樣慘苦——經過連續五年兵匪荒旱後的隴地，再不能在僅有的土地，種鴉片煙罷？

但我們是怎樣的失望，據出席國民會議的代表們說，甘肅甯夏兩省，不僅公開的種植，公開的售賣，公開的吸食，而且還帶着強制的性質呢。據實權者的藉口是老百姓願意。老百姓真願意嗎？他們沒麵包吃，還願意種鴉片嗎？他們連妻兒賣了，房屋售了，來納罰款，他們是爲了什麼來種鴉片呢？

強迫！強迫！人民不強迫，不會願意自殺種鴉片煙的。因爲他們種鴉片，得納罰款；不種鴉片，也得納罰款。鴉片的價格，比其他農作物當然高一點，因此他們爲納稅，不能不種鴉片了。

這是強迫，這是強迫着屠殺人民。

倘甘甯握有實權者，念自己也是生於此土，長於此土，所謂人民，是自己的鄉里父老兄弟姊妹，吾人不難尙存一線之希望。希望他遵守國法，遵守禁令，給人民留一線之生路，積極將鴉片禁絕，從事生產，改良農作。非然者，吾人惟有以人民之寇仇視之，亦惟有以人民之寇仇處置之。不要真以爲中央遠而鞭長莫及也！

甘肅烟禍與二省當局

俠

關於甘肅甯夏兩省之公開種吸鴉片，公開運售鴉片，並公開徵煙稅，吾人於本刊以前各期，屢進忠告於兩省之當道矣。蓋鴉片之流毒，不僅足以亡人之國，尤且能以患人之種。故專制清庭，亦懸爲禁例。總理有拒毒之遺訓，黨國定嚴禁之法律。毒禍巨患，實舉國上下所深知而誓剷除者也。

乃甘甯當局，竟視國家法令如弁髦，公然抽稅，公然收徵。在革命政府之系統下，尙存有此種地方行政，吾人實惶恐而難以承認也。吾人深知國民政府，對於烟禁，遵總理遺訓，抱堅貞絕心，如最近江浙閩皖各地，藉口「寓禁於徵」設立禁烟查緝處，致引起輿論攻擊。乃爲禁烟委員會所知，請由行政院立令撤銷：吾人可知政府之對於烟禁，抱如何之絕心也！以「敷衍」爲能事，「鞭長莫及」爲護符之甘甯二省當局，亦可明悟政府之態度矣。一切可敷衍誑騙，而此亡國滅種之毒禍，絕非敷衍誑騙所能過得去也。謂吾不信，茲再舉月之十三日，立法院邵代院長在國府紀念週報店之禁烟政策一告：

『但是還有一部份人，不免仍懷不安甯的意見，以爲禁煙查緝處雖然撤了，難免主其事者，不採一種換湯不換藥的方法，改頭換面，內中依然進行。關於這一點，政府同人可以明白聲明：今後決照禁絕政策，切實嚴厲辦理，以貫徹禁煙的目的，否則如果二三其德，前禁後弛，固然烟禍不能除，抑亦無以對前此遭受厲禁者，昭示大公。因爲中國自民國元年卽厲行禁煙，法令森嚴無比，當時被逮之烟犯，是要槍斃的，如果現在反鬆懈下來，出爾反爾，將何以對前此幸法而死之牌犯？更將何以示天下後世以公道？因此，我們革命的政府爲確立國家的基礎，和在世界上表示我們革命的光榮，決計把與人民不兩立的禍害，積極的去肅清，並決決不肯把鴉片的顏色和氣味薰染到我們青天白日的旗上。所以現在如有人對禁煙問題，猶抱懷疑態度的，政府同人，決願負責誠告我國民，政府在 總理拒毒遺訓之下，在中央決議政策之下，一定竭其責任，在規定法律範圍內，從事一切禁煙的工作，決不寬縱。因爲在法律方面，除刑律上對鴉片烟的犯罪，特有一章的規定，而公布的禁煙法，也有很嚴厲關於禁煙罪處條文的規定。法令森嚴，政府與民衆，當然有彼此負起共守的責任。自今以後，政府在總理遺教，中央政策，國家法律之下，決不變更其禁煙政策。』

由上之事實與聲明，二省當局可以恍然於中央之態度矣？二省一日受中央之統轄，一日不能叛中央之法令，然則對於中央禁煙法令，決不能辭其「共守之責任」也。於此吾人再進其忠告：望甘甯二省當局，遵嚴法令，愛護民族，對於亡國滅種之黑禍，毅然絕然，澈底禁絕！非然者，吾人於本刊前期有言：「吾人惟有以民之冠仇視之，亦惟有以人民之冠仇處置之」。報告政府，依法解決，以過去實例，中央關於鴉片之禍害絕不能敷衍也。爲芳爲臭，唯二省當道自擇之！

本刊徵求

1. 過去及現在甘肅各縣鴉片之種吸運，各情形
 2. 甘甯各處禁煙機關之設施與內幕
 3. 甘甯民間拒毒之工作
- 列舉事實隨時見告

回漢問題

回漢能成問題嗎？

俠

年來隴上人民所遭之痛苦，不僅荒旱饑饉，軍隊騷擾；其最使人痛心疾首者，尚有烈於此二者的土匪之燒殺。如天水，如禮縣，如淳源大通，循化寧定……匪跡所至，廬舍爲墟。凡其屠城洗市之慘，姦淫擄掠之酷，傾筆難述。又因匪首多信奉回教，於是土匪過後，再加之以清鄉報復之仇殺。互相殘害，無有已時。論之者目之爲「回漢問題」，喧騰自驚，仇視益深。

回漢真能成問題乎？年來燒殺屠城之匪徒，果能代表我全隴之回教同胞乎？吾知其稍能觀察事實，加以分析者，絕不認之爲是。蓋回漢若能成問題，則豪漢亦能成問題，回藏亦成問題，……問題尙未解決，恐我中華民族，早淪爲帝國主義之奴傭矣。

然而問題之發生，必有其起因。其因爲何？曰：社會之錯誤觀念是也。蓋土匪之發生，

爲全隴（甘青甯）人民（回漢蒙藏）之禍患，三省地方之災害，其爲回教徒也，抑非回教徒也，旣已爲匪，早在人民所共棄共誅，安能以奸人之搆亂，而目之爲民族之意識？以少數一二野心家之挺險，而認之爲全部民族之代表。故此種錯誤觀念不除，不僅使全隴同胞互生積忌，相仇加深；且與奸人以機會，使之誘脅，鼓惑，而造成燎原之勢。以是循環相成，三省將無甯日矣。考此種觀念（認回漢相對而成問題）之發生，第一在文化之落後。人民足不出里門，知不諳百里；民族國家，更非其想像所及。加以歷史之背景之暗示，此種錯誤，遂形成矣。

故吾人認隴上人民今日之重大問題，卽爲文化問題。吾人解決之方法，卽爲提高文化。今而後倘能使回教同胞知宗教之真諦，與非回教之同胞，共同提攜，一致團結，以國家爲前提，存共存共榮之心，則革命之完成可期，中華民族之獨立有待。奈何自相積忌，以認爲真，而生離性之觀念耶？

回漢自由通婚

俠

「婚姻自由」；「信教自由」，此已爲二十世紀之新道德，亦爲民主國家人民所應享之權利。故人無分回漢，教無分有無，倘其教徒與非教徒之男女間有真正之戀愛，而無防於宗教之信仰外，對其婚姻之結締，任何人不必置喙也。

三省回漢同胞，生活交接，互助生存。故在教與教外者之關係，至密且切也。以是兒女之互相愛戀者，實爲司空慣見事。其本爲神聖之戀愛，再建於「婚姻自由」而成眷屬，倘爲有心人，當爲此天下美事慶。不知三省社會之意識錯誤，宗教之偏見太深，吾人所慶之賀之美事，竟無不以悲劇結局，作者卽此悲劇遭遇者之一人。可慨也夫！

蓋三省人民之心理，以爲漢男與回女結婚；漢人則以爲此子已成回教徒，已成爲祖宗先民之叛徒，其冷眼睜視，成終生不堪之忍受。而回教人民，亦如法泡製，而加之於此女。且以宗教之勢力，強制橫阻其應享之國民權利。宗教情熱，將以爲此女乃教中敗類，其本身從茲永離上帝，而在宗教，尤爲莫大之污點云。故三省回女與漢男能結婚者，實絕無僅有也。

換言之，倘此女爲漢而男爲回，則漢人將以此女爲不齒，而回教人民，却成相反之態度

，雖不慶幸，亦成默認。蓋漢女之嫁回男，此女必成回教信民，由阿訇命名而施之洗禮，教中從茲又增一信徒，故態度一變也。此所以三省漢女之與回男結婚者多，而回女與漢男雖有神聖之愛，亦不能美滿其人生之所以然也。

就此實事，吾人所得之結論，回教女子，爲完成其愛，而享「婚姻自由」之權利，則勢不能不脫離宗教。若然則在現時三省之社會上，其所遭遇將令人不堪設想。不然則不能不犧牲其一生，天下慘痛事，寧有過於此者！若漢人男女，爲完成其愛，而享「婚姻自由」之權利，則勢不能不入回教。然而宗教以信仰爲前提，此之入教，乃成手段，此不僅教規所不許，亦本人良心之所難安。其結果造成無數僞信之人，在社會，在宗教俱得莫大之不良影響。非然者，其痛苦又如前言，兩方俱犧牲其一生矣。

故吾人爲建設新隴，融和回漢同胞感情計；愛護宗教，愛護社會，愛護青年，並與中華民族以新的生命計；以「婚姻自由」，「信仰自由」之新道德爲基礎而倡「回漢自由通婚」。即無論回漢男女，其相互間有真的愛情時，社會應認之爲慶幸，宗教不能干涉，其結婚後之信仰，不能互相強制，一本民主國家人民應享之自由權利——信教自由。

讀罷俠君「回漢能成問題嗎」後

霄石

——敬告全隴回漢同胞——

拜讀了俠君「回漢能成問題嗎」一文之後，知其人雖非燕趙之士，而慷慨之氣，洋溢乎字裏行間。誠不愧俠之一字，倘之不信，請以其言爲證：

「回漢真能成問題乎？年來燒殺屠城之匪徒，果能代表我全隴之回教同胞乎？吾知其少能觀察事實，加以分析者，絕不認之爲是。」

「安能以奸人之構亂，而目之爲民族之意識？以少數一二野心家之挺險，而認爲爲全部民族之代表？」

這發公允而徹底的思想，在某時期中，在下也曾起過一次。不過終於以某種顧慮，未能筆之於文。今天適逢俠君引起，是否有一部分人咀咒，尙難確定。但不妨湊個熱鬧，瞎說幾句。正是：

豈能盡知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良藥若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一)教門方面

全隴的回教同胞們！當此提倡軍事訓練及武術之時，你們的好勇善戰，有尙武精神！何嘗不是你們的好處？惜乎你們用之不得其當！不能使這種需要的本領，顯於邊防之上，以爭我們中華民族的光榮。又不能用運於掃蕩叛逆之際，以鞏固全國的統一。而偏用於那偏僻西北，作互相中殺的勾當！此種可怕的現象，真令人百思莫解。

尤可怪者，往往衝突一起，而你們不能認定仇人和地方，與之周旋。而却忙若瓜代，連累了素不相識的大家。卽如最近，明明是導河的遺恨，却要到隴南來報復。雖說是有馮軍的殘匪（馮軍加委之土匪），合你們作祟，但那脅從的老百姓，到底與你們有什麼冤仇？爲什麼不能諒解？你們這種行爲，使人覺得你們對於教門的真理，還是暗中摸索。要知教門是慈祥的，和平的，救已救世的。教典中雖有許多戰事記載，但那是穆聖創教時的奮鬥精神。如耶穌十字架的犧牲情形，是值得後人贊歎而頌揚的，不是沒節仿效而實行的。你們多不明瞭這種意義，盲然思動，遂遺教外人以不可思意的揣猜說：『可蘭經中有殺七個漢人可以進天堂

之言」這種傳說。在有識的非回教人，固然早已明白，可蘭經不是中國的書籍，更不是近世紀外國人的著述。他是中國還未有回教以前，亞利伯的賢哲穆罕默德的講演，在一千餘年前，相去數萬里之地，絕無回漢名稱之時，穆罕默得雖是聖人，也不能預伏一筆，以防將來中國回漢之爭。但在未曾深明教門真理之人，便信以爲真，着着逼人。如此附會的傳流，不是你們好勇鬥狠的反響？現在希望你們及早的覺悟起來。掩武修文，注重教育事業，俾後輩兒孫都成爲文武的全才，不要成爲粗暴的莽漢。明白將來的中國是注重人才政治的國家，不是專講武力的國家。同時並希望一般傳教的長老，把眼界放開，把傳教的方法改良，對一般民衆，多講教義，少說教條。換一句話說：就是凡一件事體，不可只說「要這樣做！」要說明「爲什麼要這樣做」才可以免去武斷與機械。而且教門中的常言，「兩世有光」。欲求來世裏光榮，必從今世做起。假如你們現在再不清楚，一念之錯，全盤動搖，試問來世的光榮，又從何處做起呢？

(二) 漢族方面

隨上漢族的同胞們！在過去的史乘札記之中，的確那種籠統而漫罵的「回匪」「回賊」

等名辭，數見不鮮。尤其那些無意識的倉頡後代，手腕子一癢，造出一個反大兒的「回」字出來，以侮辱全體的回教。爲這種孩子氣的盲動，不知我親愛的回漢同胞，耗了多少錢；流了多少血。然而試迴思之，到底爲着甚麼？一言一蔽，曰：連累了大家，惹起回民的公憤。不過這類過去的失慎！我們還可以原諒。因爲他們在那種專制魔王治服之下，如何取得「龍顏大喜」，賜姓改名。他們的三代也可以一筆抹煞，那管你回漢的善善惡惡？

在二十世的今日，我希望再不要有這類謊誕的文字發生，古人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惟其文可以行遠，所以我們更加應當審慎。假如你的文章是好，便可以流芳百世；反是，便足以遺臭萬年。本來在別的事業上，好與壞也算不了一回事。若在全隴回漢仇殺的問題上，一字之錯，便可以廢去不少親愛同胞的熱血，頭顱！因此上我們如想消滅回漢的惡感剷除回漢的仇殺，最好筆下留情，不要連累大家。我們常進一步着想，世上那一教不出敗類？夫既「爲全隴人民之禍患，三省地方之災書。其爲回教徒也，抑非回教法也」。均在人民共棄共誅之列，又何必厚誣全體教門以起公憤？最近有幾位熱心宣傳甘災的同胞，於痛責某某匪軍之際，也喜歡加上「回教」「回匪」或者「宗教狂」種種連稍備柄，不三不四的語

氣，也許是他們熱心過度，較枉過正的毛病。更或是他們痛定思痛，失了鑑別力的表現。無論如何，我覺得這樣的宣傳，不但不能減少甘肅的災害，而且有擴大回漢仇殺的危險。所以我極盼望在這文明進步，科學昌明的時代，最好免除了那種不科學而含有封建意味的思想。

(三) 結語

在這兒總括的來說幾句，全隴的回漢同胞！我們要澈底明瞭回漢的關係及現在世界的潮流。同心促進全隴同漢的親善；使那種過去的一切誤會污史，再不要重演現代的舞台之上。要知殺盡了全隴的漢族，還有全國的漢族！消滅了中國的回教，還有世界的回族！誰也把誰沒治，誰也把誰剷除不了。越弄越麻纏！越殺越糟羔！與其麻纏，糟羔，何若相親相愛，以過平安生活？如以此話爲然！請先做這兩種陳腐而切合的工作：

一、不遷怒，不貳過。

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回漢同胞應建設新觀念

俠

年來隴上之天災人禍，可謂至酷且烈矣。其造災產禍之原因，固不一而足。交通不便，生產不能通有無一也；天時不正，而農業方法又不改良二也；政治不入正規，社會破產三也；軍閥貪污之驟駟拷劓四也……：凡此種種，莫非爲隴上災禍產生之重大原因。然而推本窮源，更有重大於此，而爲年來慘災烈禍之根本原因者在。此之爲何？曰：同胞間誤會之觀念也。

吾人爲說明之便，試舉一例：當前年導河抗馮之事起時，在吾民軍方面，本抱救已救鄉之宗旨，故當時有「不殺回，不殺漢，但殺馮玉祥王八蛋」之口號。則知吾隴回漢同胞間，固融洽無間也。不意未幾何時，竟風氣一變。曩之宗旨，不知消失何所。所謂「不殺回，不殺漢」者。竟一變而成回漢互殺。於是八房……：成廢墟，鎮番渥源禮縣……：繼之而遭屠城劫矣。當此時也，吾人在漢人處所聞者謂：「回回將殺盡漢人，」而回教方面又謂：「漢人將洗盡回回」！弓影蛇形，草木皆兵，結果遂成今日白骨盈野，血迹模糊之慘狀。而仇恨之

心，猶未已也。

倘能少平其憤懣之意氣，以當初，再思將來，則不知將何以自處？當初之發動，爲回漢同胞不能忍受馮軍之壓迫，一致的聯合之革命運動也。而結果馮軍未受絲毫之影響，吾立於一條戰綫之同胞，反連城滿野屠戮而死。其去吾人原來宗旨，何其相左如斯也？此所以思其當初，訝然失驚，而不知所以自處者。

倘此種相仇相殺，不知自反，其結果又將何如？假定信回教徒將非教徒殺盡，而非教徒非止隴上幾百萬之漢人。漢人殺盡回教徒，則全國全球尚有無數之回教徒。雷石君所謂「誰也把誰沒治，誰也把誰剷除不了。」然則此種盲目蠻幹，互仇慘殺，以思將來，又將何以自處？吾知其訝然不自知也。

然則此倒因錯果，變遭中途者，其原因在何？曰：「錯誤之誤會觀念」使然。再以前例爲例：當導河事起時，吾人之其○目的以反抗軍閥，救己救鄉爲終始。蓋無論同漢，其爲隴民，蓋同受軍閥之壓迫，而思自救救鄉。則同胞間自生出一共信，共信一立，則互心自生，有互心則團結固矣。其驅逐馮軍，祇摧枯拉朽耳，有何難哉？乃中途生變，受人挑唆，而起

蕭牆之禍。在回方以爲馮軍漢人，與我揭竿同難之漢人，二而一也。今雖同處，難保他日不爲禍害。於是由恨馮軍之心而移轉於同其遭遇之漢人。而漢人以一二野心匪徒之搆亂，因其曾爲回教徒，竟目之爲民族之意識，而對吾同患難之回教同胞，加以等視。其結果遂互生猜疑，互相戒備，再加以馮軍之乘機挑撥，千古大錯，遂鑄成矣。故此種由無生有之誤會觀念，實此數年中數百萬同胞塗血欲刃之根本原因也。

是以吾人平心一想，吾同胞間固無所謂仇恨也。有之，則爲誤會耳。如漢人以一二回教徒之圖亂致疑全隴回教同胞，則爲莫大之錯誤。吾前已言之，土匪之發生，爲全隴人民之禍患，三省地方之災害。其爲回教徒也，抑非回教徒也，既已爲匪，早在人民所共棄其誅，絕不能認其爲民族宗教之意識，而有代表全族全教之可能。故隴民不論回漢，俱我友也，而立於一條戰線。若爲軍閥土匪，不論回漢，俱我仇也，當其力合作一剷除之。立此卹念，則誤會自免矣。

在回教同胞，亦當澈底認識，分朋友敵。如馮軍之壓迫吾民，乃軍閥本來面目。閥軍爲壓迫人民，非漢人壓迫回教也。故爲隴人不分回漢，俱以仇敵視之。倘能力所及，當一致合

作，致其死地之爲是。尙何自起分化，自相慘殺耶？况回教爲在信仰上精神生活之一種，在實質上同爲中國人，中華民族之一份子，無任何根本上之分別也。故能澈底認清：信教者爲吾教友，教外者爲吾同胞，則誤會自免，挑撥自不入矣。

故今後吾人不希望隴上平治，文化發揚，社會進展……則已，非然者，則非建設起新的觀念，而免除過去之種種誤會不可。如青海馬子香氏所謂「再不覺悟，仍教唆子孫，互相仇視……那我們對不起後人」……「化除回漢仇視之觀念，以期救二三十年後，百千萬亂刀下的人命。爲我們子孫造永永遠遠的太平幸福，拯出仇殺的浩劫。」實澈底痛切之言論，故雲石兄有「孰謂秦無人？」之狂問。凡爲隴人（豈止隴人）。當自今日起同受洗禮，以改仇殺之志，而抱互助共存之觀念，則不僅隴人之幸，亦民族國家萬世之幸也。

讀馬海馬步芳君談話以後

馬晉石

一五〇

嗚呼！隴上（甘甯青）之天災奇重，隴上之人禍最深！獨不見有慈悲哀憐之君子，爲之設法以補救之者，何也？或曰隴上之文人，乏宣傳之能，或曰隴上之武士，無遠大之謀。

今讀馬君步芳，「化除回漢仇視觀念」之言。始知前二種說法，殆有未必盡然者！故敢大聲疾呼！曰：「孰謂秦（其實是隴）無人！」夫馬氏以一軍事之首領。（現聞中央發表第十師師長）其言語動作，關乎百年之大計。以爲「我們經過變亂之後，再不覺悟，仍教唆子孫，互相仇視，圖作報復……使後人死於非命，就是我們對不起後人！給後人落下內虧欠！」

這種痛切而澈底的思想，不但一般粗暴之武夫，非所夢憶；即皓首窮經之老儒，亦多昧而不明，若馬氏者可謂達人也哉！

不特此也，馬氏不獨言之有理，而且行之入軌。故曰：「本人除在軍隊內極力解釋，使各澈底化除意見外，並在各種民衆大會，及回教教育促進會。痛切宣傳聯合。俾一般志士善士，做這種化除回漢種族仇視觀念的大運動，以期救二三十年後，百千萬亂刀下的人命。爲

我們大家的子孫，造永永遠遠的太平幸福，拯出仇殺的浩劫」。上導下行，其效力之速不知更何如耶？

余素抱消滅西北回漢仇殺之志，凡古籍新聞，有關此種問題者，多閱覽而忘倦！數年以來，常發此類言論。卒以人微言輕，不能惹起多數人之注意！（現有幾位同志作此工作），與之共同研究，以謀補救之方法，每引以為莫大之隱痛！今得馬氏之深謀善舉，不覺喜出望外，聊作數語，祝馬氏之成功。並切望我隴上有力之同胞，勃然興起，同作此流芳百世，「回漢攜手」（馬氏之口號）之大運動！

二十，四，八，於南京

回漢同胞之新觀念建設的途徑

俠

作者於本刊三期，曾草有「回漢同胞應建設新觀念」一文。雖句組語短，實出之衷心。茲補充前文，作一積極而明顯之供獻，稱之曰「回漢同胞應建設的新觀念之方法論」也可。

「信教者爲吾教友，教外者爲吾同胞」。「同爲中國人民，同爲中華民國之一份子，不論漢滿蒙回藏，俱爲同胞。」此作者前文之所言，即我隴上同胞所應建設之新觀念也。倘有思想，有知識，覺悟善良之父老兄妹，必認之爲是，且謀積極的普遍建設之方法者。本文蓋有以論之；

(一)發揚國族文化：一國家一民族，其建國立基，且保永世，必有其民族特有之文化。我中華民族，自不能例外。故民族之文化發揚，對外可保其光榮之地位，在內即可促成國家之統一，與同胞情誼之融洽。吾隴因地勢之阻限，交通之不便，至今仍以農業爲社會經濟之基礎，故薄於民族國家之觀念，而宗教，宗族，地方隅域之情特熱，是以吾人爲達上述應建設之新觀念，第一當發揚國族文化。使我三隴同胞知吾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建國，之光榮

歷史，與夫今日所處之地位與環境，以及爲全人類所負之責任。然後則知過去之務末小，而忘去根本基礎之錯誤，一朝頓悟，互助共進，而愛國家愛民族，恥屑事於偏隅，而求整個中華民族之升榮。故今日刻不容緩之工作：

(A)普及社會教育：設學校，圖書館，歷史博物館，民衆日夜學校，閱報所，講演所等。……舉凡增進人民知識之教育機關，政府黨部，地方先覺俱應共籌力辦。其最低限度，亦應定出比例年代，逐漸減少三隴文盲。人民之知識日豐，其見地自日見遠大也。

(B)改善宗教教育：三隴最使人痛心者，莫如不使子弟求學。回教同胞，尤其加甚。因回教有其寺院教育，認學校教育爲餘事也。故子弟年常知教，卽送入寺，執其教者爲阿訇，其教材純爲阿拉伯原文之經典。故學成出寺，中文不識之無，而思想純範軸於古代之宗教與義，與世隔絕，實不知自身之生活於二十世紀之中國。此尤就優秀者而言，餘不過只學得主瑪應誦之經文詞音與儀式而已。是以自生至終，未嘗少致意於民族國家，實亦教育環境使然也。故謀發揚國族文化，當改善其教育方法，在宗教教材之外，充以中文之各種新時代之教材。並對於執教之阿訇，加以相當之訓練，如烏霄石兄所謂「訓練老漢」。此甯夏馬回愚先

生已行之而具卓効者，吾人甚望其普遍於三隴，在吾中華文化史上，留得光榮偉業之一頁！

(二)注意家庭教育：過去家庭教育中，足爲吾人應建設的新觀念之障害者，莫如父老之口授偏面的歷史，使仇恨之孽，深種於兒童純白之腦海。魯石兄於本刊創刊號「我對於整理甘肅的一點意見」一文中，對此禍孽，述之甚詳，茲轉錄一節如下：

「報仇！雪恥！孩子們自出世以來，無日不受這四個大字的訓練。」「漢人方面對於自己的兒孫說：『某年某月某日，把你的爺爺或爹爹，叫回回賊殺了。你將來長大成人，必爲他們報仇！』」「回回方面又對他們的子孫說：『幾年幾月幾時，把你的媽媽或姐姐，叫哈夫兒(回教漢人語)姦辱死了，你將來必爲報仇雪恥！』」

是以今後隴上同胞，在建設此新觀念之初，第一先消除此種種禍植患之家庭教育。兒童入世，即教以人類互愛之思想，同胞共進之精義，實不僅免除三十年一次之慘禍，永永世世，亦消滅其禍患矣。

上舉二方，就其大者要者而言，吾三隴同胞，能頓悟，有決心，以上列方法，建設新的觀念，則三隴將永登於極樂世界矣。祝之！

七，四。

所謂回漢問題

梓思

比年以來，三隴之天災人禍，愈演愈烈。致數百萬災黎，迄今猶陷於絕境而莫可拔！論者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輒謂三隴災禍之造端，實基於「回漢問題」。此就表面觀之，固不無相當之理由，若一究其竟，殊有不然者。蓋所謂回漢云者，僅不過宗教信仰上之區別耳。三隴漢同胞，除宗教信仰上稍有差異外，其他若風俗，習慣，語言……等無不相趨一致，而信教自由，已爲各國法律上一致遵守之原則，若以宗教信仰之不同，而發生所謂「回漢問題」，則中國之問題，誠多矣。真如本刊編輯主任俠君所言：「回漢若成問題，則蒙漢亦成問題，回藏亦成問題……問題尙未解決，恐我中華民族，早淪爲帝國主義之奴隸矣」。俠君之言，其理至明，同一國籍，俱爲大中華民族，果有何問題之足云？

然而，一般所謂「回漢問題」，究由何而起？原問題之所以發生，必有其造因，絕非憑空而降，愚以爲最大原因之所在，厥爲野心軍人或無聊政客之惡作劇。蓋彼輩爲謀其本身之昇官發財計，遂不惜忍心害理，拋棄我三隴漢同胞之福利於九霄雲外，故張大其辭，極難

間挑撥之手段，唱爲「回漢問題」，藉以招搖惑衆，希圖得一部或全部民衆（回民或漢民）之擁護，以遂其私願耳。凡此事實，證之三隴歷史，不遑縷述。試思過去每當甘肅政局轉換之際，所謂「回漢問題」之呼聲，便甚囂塵上，如民國九，十年間，甘肅督軍張廣建卸任，馬福祥督甘之消息傳來，隴東鎮守使張兆鈞，因拒馬而唱「回漢世仇」之謬說，以爲反馬之得力口號。當時幾致全隴復陷於糜爛不堪之狀態，幸爲時未幾，北京政府復以陸洪濤督甘，馬督綏遠，而一時喧騰隴上的「回漢世仇」之呼聲，遂亦隨此政局之解決，亦若浮雲經日而不知何往矣。

三隴回漢同胞，因教育不發達，知識簡陋之故，常被類此謬說所鼓惑利用而不自知，又如民國十七年，國民軍卽利用此種謬說以挑撥三隴回漢，使之互相殘殺，以維其統治之地位，過去雙方（回漢）因受奸人之挑撥，致引起許多之誤會，因而發生種種之糾紛，犧牲若干回漢同胞之生命財產！今後三隴回漢同胞，若再不覺悟，仍信野心家荒誕不經之言，上好人之當，互分畛域，互相猜忌，則前途之險惡，將不堪設想矣！

三隴回漢同胞，今後應有共同明確之認識，凡只知一己之私，不顧長久大局，利用我回

漢同胞。均循之勢，冀得暫時之相安無事以苛延其官運者，或運用挑撥手術，藉回漢衝突之機，以爲進身之階者；論論其爲回教徒或非回教徒，吾人當目爲國家盜賊，民族罪人，羣起而共業之，誅之；切勿再受奸人之欺騙，利用，重演閩贛之慘劇，貽三隴歷史以無窮之羞，是作者所馨香祝禱者也。

土匪問題

土匪？民軍

俠

自去年大戰以來，三省民軍蜂起，響應中央，保護地方。叛逆腹背受敵，敗走潰滅。三省健兒供獻於革命，遺惠於地方人民者，不爲不大。全隴父老，除表其虔誠之敬受外，尙有何言？今所以不能已於言者，蓋有慘痛勝於慶喜千萬倍以上之實在。

馮逆之蹂躪三省，今已五年，在此五年中，吾隴上人民所受之痛苦，酷慘之情狀，實筆難描寫，口難敘述。民怨之深，已成一觸即發之勢。故馮逆背叛中央之逆命朝發，近二十萬之民軍遂夕起矣。聲勢之浩大，叛逆爲之胆寒。蓋隴上人民之所以忍受於前，因馮逆尙能服從中央，前途仍有一線希望也。今叛跡昭明，僅有之希望已斷，而大軍之供支，實已再無可忍矣。

不意民軍之起，竟一二無知之野心小醜，假驅逆之名，蹂躪地方。舉青天白日之旗。

行土匪共匪之實。屠城洗鄉，擄掠奸淫，其野蠻慘暴，勝於逆軍。當馮軍潰滅之時，全隴人民，遂又塗炭於自己之手矣。所謂民軍者：其來也自民間，其使命即在救自己救地方。使叛逆生後顧之憂，中央得兼征之效耳。隴中民軍，固有明達此種意義，以完成其使命者。所謂民軍名義，唯此數部始能負得起也。而有假名造亂，蹂躪桑梓之烏合亂民，吾人不僅不能認之爲民軍，且以全隴之仇敵，國家之害虫視之。當此中央辦理西北善後之時，將吾人之所希望於軍事方面者列後：

(一)過去正真服從中央，保安地方之民軍，優於編制。其不願從戎者，給資遣歸。

(二)其假民軍之名義，而行土匪之實者：其部屬因爲無知人民，脅迫誘惑所致，令其遣散自新。對其首倡，必爲正法，以謝慘死之數十萬人民，併以儆野心暴亂之徒。

是二者爲吾人之希望，亦爲全隴人民馨香禱望者。革命之中央，負責辦理西北善後之同志：慰我人民，卽在期矣。

二〇，三，一四，

同情剿匪

誰能提起馬廷賢，而不聯想到殺人盈野，姦淫擄掠之慘狀的嗎？

鎮番的城是誰洗的？禮縣是誰屠的？甯定的三千多人民死於誰的刀下？……而迄至今日隴南的十四縣同胞被誰無休止的在屠殺，搶掠，姦淫？……馬廷賢，是馬廷賢啊！

在人類裏我們再能找出慘酷過如馬廷賢的嗎？他殺了的人，在三十萬以上，這驚人的數目不用說，只他所用的殺人方法：如老弱的割去手臂，以聽其死；幼童割去生殖器；婦女於姦淫後，以滾油木椿，煎釘其產門；而壯丁則割舌剜眼，割腿活埋，致其求生不得，求死不速。這些慘毒，我們先述訴而心裂了。

在二十世紀，誰想到還有這樣野蠻慘酷的景像在出現？但，甘肅的人民，有三十萬身受而夷滅了，生着的，還在凌遲而待斃。

甘肅是荒旱頻年，造成酷災。而酷災之無法拯救，是由於治安的不保。破壞治安的禍首是誰呢？是巨匪馬廷賢。

馬廷賢信着世界上偉大的宗教，但把宗教的仁慈忘去了，發洩了他蠻野而幼稚的野心，背叛了他信仰的教旨，而做了食人的獸。

我們寬恕一切，但我們能寬恕屠殺十萬人民的馬廷賢嗎？

我們能忍受一切，我們能犧牲一切，但我們一至犧牲最後的生命給土匪戕殺，還在忍受着嗎？

不能！誰還有奇妙而相左的意見？

因此我們簡單的說：我們無所擁護，但對剷除至今還在屠殺甘民的馬廷賢者，則表其誠度的同情。反之誰袒庇馬廷賢，支使馬廷賢，縱護馬廷賢，……那我們認之與馬廷賢等觀，而放進燬除的爐裏。

書報評論

評所謂「西北的七筆勾」並質新亞細亞編輯

先生

蔡元本

在新亞細亞特大號上面，看見「西北之七筆勾」。前面有編者先生的幾句按語說：「西北風俗，迴與南方不同。清無名氏有七筆勾一首，描寫盡致，茲附錄之，以備邦人臥遊。」我以為是怎樣的名作，如何的佳構，將西北的風俗，描寫盡致？使讀者竟可以臥着，而嘗出不同的風味？但我一口氣讀全了「七筆勾」，竟使我失望失望又失望，原來編者視為描寫盡致的「七筆勾」，乃是一篇百年前的個甘肅西甯知府某氏的東西。其中所言，辱盡西北人民。據說某氏這篇東西動機，是因他的兒子想到他任上來，阻止不聽，故意寫出這樣一篇醜惡的東西給他的大少爺，其目的當然不待說了。而竟為提倡研究邊事，開發邊疆的新亞細亞登載出來，猶謂以備邦人臥遊，我真莫名其妙。我是西北人，我自相信並不至於「性情似豬狗」，

形容如禽獸」，所以不能不說幾句：

第一筆勾：「萬里遨遊，百二關河天盡頭；」這是閉關時代一般迂儒的謬見，以為到了甘肅，已經是天盡頭了，不知以外尚有中國版圖。所以許多邊地被外人佔去，自己還不知道。「山秃窮而陡，水聲惡而吼，四月柳條抽，百花無錦繡，一陣狂風，不辨昏和晝。」西北多山，地勢高聳，水流有聲，這並沒有什麼可怪的地方，且為風景之點綴。氣候較南方為寒，草木萌芽稍遲，然及至夏秋，則百花也一樣的爭豔。狂風間有，也不至「不辨昏晝」盡在昏暗中揣摩着生活罷？

第二筆勾：「堪笑風流，一領藍衫便能休，幾入囊門口，文學輒丟手，扁額掛門樓，榮華已盡夠，坐吃饅頭，不問長安走。因此上把金榜題名一筆勾。」西北因交通不便，及其他種種關係，即在現在中學畢業後，到國內外遊學者很少，無怪在從前一領藍衫便能罷休了。這是國家的設置未當，並不是西北的人輕視文學，沒有進取心。

第三筆勾：「可惜女流，兩鬢蓬鬆灰滿頭，黑漆鋼刀手，臆腥猙獰口。腿褲不遮羞，臙蹄寬且厚，巫山雲雨，那見秋波流，因此上把紅粉佳人一筆勾，」女子搽胭脂粉，飾得妖妖

燒燒。好好的足，裹成三寸金蓮。不出閨門，不專操作，正是我國的弱點。西北早已男女共同操作，鋼刀黑手，鬚髮灰頭，是操作之表現，何可惜之有？秋波流動，未必是婦女的天職，能爲國家爭些光榮！

第四筆勾：「沒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丟，冬帽尖而瘦，棉褲寬而厚，紗葛不須求，衫且耐久。毡片遮身，被褥何曾有，因此上把綾羅綢緞一筆勾。」這一首雖笑西北人衣服之難看；然反足以表現西北人民之偉大精神，西北所產者，牛羊皮毛耳，用以爲衣服，爲被褥，提倡土貨，利不外溢，與一衣百金及用洋貨者比，其優劣自判；爲氣候寒冷之故；四季衣裘，亦非奇事。

第五筆勾：「客到忙留！……牛蹄與羊蹄，帶手送入口，風捲殘雲，食盡方丟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筆勾。」原始時代茹毛飲血的人類我想也不能把毛盡吞到肚裏去，西北之人，亦今日之中國人也；在此災荒之後，也必去毛而食肉，西北之人，並沒有異樣的胃口，怎麼進毛入口？此在稍悉人情者，即能知爲不通之論。

第六筆勾：「未雨綢繆，……馬糞牛溲，膾膾且腥臭。因此上把雕梁畫棟一筆勾。」西北

一樣的有高樓大廈，畫棟雕梁。凡到過西北的人，大概都知道，除非自言，如清無名氏者。至專以游牧爲生的人民，則多括帳而居，沒有土坑和牆頭，那裏會「燈油壁上溜？」「馬羣牛渡」，是牧畜地方平常的現象，在大人先生們見了，當然有些膾炙！

第七筆勾：「寒漠沙邱，土韃番回畜類侷，性情似豬狗，形容如禽獸，見了茗與茶，呵呵連拍手，國法森嚴，此偏遺漏。因此上把禮義廉恥二筆勾。」西北是中國的土地，土韃番回是中國的人民，語言服飾，雖有不同，而其爲中國人則一，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在世界五大洲之上，沒有聽見過有「形容如禽獸」的人類，而在中國竟有「性情似豬狗，形容如禽獸」的人類，真是地大物博，無奇不有。大概是封神上的雷振子，征東上的猩猩胆，西遊記上的牛魔王等的遺民，也未可知？在外國人說中國人野蠻，猶可說也，而中國人以中國人爲禽獸，其不知禮義廉恥，可說是夠程度了。

現在我們會明白「七筆勾」者是怎樣的一個東西，作「七筆勾」的人是怎樣一種頭腦。我不能不欽佩足不出戶，只愛臥遊的新亞細亞編輯先生，竟認爲「描寫盡致」的材料，介紹了出來。吾苦心與識見。我不知新亞細亞是爲開鑿滄疆而研索鴻疆開斯呢？還是爲鄙夷滄疆而研索邊

疆問題？若爲開發邊疆而研究邊疆問題，則登出土獾番回畜類備這種性情似猪狗，形容如禽獸的話，將發生怎樣的影響？惹起西北人民的反感不用說，同時又使內地人民，認西北爲窮荒絕漠，裹足不前。若鄙夷邊疆而來研究邊疆問題，我想不會的。因爲新亞細亞每期都有名人題下的使命。而且鄙夷也總得找出人家的實在毛病。西北人民身上無毛，腋下無翅，怎的會如禽獸猪狗而侷於畜類？

末了，我還是借用編者先生答時報編者的話來作結束：「我們並不是好生是非，無非爲社會保存真實的批評而已。」尤其關於「提倡之不暇」的邊疆材料之批評與介紹。

（附）關於（七筆勾）之新亞細亞月刊社來函

南京新亞細亞月刊，因刊載俗鄙不實，辱侮西北人民之「七筆勾」一文。本刊爲「社會保存真實的批評」，辯正國人對於西北之謬誤觀念，特於本刊四期評論質疑。頃接新亞細亞月刊社來函致謝。緣出誤登，並允更正。本刊同人本同道互勵之義，今後勿使再有此種不幸之誤會出現爲盼耳！茲錄該社來函如左：

隴鐘社諸先生並請轉甘肅諸同鄉先生大鑒……捧讀貴刊，無任欽敬。敝刊所登此節，完全出於誤會，編輯部僅大體稿件編就，至補白小品，均在上海發行部方面臨時插入，取材時未加審擇，致將新疆遊記（謝彬作）中某節插入，事後始知其誤。頃承 明達指示，同人等深爲感幸。至誤登此篇而引起之誤會，同人深爲不安。爲此謹致懇切之謝意，並當更正，用答厚意。方今海內研究邊疆問題之刊物，寥若晨星。貴刊議論精闢，極爲難得，本同聲相應之義，同人尤深望 先生等時賜教言，以匡不逮。專此佈覆，並頌 撰安！ 新亞細亞月刊社

我望着甘肅民國日報而苦笑

白

甘肅真是一個爬不出腐朽地海底地方，當時代之輪不停的前進着時，而甘肅底社會，却倒推了上去。從前是在十八世紀裏，現在便到了十七？十六？世紀。這證據，不用說多的，只要費上兩分鐘的寶貴光陰，一看甘肅民國日報，你會認爲這話是真的。

報紙的功效，是不僅只反映社會現象，牠更有其重大的使命，在指導社會——指導社會前進。而甘肅的民國日報，却只做到了第一步，而也就只限於第一步了。而這第一步的工作，也如何的表現得貧弱啊！

我們知道這是省黨部所辦的報，但黨務的消息竟缺乏得每天只有用五號字排着的幾行。最可笑的以致李繼（那列在最後的黨務欄）僅有的一則消息，將省黨訓班學生賽球的消息來充數。

說是民報，而關於民衆的消息，雖不敢說沒有，也確難說名符其實。但一個委員因乘涼而打了幾個噴嚏的消息（所謂某委員感冒云云），却那樣關心的登了出來。

我們真奇怪那些等因奉此的專電，爲甚在內地各大報上排在第三張第六版上的，一到甘肅，便變得那樣重要？不僅占了社論的前欄，還排成二號字。這些專電與甘肅的政治社會人民有什麼關係？

提起社論，更教有門牙的人担心。自創刊號起我只看到了一篇驚人的圈圈，似乎說罵人這一流事，文氣勝過郭璞底山海經序。這是奇文奇事，以後便想着也見不到了，咬句文：「私心竊有憾焉」！

我最望着苦笑的是那塊尾巴——那按着「文藝」這名目的尾巴下所放出的氣味。我常常這樣的問着朋友：「這是什麼把戲」？朋友的回答是：「是甘肅特有的活把戲」。並且他指着要我看那「馬杓生在樹上」的四行五號字，和緊接着的齊頭齊尾的東西。我所感到的仍是苦笑，同時深悟到屠格涅夫底劃時代的小說「父與子」底偉大。因爲那偉大的作品的背景，正如現在的甘肅。

在雨天的路上，鞋底不會是乾的。但你能將雨天走路，也要不灑鞋底的方法，希望，也斷絕了。而民國日報——那負着指導社會，訓練社會的民國日報，從他截止今日以前的表現

他是安於現狀，而無需方法，無所希望了。除了苦笑，還說什麼呢？

從甘肅的民國日報，我們深刻的認識了甘肅的社會，牠是溺沉於腐朽的海，正吞飲着泥漿以自樂。整個的舊勢力重新復活，新的時代的萌芽，已生的被蹂躪盡淨，剛埋的種子，被掘而踐枯。

斷絕了希望是多麼悲痛，但要隔時代的人覺醒，又是怎樣的困難。是誰？你執着指導一省民衆前路的筆政的先生！

編者按：甘肅民國日報之未滿人意，負責者實亦有其苦心。而白君批評，亦純據客觀。

幸望民報負責同道，能於困苦之環境中，不負使命，作民喉舌，並探新式方法，改進圖新，則如白君之批評，有助吾道多多也，吾人更常望其批評。未知民報諸君以

爲然否？

甘肅民國日報復活

白

爲了甘肅日報底陳腐與古板，在隴鐘八期會寫了「我望着甘肅民國日報而苦笑」這樣一篇短評。說是多嘴罷，也確實太看不過眼了。

不想隴鐘八期出刊還莫多天，甘肅民國日報竟改觀了。編欄取材，竟突然的改了新面目，而且社言不缺，編張增加。這在關心於新聞事業，而與了希望給民國日底我，是怎樣的在驚喜？民報是正真的復活了啊！

雖然說未必完全滿了人意，做到了她應負的使命，但比上過去不見社論，只做錄事的那專門轉載各省通電的形勢，總使人相當的滿意了。在這裏我虔誠的祝民報底新途之開展！

當我看到民報改觀後的幅頁時；同時收到的有青海底「新青邊日報」，甯夏底「甯夏民國日報」，臨洮底「隴報」，平涼底「隴東民報」四種，爲了望外的高興，我將這五種報比較的一觀。結果：甘肅民國日報雖未超出「隴東民報」底地位，但第二把交椅却把定了，在從前她是連青寧底那些不知所云的報紙也不如的。

在這裏我順便也以虔誠的心，爲甯青兩報負責的先生們進句忠告：我們不會創造，難道連摹仿的能力也莫有嗎？我不信你們一年四季，連看到一次內地報紙的機會也莫有？就是說實在莫見過內地報紙，但三省的報紙你們總會見到的罷？請你們比較的看着，一樣是居在交通不便，消息阻隔的西北，爲什麼甘肅民報能改進，而「隴東民報」不遜於內地的報紙呢？

希望多登些實際的材料，而少塗些梅蘭菊竹罷！

希望多觀摹，而想想報紙的使命罷！

希望繼甘肅民國日報的改進，而三省的報紙都走上煥新的路！

因爲這損失是關乎三省底社會與文化啊！

十五年前的甘肅

洽

——讀書雜誌之一——

好久看想的新疆遊記，（謝彬著，中華書局版），直到新亞細亞月刊登載了七筆勾，才下決心來看，加之我自己事務的關係，更使我細心的讀了一遍。這是一部遊記中別具觀點，記述西北各省政教風土邊防交通的較詳盡較入實的著作。是以日記的體裁，逐日記下去，自民國五十年月十六日起，至民國六年十二月六日止，共十五閱月。而以內容地域分爲二十篇。隱憂，遺留的稅政，和種因的災禍，都給看出而且寫出來了。

現在已經二十年了，離那個時代已經整整的有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不知經過了多少變亂，最大的最顯的：所謂甘肅已分割而成三省，而且已掛了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幟。但民生呢？政治呢？社會，文化……：實質的一切？可以說一點莫有改進，且更加艱苦混亂退後落伍……。

說甘肅在幾年前是世外桃源者，我也特將這十五年前的甘肅實況介紹在這裏。雖然這是走馬看花的看到的一點點，但也可以使我們明白甘肅的病根是種的深了。

以下就所記分錄幾條，或亦有助我們的猛省。

第一煙禍。「平涼清日府治……城內商務甚盛，爲西安以來第一。最可怪者，鴉片商店，時觸眼簾，幾疑身在上海租界。報紙宣傳，甘省長官明賣罌粟，似非無據。時人多謂兩廣爲煙國，今春間旅行其地，未見明賣煙膏。今平涼城，高縣商幟，曰『零土分剪』，曰『公膏出售』，沿途市鎮，又復煙館林立，吸者往來擁擠不堪。萬目睽睽，無所飾諱。稱以煙國，名實符矣。政府關於鴉片，曾與列國立約，限期禁絕。目前期已屆滿，甘省猶復如是，洋藥入口，又怎能禁？……」（三五頁）

「住蘭州……民間積存鴉片甚多，個中人云：『可供甘肅人民二十年吸食』。當局於各縣遍設土藥罰款局，名爲懲罰煙民，實則官膏專賣……」（四一頁）

第二內政。「甘肅入民國來，有二稅政，足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內務方面：則凡前之糧廳分三十分縣，一律改升爲縣，如洮沙，紅水，漳縣，西固，莊浪，鹽池（花馬池分州），東

藥，撫葬，金塔（王子莊分州），毛目之類是也。按之政象實際，多爲失當。此十縣中，有田賦所入，用供本縣政費而不足者；有教育司法各機關，皆無基礎而須新設者；今概升置縣案。不徒無益於民，而且重民負擔，莫知事語我云：『毛目一縣。城內居民僅二十餘家，全縣人口祇有百餘戶』比之南方，特一小市集耳。亦設縣治，不亦慎乎？或謂候補知事太多，特闢此途，以資除授。吁！國家行政區域如何重要，而可如此兒戲耶？」（七一頁）

第三財政 「……財政方面，則頭會箕歛，竭澤而漁。徵收機關，名多於實。土藥罰款也，皮毛公賣也，白貨厘捐也，煙酒公賣也，駝捐車厘也，夷稅（番子貿易稅）集稅（市坊稅）也，自縣城以迄鄉鎮，無地不備，無物不徵，無徵不苛。又有所謂籌款局者，機關獨立，不歸財廳管轄，亦一括搜民財之所。豈輩編氓，其何堪此！或謂甘肅乃清受協省分，改革以還，不第協餉告絕，且須接濟中央每年專款七十萬元（公債除外），一出入間，收支懸絕。非如此稅，經費無着。嗚然，亦當於歸并賦目，培養稅源二者加之意耳！」（七一頁）

第四佛教 「住蘭州……西甯道屬循化縣拉卜楞寺，西甯縣隆務寺塔兒寺，各有活佛。蒙番迷信甚深，恆以每日所得十之七八，捨之該寺，以表虔敬，如日本各寺之自由獻金者然

。惟彼數少而此數多；彼多銅幣此皆生銀；彼恆取出應用，流通社會；此則聚而不散，同於窩藏；據官斯土者言：『該寺建立甚久，所積生銀，數約千萬餘兩』果非齊東野人之談，斯亦甘省富源所在。（四四頁）

「……佛宇神廟，則極其壯麗宏大，金碧輝煌，萬金一擲毫不吝。即在東南富省，亦非多觀。是雖邊民迷信過深，自甘奢窳，作此無益；苟上等社會不為提倡，贖錢於民，亦未必肯如此浪費也」。（五八頁）

「……活佛之牟利也，假金番民農商，倍重其息。而農商每歲所獲，又以金額三分之一，獻於活佛，愛戴哈達，歸誇儕輩，羣相倣效。青海漠北各蒙古，亦不憚跋涉遠來貢獻，拉卜楞隆務二寺之藏，擬於金穴，有由然已」。（六〇頁）

第五回教 「……阿渾（即禮拜寺主）倚其掌教之權，得扑責回民，回民有吉兇事，必往禮拜堂誦可蘭經。而平日於阿渾又皆有賄賂。金粟畜產，無物不納，亦猶番寺活佛之聚斂。於是阿渾爭立新教，名目繁多，河遠猶甚。大率杜撰欺人，誦以默罕默得源流，茫然罔曉，惟嘵嘵焉互爭門戶。官若詰問，則又合而抗官，其刁頑類如此。……回民不啖豕肉（本草

言豕性塞損人），不嗜鴉片勸樸尚義，勇敢善鬥，戒飲酒，戒吸煙，是皆勝於漢人之處。（

六三頁）

第六土司 「甘肅西南兩路，皆有土司雜處，部落甚多。其著稱者，惟臨潭（舊洮州）楊土司，與平番魯土司。楊土司居卓尼堡。清同治時，有楊元者，以助勦回匪有功，政府獎以頭品頂戴，其子作霖，亦以軍功得職如父。代增勢力，日益強大，四近土司皆弱小，鮮學土歸附。以故洮南西甯之間，與夫四川松潘所屬土司，皆歸管轄。封疆千餘里，儼然牧伯，其餘所轄土民，阻遏讀書，魚肉備至。地僻官遠，控訴無從。官以舊章優待土司，控亦莫伸冤屈。土民常困水火，甚為可憐。……惟茲土司，無論何部，風俗習慣，多與漢民懸殊，前清徒事羈縻，益與國家，主義，背道而馳，幾至不可收拾」。（五九頁）

第六民生 「余自涇州至蘭州，沿途所見貧家兒女，嚴寒猶未着袴，齒頰成聲，皮膚紅腫，狀是可憐！地方官熟視無睹，是誠何心」？（四三頁）

「寢處多無門門，行李置車上，亦鮮有遺失。民風淳樸，至可欽羨。而食物粗惡，居室臭穢，面垢衣污，不堪入目」。（二五頁）

「午晚皆食鍋塊，甚難下咽，飲水仍有苦味」。……（三九頁）

這些只是著者所見所聞中偶記的一二，而甘肅政治社會的病根，可說被他看的清清楚楚，說的明明白白了。所以有煙禍的彌蔓，政治的混暗，稅捐的苛斂，回教的迷毒，才有「煞是可憐」的民生。但人類是有文化的，因此社會是有進步的，但看看這十五年前甘肅的景象，已是『煞是可憐』了，假使社會是會進步，現在的甘肅，無論怎樣說，不會是不如十五年前甘肅的景象，然而現在的甘肅是怎樣呢？煙禍更加的彌蔓，政治更加的混亂，財政更加的貧瘠，稅捐更加的苛重，於是民生之「可憐」，竟與年代加增。

在這個公式下，誰再敢想十年二十年後的甘肅呢？可怕的滅絕驅亡的景象啊！

二〇，七，十八，於南京。

評述兩個關於開發西北的講演

白丁

因了東北的淪陷，國人對於西北，似乎有點相當的重視。即政府要人，也連篇廢牘的大講起「開發西北的重要」，這在麻木久了的國度裏，我們不能不認爲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然而空話害了國家，幻想誤了國家，西北的開發，是要拿出魄力，腳踏實地的幹，才能得到一點成績的。而這個責任，更要實業界先負起，政府再實際的與以援助。不然雖有幾個要人偶以興之所至，做爲講演資料，其結果徒增一度希望，再找不出一點什麼價值來。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幹才，幹力，說空話的人已經足夠用了。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幹的政府，徒講好聽的話，發好聽的官言的政府，已爲人民所痛絕了。

就所謂西北罷，政府的人，何嘗不知道它地勢的重要，物產的豐富，文化歷史。更何嘗不知道開發後對民族國家的補益，只是不幹，不踏實地的幹，也只有讓其荒涼而已。試看只到過西北門口（陝西）一次而同來的何應欽邵元冲二氏對西北的認識已是如何深刻，對開發西北的重要，已是認爲如何的迫切。

何氏在三月三十一日行都中央擴大紀念週講演：「開發西北爲我國當前要政」。他將要開發西北的理由，分爲三點來講。第一是國防方面：他說「蒙古北境，與新疆西北邊境，接壤蘇俄；新疆西南邊境與英屬印度相毗連；蘇俄本其遠東政策，肆意向我侵凌，現在雖認蒙古爲我國領土，而實際不啻爲蘇俄之一部。歷來爲西北邊境問題，與外人所訂條約，無一次不喪權辱國，全民上下，又鮮注意及此。現時外患日急，非從速開發西北不足以言國防」。雖然外患日急，才來開發西北，是不是感覺到有點遲了，但西北在國防上的重要，總算被我們的軍政部長知道而且道出了。

第二是經濟方面：「凡新式國家，工業社會所需要之原料品，西北各省，莫不異常豐富。至於食料，西北大部份盡屬畜牧區，自爲世界肉類出產地，所以爲充裕國民生活起見，更有開發西北之必要」這一方面邵元冲氏更有比較詳實的講演：「經濟方面：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人民的生活很困難，但地下的蘊藏很豐富，如煤礦煤油礦之類。現代工業最需要者，爲煤與鐵，我們如能開發地下富藏，將來我國的工業，大有希望，不必仰賴他國，不致受他國的牽制。又如農業，西北的土地，並不磽瘠，不過因水利不能改良，所以出產不多。以後我

們如果注意水利修濬。黃河農業，必大有發展。又西北更適宜畜牧業，如能從事提倡，則皮革業與毛織業的原料，有充足的供給，假使再能於皮革業與毛織業從事研究，從事改進，則我們自己不必買別國的皮革品與毛織品了」。看這兩段講演，西北物產的豐富，大概有個概念了。而國人家裏放着鮮肉，却去吃外國來的陳肉罐頭；家裏放着羊駝毛，却穿外國的羊織衫，家裏放着鐵，却使用洋鐵；家裏有的是大森林，却用外來的洋木，這是怎樣的冤枉！國家不窮，民生不困，豈有道理？

第三是文化方面，何氏說：「秦晉山地及關中平原，為中國文化策源地。秦以前大都建都在黃河上遊，到隋唐之際，仍奠都長安。但在文化方面，秦漢以前，是純漢族之文化，隋唐之後，一面將通古斯族回族唐古特族諸族文化，熔解於一爐；一面又與佛教景教黃老教接觸，放出燦爛文明之花，我們為研究與發揚我民族固有文化起見，更要開發西北」。邵氏說：「中國文化，是自西向東，即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珠江流域；軒轅黃帝的陵寢，即在陝西中部縣的橋山，這可推知西北是古代文化發源地。歷代帝王和名人陵墓的建築，及其他宗教的建築，可以表現中國古代文化及藝術上的偉大之一般。再看西北方面的人民，是有模

實勤勞忍耐進取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很可寶貴的，我們須綿延而光大之，我們民族才有復興的希望。西北爲中華民族之搖籃，中國文化之發祥地，這當然是歷史的敍白。過去（現在何嘗莫有）鄙視西北，認西北爲蔓荒番野者，這兩段講演，可以使他開開眼界了。

以上將開發西北的理由說過了，再看看開西北的方法。邵氏的方法很概擴簡單，他只說：「希望外省的人才與資本加入」一句。對於加入了幹什麼？怎樣的幹？從何處幹起？却莫有說到。而何氏的講演，比較的要具體着實一點。他說：「第一要開闢交通；其程序，第一步應以全力完成隴海路，同時設法敷設中央鐵路系中之西安大通線，西安甯夏線，西安重慶線，蘭州重慶線諸路。第二步擇要完成西北鐵路系統，與擴張西北鐵路系統，同時責成各省政府，就各地民力財力，修築公路。第三步擇要完成高原鐵路系統，最低限度，須完成拉薩蘭州線」。的確，要開發西北，第一非先使交通便利不可。西北富產之所以不能利用，西北文化之所以後落，可說完全是因了交通阻塞的原因。這裏何氏雖只說到鐵路，並重的汽車路飛航，黃河通航諸交通問題，未曾設計，但能知道西北的首要之圖，開發西北的最先工事，總算是難能可貴了。而且鐵路的敷設，不僅有經濟的價值，在國防上的價值，也是非小。邵

氏有這樣一段話：「交通方面我們沿海各地，不免要受國際上的牽制，我們要另闢新途徑，如果從西北興建一條長鐵道，直達小亞細亞，不但爲我國交通開一新局面，且可成爲歐亞交通的中心。」

「第二振興水利：第一步整理河套耕地；第二步修濬渭河汾河及汾河，同時導引其支流；第三步依照總理計劃，從事濬導黃河及灌溉蒙古新疆諸工作。」

「第三開採礦產：今後應特別注意者，在設法掘淘黃金與吸取石油。」

「第四移民殖邊：我國現在一方面有人無地種，一方面有地無人耕，故非移民殖邊，無以調濟。至於過剩軍隊之編遣，遊民難民之安置，捨殖邊墾荒，更無法消納。」

綜觀以上所舉，使我們知道，政府不僅知道西北開發的必要，且還能設計出開發的程序，拿這次以西京爲陪都，更含着開發西北的決心，（見邵氏講演）但過去的歷史的教訓，政府不是真的要開發西北，我們還得考驗，我們不敢有什麼過奢的希望。希望常常會誤事的。過去其餘的不談，只說西北人民對於馮玉祥的希望罷：馮氏初到西北，他便打着開發西北的幌子，等得勢成羽豐了，却不見開關西進，而整隊東下了。結果是未開發的仍舊，已開發的

却糜爛盡淨。這比寓雖然現在講來不合式，但現在西北方面的情形，並不見和馮氏在西北時有什麼兩樣。所以對開發西北的責任，在政府方面，只希望他能援助，保護，正真的開發責任，還得由全國的實業界覺醒負起。

正如何氏的講演，現在不是坐而言的時候，而是起而行的時候。全國的實業界，若真看出國家的危急，國難的嚴重，而誤所以挽救，就應當負起這開發西北的責任來。在政府方面同時也當負保護和援助的責任。過去實業界也何嘗沒有一兩個覺醒者，但結果政府不僅不援助不保護，並來摧殘，這怎不叫真心幹的人寒心。

所以我們希望踏實去幹，更希望上下負責。

一部值得讀的「西北遊記」

洽

——讀書劄記之二——

「具二百三十八萬餘方英里，居全國七分之二之廣土，蘊五行百產之精英，爲歷史文化之起點，江河之所源，萬山之所始，靡靡焉宜牧也，蕩蕩焉宜農也，轄歐亞之中樞，具天然之原料，則宜工而宜商焉。至於強鄰窺伺，世界之爭端蘊藏；種教紛歧，國家之安危所繫；此非今日西北之現象乎？」

——西北叢編序。

在國內不少「志士」，不少遊客，但能「闢大荒」「探寶篋」，「玉門再度，葱嶺斯登，追擄望之舊蹤，循長春之陣跡」，而透悉西北真實，「舉之以示國人」者，却有幾人？讀林烈敷先生西北叢編，文章，爲人，兩俱拜倒。

林先生曾三度出入新疆，想到他乘上騾車，騎上駱駝，一步步跋絕嶺，渡荒漠，一次，而再，而三的探險精神，已夠我們欽佩了。而他能在這僕僕風塵中，冰天雪地裏，視測，考查，探訪，探問……繼續不懈的將其所得記載出來，獻之國人，更是如何的精神！

西北叢編，總分上下兩編，上編日記，計分八大冊，已出版者爲第三第四兩卷（共二冊）。三卷記民國七年由北京往新彊迪化二段，四卷記由新彊迪化至綏遠歸化城二段。附錄「西北國道路線計劃書」，「調查包頭附近水陸交通情形意見書」三文。

在全編莫有看到以前，要想作個批評，實在困難，尤其關於這樣真實經歷的記載的著作。這裏只就這一冊的內容說說，有如下三樣的特點，足使讀者滿意的：

（一）著者觀察的深刻 如十二月三十一日所記（六一頁）：「自包頭以西，沿途到處見基督教勢力，彼既以神道麻醉吾國人腦筋，固無論矣；尙有最顯露帝國主義者之工具之面目，而爲吾人所不敢忽者，計有數端：沿途所有膏腴土地，盡由彼從蒙人手中以賤價租來，而以重價轉租於教徒，教外之人，不得染指，此乃土地權之喪失。一也。彼既擁有廣大土地，收穫豐富，沿途糧價，無形中遂由彼操縱，此乃經濟權之喪失，二也。教徒與非教徒糾葛，均由彼處理無論矣，即非教徒彼此間發生衝突，彼亦往往任意干涉，濫施刑罰，地方官不知過問，且亦不敢過問，此乃司法權之喪失，三也。沿途蒙漢人民子弟，我不能教，彼乃代我教之，發聾啓聵，戒除惡習，（如放足戒煙之類），功固足多；然自受神道麻醉以後，知有宗教

，不知有國，知有神父牧師，不知尙有長官國法，如此之民，有不如無，此乃教育權之喪失，四也。其他種種橫行非法之事更僕難數。凡行西北者，莫不知河套一帶，有祕密之王國，具有無上之權威。夫沿海租界，其勢雖兇而害顯去之尙易。此則毒入骨髓，治之誠難，通國之人，幸注意焉。」這是怎樣眼光！在一般遊記中實難找到。

（二）著者記述的忠實 如一二九頁（二月一日記）記回漢仇殺誤會之點：「某君來談甘肅宗教情形，余語之曰：『歐洲宗教改革之禍，印度波羅門教仇殺之烈，未可以語諸我國也。漢唐之際，雖有學士大夫尊儒擯佛，久之，亦相安無事。至於今日，儒也亦奉佛而信道佛，亦尊儒而信道，已不見痕迹矣。庚子之亂，乃歐美人以政治手段傳教之反響，未可稱爲排斥異教也。偉哉我國，真如海洋之量，無所不包也。是故甘省歷史上雖有回漢之爭，然以嚴格言之，謂爲漢回宗教之爭固不能，謂爲漢回種族之爭，更不可。試以同治光緒兩役言之：同治之亂，乃陝回乘中原捻匪擾攘之際，因抗官之故，倡亂於渭南。及捻匪已平，移師西討，乃竄入甘肅，煽動河州，甯夏，固原諸回。迹其行徑，無異萑苻，而其動機，卽頗有政治革命之意也。光緒之亂，乃甘肅循化撒拉回教起新舊教之爭，因政府處理不公，乘中日

戰事發生，倡亂於河州一帶，其行爲，雖仍不免同於土匪，而動機即始於內都新舊之爭，而繼有政治革命之意也。是故歷次倡亂者，固多回民，而平亂者，尤多回民也。今之所請五馬……其先固皆以平亂有功者也。故此種情形，強謂之爲回漢間宗教種族之鬥爭，於理本不可通，而事實上往往每經一度變亂，則回漢裂痕，每深一層。推其誤會之由，著有數點：

其一，由於回教中自己分門別類：有新教焉，有舊教焉，有新新教焉，有再再新焉。新舊不同，遂起仇視，阿訇（回教之傳教師）推波助瀾，往往因擴充本人之權利，遂不惜煽動其教徒，殺滅異派，地方官爲治安計，不得不派官兵剿辦，官兵既不能熟辨其教派之內容，自難判別其是非，往往一致斬除，玉石不分，引起反感，於是回與回聯，而與官兵抗，此之謂官回之爭則可，謂之回漢之爭，則不可也。然官與兵，則漢人多而回人少，此易引起誤會者一也。回民既抗官，地方因之糜爛，受其殃者，則多無教之民，或回教以外之民，要皆以漢民爲最多。漢民爲自衛計，不得不請求官兵，或創辦團練，以圖防衛。於是叛亂者，遂遷恨於漢民，妄意殺戮，而漢民亦譁以報復之方，彼此慘殺，一往一復，禍患之烈，不忍殫述。

，此謂之民匪之爭則可，謂之回漢之爭則不可。蓋攻匪者漢，蒙，滿，土，藏各族之人而外，各地良回，儘多共同合作，且匪徒之中，亦未嘗無回教以外之人參雜其中也。然而匪以回教徒爲多，而攻匪者，以漢人爲主，則易引起誤會者二也。

其二，由於滿清政府政治手段之惡辣！滿清入主中國，以少數之旗兵，而駕駛多數之人民，則不得不用政治手腕以濟其不足。蒙古而善騎射，利用之以爲先驅，懼其變也，寵之以爵祿，眠之以女色，沈迷之以宗教。西藏遠在荒服，其民愚而悍，則脅之以兵威，而以黃教移其性。漢人重文，以文弱之。回人好武，以武愚之。文武殊途，思想異致，國家復規定種種不平條例，以苛遇之，而執行之者，則皆爲漢滿官吏，回教徒固未嘗知其間之作用，亦未嘗辨明孰爲滿，孰爲漢也。故每經一度之壓迫，則增一層之惡感，蚩蚩者又烏知回漢固同爲被壓迫者，而乃墮入於滿人之術中，而不自覺，不亦大可哀耶？著者以忠實的態度，觀察事實，而公平的發前人未發之論，在一般遊記中實難能可貴的材料。

(三)著者眼光的遠大 西北在一般國人之心目中沒不以窮荒寒漠而鄙之，而著者在其實地考察經驗，竟以「天府」「全國未來生產的泉源」目之。眼光遠大，使國人對西北得一新的認

識。如自序中之「一、國人須認明西北之政治經濟地位，均具有牽動世界之價值，差可比擬於已往之巴耳幹。而重要尤過於現在之東三省。三、西北天府，乃全國未來之生產源泉。而在目前則榛莽未開，交通不便，政治經濟均無從表現其能力。故無論何人當西北之局，應認定自己如係『全國未來之生產源泉』之看護者。理宜別其心胸，特加珍視，萬不可以此爲個人地盤，作政治競爭之工具，以致徒害於國，無益於私。……六、尋常眼光，多以西北氣候乃極寒冷，其實有炎熱逾於廣東，而溫和同於江浙。物質生活，尋常多以爲極簡陋，而接近英俄之地，則繁華亦有同於內地各商埠者。一般人民雖近古樸，亦有靈巧活潑可與東南抗衡者。河流大都淺急，亦有深緩足以行輪者。……七、內地各省，人滿爲患，地力將盡，復因不平等條約重重束縛，處處予我以阻力，再則社會上亦多各種惡勢力，根深蒂固，不易撲滅。故雖有善良制度與政策，施行極感困難。……惟西北各省區情形，大不然。猶如璞玉素箋，任吾剝畫。理想世界，黃金政治，均可隨時日而收功，非同內地也。」這是怎樣的眼光！而後附三交通意見及計畫，更見設計周詳，頗見偉識。

出版界記述西北的著述，太少了，而有深刻的觀察，遠大的眼光，忠實的態度而

况者，更是鳳毛麟角。西北叢編能具備這三個條件，恰在此時出版，可說給虛荒
增一異采。我們希望其餘的六卷能繼續的早日出版，與研究邊事的讀者以渴慰。

一九二

一九三二，四，一七。

7/2/82

4
0
1